第四類接觸

黃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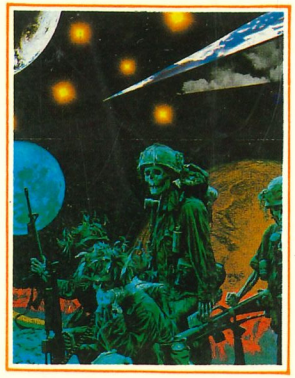
第四類接觸

黃海著

皇冠叢書第一一三三種

第四類接觸

黃海著



結合超感應力和電腦，使精神旅遊映像化，人可以與無限遙遠的外星生物作接觸，作者稱之爲『第四類接觸』。本書探討文明進化的極致與興衰，思索烏托邦世界的本質及其挑戰。以驚人的想像和靈視之眼透視未來，奔馳於億萬光年的宇宙時空……

本書作者

黃海的作品

- 偷腦計劃
- 第四類接觸

耆參吾兄教正

弟 黃海 敬贈

黃海

七四、八、十四。

第四類接觸

黃海著

由鄉土走向科幻的作家——黃海

黃海，本名黃炳煌，一九四三年生，師大歷史系畢業。曾任兒童月刊主編、照明出版社總編輯、中央日報編輯，現任聯合報編輯。他自稱是臺灣籍的江西人，因爲他的父親是江西人，抗戰前卽來臺，光復後入籍本省，而母親是本省人。他生於臺中，長於大甲，成年後又定居臺北。

黃海於六〇年代初期至中期發表爲數甚多的短篇文藝小說及散文、評論，六〇年代末期轉入以科幻小說爲主的創作，成爲我國現代科幻小說的重要先驅之一。

黃海從事創作二十餘年，歷久彌堅。曾獲五十八年救國團當時的蔣經國主任頒發『社會優秀青年文藝作家』獎金兩萬元及獎狀，七十一年中國文藝獎章（小說創作類，銀河迷航記），七十三年又以『奇異的航行』科幻小說獲洪建全兒童文學獎少年小說首獎。

黃海已出版文藝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奔濤』（五十三年，野風）、『大火·在高山上』

（五十七年，商務）、『通往天外的梯』（五十七年，僑聯）、『悲歡歲月』（七十一年，水芙蓉）；散文集『迷霧征塵』（六十五年，水芙蓉）；評論集『人在宇宙中』（六十九年，水芙蓉）。

黃海已出版科幻小說有：『一〇一〇一年』（五十九年，僑聯，六十八年改由照明出版，更名『天外異鄉人』）、『銀河迷航記』（六十八年，照明）、『新世紀之旅』（六十九年，照明）、偷腦計劃（七十三年，皇冠）、『天堂鳥』及『最後的樂園』（七十三年，時報）、『奇異的航行』（七十三年，洪建全基金會）、『第四類接觸』、『星星的項練』（七十四年，皇冠）、『嫦娥城』（七十四年，聯經，兒童科幻）。

萬年神遊

——『第四類接觸』序

做爲一個人，只是動物的一種，人是這樣的脆弱，易受疾病的侵襲或外傷，或各種環境所造成的心理壓力。今日人雖然雄霸地球，享有文明的累積之賜，給予人在知識和技術上的應用和便利，而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實際上和其他的動物一樣，只是植物的寄生蟲而已。

生物界可以分成兩大類：生產者和消費者。植物是生產者，牛吃草是消費者，人吃菜、吃牛肉也是消費者。說人是寄生蟲，是『植物的奴隸』，一點也不爲過。植物能够利用光合作用製造醣類，吸入二氧化碳，呼出氧氣，替它們自己和人類供應食物——光合作用可以說是地球上所有生物最初的食物來源，而它的動力則來自一億五千萬公里之外的太陽所發出的光線。

光，在實質上和象徵意義上，都具有極爲特殊的涵義。

在『第四類接觸』裏，我談到一種能源體的純心靈生物，它本身會發光，能够以光體在宇宙

空間來去自如，又可以以飛碟的形體出現，它是一種文明生物進化的極至。而代表人與超人之間的世界『妙法界』太空城，則在努力尋求自我超脫，希望能够滌除所有人的弱點，而成爲新人類，不受七情六慾之苦。故事發生在地球、太空城、月球、地球殖民地，還有另一個神秘的飛碟來源所在紫喜烏星團，時間則指向未來人類建設太陽系爲殖民居所之時，當時人類已可自製高速太空船從事星際探險，並且發展出所謂『精神電子學』，能利用精密電腦偵測人的思想，再結合遙測超感力，所達成的『精神旅遊』、『精神肉搏』等等，探討人與遙遠超級文明生物的接觸。紫喜烏可以名之爲『子虛烏』，也許它只是個無何有之鄉罷了，最後結局也暗示了：在一個不生不滅、無慾無求的世界裏，也許某些經不起長期禁錮的寂寞者，會有墮落的行爲出現，而烏托邦爲了獲得挑戰，某種必要的墮落，也許是預期中的必須。

寫作長篇科幻小說是相當累人的，這本書是在我完成『文明三部曲』之後寫成的，從一九八四年十月底開筆，迄翌年三月廿日完成。在自立晚報連載，是從一九八五年一月二日開始；這還是我第一次把沒有寫完的長篇先拿到報上刊登。但我的寫作態度始終是莊重嚴肅的，當我思考未來地球人類的演變，征服太陽系的工程和殖民計畫，我的心靈似乎就飛向那遙遠的世代，在我的小說裏，我不願意以搬弄科幻道具爲滿足，也不願意以光怪陸離的星際戰爭譁衆取寵，我只是企圖藉著科幻的形式引發讀者對未來文明的思考。人的缺點畢竟是太多太多了，要求自我的超脫，

也許最終必須藉著科技的造化將人的形體加以改造；還有，當烏托邦的建設完成之後，是否會因爲它本身長期的單調缺乏變化形式而陷於衰微？或是，烏托邦根本就是不可能達到的理想，只是個子虛烏有的世界？

如果要把倪匡的科幻小說歸類爲『追尋爲什麼』，那麼我可以把自己的科幻小說歸類爲『追尋怎麼樣』，這兩種小說的寫作方式完全不同。在我的記憶中，除了張系國先生是耳熟能詳的熱心推動科幻小說的作家外，另外我只看到兩位評論家愼重其事的在新年度的文學展望的文章中表示過：科幻小說將成爲今後文學活動的主要項目之一。他們是趙滋藩和呂昱先生。另外，李喬先生在他的一篇『小說人「必讀書」書單』中，也鄭重推介了科幻小說。但是做爲多年來以科幻小說爲主力寫作的自己，我並不樂觀，我只認爲它是文學的旁支。我甚至懷疑所有的文學創作都在逐漸走向沒落之途。農耕時代的牛已漸漸被機器所取代，所有的文字傳播媒體，是否都在映像體的強大壓力下漸趨星散解體？從西方世界來看，在上一個世紀裏，每個會客桌上都會擺上一本郎費羅 (Longfellow) 的詩集，在紐約港口碼頭，人們擁擠著等待著拿狄更斯所寫的連載小說。這些都已經是遙遠的過去，不可能重現。文學的未來又將如何？也許這又是科幻小說作者的另一課題。

科幻小說作者一直在思考未來，想像未來人類某種情況下的處境，想像某事發生後會『怎

麼樣』。『第四類接觸』就從人能進行精神旅遊，並將之映像化，人能製造超感應機器人這個假定出發，思索未來的時空變化，文明的滄桑。

在『天堂鳥』長篇科幻小說中，我談到將人的心智性格寄託於機器電腦之內，而使人達到永生不朽，更早十幾年前的創作『天外異鄉人』，我談到生物進化的最終目標也許是成爲一種超越肉體的游離心靈能——這是從哲學的概念引伸而出的，後來發現與英國的科幻大師亞瑟·克拉克（Authur C. Clarke）的概念不謀而合。看他在最近的作品『二〇一〇年』，仍對於純心靈有著極深的嚮往和歌頌，使我感同身受。

未來我們將會怎樣？在太陽有生之年的數十億年之內，人類必然已經設法殖民於太陽系之外，以免因爲太陽的死亡而同歸於盡。科幻作者的想像奔馳於未來的無限時空，設想億萬年之後的情景，當然也同樣省察現實世界，描繪人性的微妙之處，只是他必須把巨視之眼專注於整個文明的動向，甚至思考人類是否最終會變成另一種族類——爲了消滅人性的諸多缺陷和肉體的脆弱不如機器耐用，人總嚮往成爲另一種較接近神祇的『超人類』。

我把它獻給喜歡想像和好奇的讀者。

感謝自立晚報向陽兄給予連載。

一九八五年三月廿九日

序
第一章　精神肉搏……一三
第二章　如意之旅……三三
第三章　進步黨……三九

第四章　最高機密……四五
第五章　神魂飄盪……五七
第六章　靈光閃爍……六七
第七章　姐妹親情……七七
第八章　紫喜烏星團……一〇一
第九章　石破天驚……一一七
第十章　混亂的變局……一四一
第十一章　失常……一六一
第十二章　暴行……一八一
第十三章　異象……二〇五
第十四章　傳說……二三一
尾聲：大移民……二四三
附錄
爲成人寫『童話』
——與黃海談科幻小說……劉宇心……二四七

第一章　精神肉搏

在無重力區的巨大的運動館裏面，大人與小孩，伸展著、踢踏著四肢，飄浮漫遊，就像在水裏游泳般的暢快，所不同的是，這兒還可以聽到輕快細碎或是高昂活潑的歡聲笑語，每一個人都還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空氣，就似自由自在的在空中飄浮一樣。

音樂隱隱地在跳動著，那首『我用雙手攫取星星收入口袋』的歌，由電腦的合成嗓音唱出來，充滿迷離夢幻的美感，五彩變化的光有如燃燒的霞，從不同的角度照射著，成羣的人鳥在嬉戲著，忘了自己是人，以爲可以鼓翅飛翔，彼此就那樣逍遙地互相擦撞、糾纏、胡鬧。

蒼天鷹的手拉著他的機器人伴侶興奮地往前飄動，他跟著電腦歌聲唱著：

每次我張開雙手，
可以把星星一把抓走，
天幕上依然羣星炫耀輝亮，
千年萬古未曾變樣，
我數數口袋裡的星星，
不多不少總是數不清。

當他唱完了一節以後，機器人指指它自己右邊耳朵大聲對他說：

『我聽到他們在呼叫你了，天鷹。』

蒼天鷹戴著的手錶也起了一陣細碎的響聲，錶裏伸出的微動警報器正在觸動著他的手腕肌肉，他將手錶的擴聲器板路按了按，將手錶移近他的耳朵，果然，在他小心傾聽中傳來基地的精神電子學家卜里恩的呼叫，那嗓音是他再熟悉不過的，開頭是尖銳的、高亢的，猶如公鷄初啼，漸漸的低沉下來，變得柔和而輕緩，有如在進行催眠術一般，據說卜里恩的語言習慣是來自五百年前的莫比敵超電腦所教授的，自從莫比敵經過再一次巨大的改良後，操著這種怪腔調開口的人，都算代表著老一輩人了，他們被稱爲先進者。此刻卜里恩的話，清清楚楚的衝進他的耳膜

裏：『蒼天鷹，你是蒼天鷹吧？你聽著，快回到實驗室來吧，有一件事要找你幹。』

蒼天鷹簡短地回答了一句：『好！我就來！』他了解卜里恩的脾氣，那是個嚴肅刻板只會要求別人辦事像電腦一般講求效率的傢伙，凡事急躁，却又充分表現十足的自信，蒼天鷹確實是服了他，更何況蒼天鷹的腦部裏就埋設了一具超級微電腦，使得蒼天鷹更有理由以最快的速度趕回去實驗室。

『你猜卜里恩找你幹什麼呢？』機器人伴侶拉著蒼天鷹的手，兩人發動了鞋底的小型噴射器，朝地面飛去。

『該不會是發現了什麼太空來的精神電波吧？』蒼天鷹展開雙手，像盤旋過後俯衝落地的飛鷹般，朝平坦而長著柔軟綠草的地面飛著，在太空城的無重力區，這是個展現人體飛行的好所在，他就有那個把握，可以在即將碰撞到別的人體之前閃身而過，最後，蒼天鷹與機器人伴侶的身體就平平穩穩地貼在地面，彼此的胸背做了一次翻滾，要站站不起來，他們游回一輛有扳手的電動車，讓電動車帶他們到正常的重力區去。

幾分鐘後，他們出現在太空城的夢幻基地實驗室裏。那個精神電子學家，背對著一排巨大的電視屏和明滅不定的燈光，以灼然有光的眼神凝視著，看來好像發生了什麼事，他臉上的肌肉繃得緊緊的，兩撇鬍子在唇上面微微上翹，顯得神態威武，銳氣十足。緊跟在蒼天鷹的身後進來

的，是作戰部的指揮官杭大勇。他們坐定後，卜里恩指着一個電視屏上的長臉高鼻碧眼的女人說：

『她就是找你挑戰的人！』

『找我挑戰？』蒼天鷹摸弄了一下他鬈曲的頭髮，把手停在他的耳朵上。

『是的，她叫葛白紅，她是地球的萬得福的超能遙感技術員，她有強大的超感覺能力，我們的通訊部剛剛接到電訊，希望我們能安排一場星際的超感覺能力對抗。』

『超感覺能力的對抗？』蒼天鷹一下子拉長了耳朵，他記得地球自從爆發核子戰爭之後，殘存的人類，爲了掙扎求取進步，避免文明再倒退，便千方百計要以各種方式與太空城進行連繫，而實際上，太空城上却住著超人種族，那絕不可能是普通人類所能追上的，那也是地球過去堅持傳統不願改變人類現狀的後果。在蒼天鷹不到百分之一秒的遲疑過後，他已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他咕噥著：『需要我親自出馬嗎？』

『對方指定要跟你交手。』

『你是說相隔三十八萬公里——在太空城與地球之間做超能對抗？』

『正是這個意思！』

『他們爲什麼看上我呢？』

『不是他們看上你，是你自己常常神遊到地球的那個綠色區域去，你的形象被捕捉到了，難道你自己不知道？』

『我感覺到有人在捕捉我的靈體，但對葛白紅這個人沒印象。』蒼天鷹再度注視了一下影像屏上面的一張粗獷中帶著嬌媚的人臉，棕紅色的頭髮，顯示她的熱情。

作戰部的指揮官杭大勇做了一個V手勢，說：

『勝利，我們一定要爭取勝利，這是代表我們超人文明的精華所在，我們在這場精神力的對抗中一定要爭取勝利，否則我們會被笑掉牙的，超人文明對地球的古文明是不屑一顧的，讓我們再看看這個葛白紅到底長得什麼樣子吧！』

卜里恩的手指頭在他桌面的控制板上碰觸了一下，接著對電腦說：

『現在瞧瞧有關她的其他部分吧！』

影像屏上顯示著葛白紅頭部以下的其他軀體部分，令蒼天鷹着實吃了一驚，連在他旁邊一直默不作聲的機器人哈比也叫了起來：

『她有三個乳房？』

葛白紅的胸前隆起三只肉峯，都有胸罩罩住，下半身除了穿著短褲以外沒有別的，看起來身子是結實而光滑的，充滿了彈性，她的眼神帶著迷幻色彩，碧色的眼眸加強了那種效果，確實是具有超感覺能力的樣子。蒼天鷹不免有些畏懼，他定定地望著那影像，儘量集中精神透視那影像

背後的實體存在，恍惚間，他似乎看到葛白紅整個身子扭動起來，她矯健敏捷地踢脚揚手，齜牙咧嘴咿哦喊叫，就像她將要面臨一場肉搏；然後又有一幅影像出現，那是葛白紅用力勒住一個人的脖子久久不放，她臉部的肌肉扭曲着，暴凸的雙目冒出了火花。只在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剛才的暴力鏡頭又消失不見。蒼天鷹明白這只是自己的超感覺作用而已。

卜里恩指著葛白紅的影像說：『你不必嚇壞了，那是因爲變種的緣故，核戰過後的地球人類，什麼樣的人都會有，多了一個乳房可以使子孫得到更多營養吧！』卜里恩露出難得一見的笑容，彷彿他爲地球的墮落而興奮，滿足了優越感。

『怎麼樣？』指揮官杭大勇疑問的目光注視著蒼天鷹。『你不會怯場吧？跟一個女人家交手，你輸了就不像話的！』

蒼天鷹所接受到的精神感應已越來越強烈，他感覺到影像上面的實體確實具有非凡的力量，現在既然對方要求挑戰，而指揮官又極力慫恿，看來他也沒有推辭的餘地。

『當然，』他說話的時候已感到自己將會帶來麻煩。『我當然願意接受挑戰，有什麼好怕的？』

蒼天鷹看到機器人哈比在笑，他已經猜到哈比的意思：好男不跟女鬪。

『但是，你一定知道，』蒼天鷹又說話了。『哈比，你說我只不過是坐在精神電子研究室裏，

根本沒有去碰對方的身子呀！』

『你覺得好玩嗎？跟女人做比賽搏鬪？』

『沒什麼好玩，我願意讓給你去幹，如果你願意的話！』哈比是第一具被研究創製出來，具有超感覺能力的機器人，他當然有資格接替蒼天鷹來與對方做精神肉搏。

『對方指定要找你的！』指揮官特別再強調一次。『如果你輸了，何妨由哈比來接替？』

『那是再好不過了！』哈比點著頭，鼻孔哼了一聲。『我樂意試試我的威力。只要你們下命令。』

蒼天鷹過去拉拉哈比的手，並且在哈比的臉頰上輕輕地親了一下。『這才像我的好伴侶。』

理論上，精神的肉搏雖然只是彼此不相接觸，利用超感覺能力進行對抗，但是仍然有可能在身體留下傷害，所以事前必須有完善的準備。在沒有正式交手之前，蒼天鷹再一次檢視了有關那位挑戰者葛白紅的資料，他發現葛白紅是古文明的激進者，她堅決相信地球人類只有向太空邁進與外太空人接觸，才能求得自我的進步與更新。她所謂的外太空人，不單指由古地球移民到太空城及月球、火星、金星的一類，還包括了太陽系外的『非人類』智慧生物在內，就這點來說，葛白紅是確實與他有相同的觀念的。蒼天鷹從小就被訓練成具有多方面思考與見解的人，當他到了

六歲的時候，就老實不客氣地追問電腦教師：『人到底是從哪裏來的？』電腦教師的回答很乾脆：『人是被製造出來的，在我們這個國家——叫做妙法界超人城的地方，人的出生是靠著組合基因而完成的，人可以有四個、六個、八個……以上的父母，人的遺傳品質做了最嚴密的控制，不像古老的地球世界是靠了一男一女的肉體結合再生產下一代，地球上的人，永遠有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存在，而我們這裏沒有，個體是絕對獨立自主的，父母是沒有意義的，超人的天賦來自科學，父母沒有任何意義，超人爲自己的行爲負責，當超人違反了規則時，當然必須受處罰。』

蒼天鷹從電腦的終端機顯像幕上，再一次閱讀了有關古文明的介紹，他對於所謂一男一女交配而產生後代的事非常的好奇，但是電腦的評語却是那樣的無情：『一個腐敗、墮落，不可救藥的世界，地球人類的人性弱點自己破壞了自己，它是注定要衰亡的，從沒有核子彈之前到有核子彈，大小不同的戰爭，不知發生了多少次，直到核子戰爭爆發之後，人類眞是自取滅亡，難怪文明要倒退，追究它的罪魁禍首，就是潛藏在人體內的遺傳基因在作怪，自有人類以來，從來沒有一個眞正的義人，從來地球都是在戰爭狀態中，即使和平時期也只是準備做另一次作戰而已，人性的卑劣基因一直存在著，因此，妙法界超人城的祖先們爲了創造新世界，終於把這處太空島建設成爲超人城。』

蒼天鷹想起他受命要與地球的超能人進行精神肉搏，興奮得眼眸閃著光。他問電腦：『他是

個女的哩！難道……』

在蒼天鷹身旁的機器人哈比搶著回答：『只有墮落的人類，才會運用兩性交配方式來傳遞遺傳訊息，這種兩性的遊戲製造了地球上的罪惡，是罪惡之源。』

電腦的揚聲器緊跟在機器人哈比之後的一秒鐘傳出了同樣的答話，讓蒼天鷹呆楞了一陣，直感到又好氣又好笑。

『哈比，你又在賣弄你的超感覺能力了？還是你的腦袋與大電腦相通的？』

哈比微微鞠了一躬。『得罪了，得罪了，我只是在試試自己的超感覺能力，看我能够感應多少大電腦的訊息。也許在你和那個叫做葛白紅的三個乳房的女人做精神肉搏時，我會有反應，我也能插上一手。』

『這可不必，那樣不是違犯了規則了嗎？』

『我有興趣幹這檔子事。』哈比喜形於色。『你知道我們的指揮官爲什麼要接受地球來的挑戰嗎？』

蒼天鷹雙手按著頭，努力進行思想探測，眼前可以看見杭大勇模糊的輪廓隱在一層濃密的黑霧裏，顯現著詭譎的笑容，當蒼天鷹的思維再想深入時，彷彿碰到了一層看不見的障壁，對於蒼天鷹說來，這種情況並非時時發生的，到底有什麼堅強的防禦網能抵得住思想呢？除非杭大勇的

心靈就是一片眞實的存在，毫無隱密的部分被保留，換句話說，對方完全是赤裸裸的，絲毫沒有任何秘密可言，再不然就是蒼天鷹自己的能力只能到此而已，他是一個後天受過訓練發展了超能力的人，並非生來就有那種本領，尤其自從他裝設了超小型電腦在他的頭腦裏之後，他才發現他的神遊本領更爲高強，要鑽入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雖不見得屢試不爽時時見效，但至少會有一種模糊的感受，體會得出對方的意識狀態，不像這次好像碰到了強烈的阻礙。

『我想不出來指揮官的用意。』蒼天鷹說。『他一定是想試試我的能力。』

『也許吧！』機器人哈比依然沒有收斂它的笑容。

在牆壁間的一個巨大的影像屏，突然映出了指揮官杭大勇和精神電子學家卜里恩的臉。

『時候到了。』卜里恩說。『過來研究室吧！』

『不必東想西想了。』指揮官早已經從監視系統裏得悉蒼天鷹和他的機器人的談論。『跟在地球上的一個叫做萬得福的國家接觸，並不見得會損害超人國的尊嚴，如果我們能夠贏了這場「精神肉搏之戰」，也許我們可以訓練他們爲我們服務。』

『但是如果輸了呢？』

『輸了，也沒什麼大不了，我們也不會損失什麼，也許可以找到那個葛白紅來我們超人城，傳授我們更高的超感覺能力。』

從蒼天鷹的住所出來，要經過一條電動人行道。當蒼天鷹與哈比牽著手跨過一個地面透境時，可以看見透鏡底下是百花繁放，綠樹蓊鬱的世界，在這個太空的超人城裏，形成了一個密閉的系統，植物與動物共生，機器人爲人類服務，使得生活在此地的人無憂無慮，享受了最大的福祉。人們坐在透鏡上聊天，看著天上的變幻景致，雖然是人工打上去的，但只要低下頭來，便又可以看到底下的植物、山川、湖泊與河流，據說這都是當初的設計者仿造地球上的天然環境而建造的。

電動人行道帶著他們朝精神電子實驗室去。蒼天鷹對著男人、女人和小孩招手，有一個手抱皮球的男孩咧開嘴吼叫著，向他投擲過去那只皮球，他伸手接過來，皮球上面畫著的一張滑稽的臉顫動起來，正在皺眉歪嘴擠眼，還從裏面發出聲音：『你好嗎？超人快樂，大家快樂。』

蒼天鷹笑了笑，丟過去那只皮球讓那個小男孩接住。他感應到那個小男孩對於所謂快樂的字義所生的困惑。他想到那男孩一定是還沒有經過模擬痛苦的熬煉，所以他無法完全體會那個『快樂』的意義。

『喂，你好嗎？』蒼天鷹丟給那個男孩一句話：『你慢慢就會了解什麼叫快樂的！』

小男孩張大了眼睛瞪著他，似乎在奇怪他的心事被讀透了。機器人哈比向男孩招手，就像它過去所教育帶領過的孩子，它總是不忘對於孩子給予禮貌的笑容。

蒼天鷹已是精神飽滿，他在期待中進入那座圓形發亮的精神電子實驗室，許多的圖形和儀表開始運作，正在偵側著遠遠地球的某處地方來的電訊或精神電波，在上面留下紀錄或嗞嗞的響聲。那個三個乳房的女人葛白紅，除了胸罩和短褲以外，身上不著一物，顯現在其中一個螢幕上，正盤腿打坐，她的眼睛緊閉，神態安詳，身上的肌肉油亮而充滿光澤，蒼天鷹的視線不期然地投向她胸膛中央的那座突起的尖峯。

『要鎮靜！』卜里恩指著螢幕上的那個女人對蒼天鷹說：『沒有什麼可怕的，你只要「用心」就可以了！』

在另一個螢幕上，可以看見萬得福國家的工作人員坐在控制室裏，每個人都小心翼翼的注視著各自的電子幕，他們也正等待著由妙法界傳來的電訊。蒼天鷹脫下了衣服，全身只穿一條窄窄的短褲，讓各種測量用的電子線路貼到他的頭上、手上、胸口及脚上等各處，螢幕上也同時看到對方正在做同樣的工作，葛白紅的研究員開始在她身上黏貼各種電子線路。她張開眼睛時，那碧色的眼眸散著懾人的光，雖然彼此是相距三十八萬公里，利用人造衛星傳送畫面互相見面，却似近在眼前般的眞實。

蒼天鷹從容地坐下來，面對著葛白紅。他腦袋裏萬千線路如火花交迸，開始運作，感覺到自己全身發熱，有汗珠從各個不同的毛孔滲出來。

『飛過去吧！飛過去吧！』卜里恩柔和輕緩的語調充滿了磁性，好像在對蒼天鷹作催眠。做爲一個精神電子學家，他已熟悉各方面的技巧，知道該在什麼時候對他的實驗者施加鼓勵，要求對方進行神遊。

蒼天鷹閉著眼，凝住神，屏息了幾秒鐘，使用他的超靈視覺向著目標觀望窺視了一下，有一個模糊的人影，就像電視幕上所見的三個乳房的女人，正端坐在濃濃的霧靄裏，他使盡自己的力氣迎向她，那是看來似乎很近却又很遠的旅程。耳邊聽到輕微的人聲，以及卜里恩和杭大勇的談話。

『能量測度指數達到極限，繼續在增強，兩個靈體逐漸在接近，電視追踪系統操作正常……看樣子很快就會遭遇了！』卜里恩的助手在報告。

『你願意賭一賭，看誰贏了這場精神肉搏嗎？』杭大勇在說。

『贏了又怎麼樣？』卜里恩回答。

『贏了我給你當馬騎。』

『你想我喜歡騎你嗎？』卜里恩的笑聲。

『你看電視上的葛白紅，渾身大汗，她渾身是肉，可眞是「性感」！這是地球人的說法，性感，呵呵！他們說性感是個迷人的玩意，不管男人女人都追求性感。』杭大勇應答著：『不要再開玩笑了，專心我們的工作吧！』

在進行『精神肉搏』的這一刻，蒼天鷹的血壓、脈搏、呼吸、腦波及各種生理電子情況都經由儀器做了詳細的記錄，在場的工作人員除了卜里恩和杭大勇外，還有蒼天鷹的機器人哈比，另外就是兩位助手和一位軍事觀察員。

在正中央的一格螢幕上，顯現的正是萬得福地方的實驗室內的眞實情況，此刻那批工作人員也正嚴陣以待，緊張注視著可能發生的變化。葛白紅的性感的肉體映現在另一個螢幕，她緊閉著眼，雙手握拳，全身同樣接滿了電線，此刻她的呼吸急促，有著三個乳房的胸脯在劇烈起伏著……

蒼天鷹在下意識中已逐漸接近那個身材豐滿的女人，他幾乎可以聽到對方的鼻息，他望著她起伏的胸脯，沉住氣，木然不動，他明白，現在是在超感的世界中與另一個靈體進行接觸，雙方的實際身體相隔三十八萬公里，等於是月球到地球的距離，也是太空城到月球或地球的距離，在這種超長距離的星際精神旅遊中，要競爭彼此的能力，進行肉搏，講起來是匪夷所思的，然而，蒼天鷹的腦部思維、意識狀態早已被映像化，呈現在電子幕上面，從電子幕上，參與的工作人員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兩個靈體接觸的情況。

『與萬得福地區的精神電子線路連接成功。』助手在說。

『葛白紅的思想映像接收良好。』另一個說。

『焦距調整到最清楚情況。』卜里恩喊著。

『萬得福方面也接收到蒼天鷹的思維映像。』助手報告。

『兩組映像快進行組合，使精神肉搏情況出現在螢幕上。』杭大勇喊著。所謂映像組合便是將蒼天鷹與葛白紅的思想分別映像化，再併合成爲同一個畫面。而在葛白紅的那部分，是藉由萬得福地區的精神電子追踪系統予以映像化，再傳送到此地，同時，在蒼天鷹這邊所追踪到的精神影像也傳送到了萬得福地方，以便使兩地的觀察人員能夠目睹精神肉搏的情況。

於是，那個超高感度的精神映像螢幕上便出現了一男一女互相對望凝視、逐漸走近的情形，當靠近到彼此可以相撲打鬪的時候，兩個靈體開始轉動著身體，以灼然的目光逼視對方，要開始進行攻擊。

蒼天鷹的心跳快到每分鐘一百二十下，血壓也在升高，他急促地喊著：

『葛白紅，我看見妳了，妳看見我嗎？』聲音經由精神追踪系統的揚聲器發出，實際上的蒼天鷹，他的嘴唇也在嗡動，同樣一句話也從他的喉管同時傳出來。精神追踪系統與現實的人體動態是合一的，同步的。

『蒼天鷹，我也看到你了。』葛白紅說，她張開雙手，慢慢移動身子，做出防衛的姿態，胸前戴胸罩的三個乳房微微顫動著。當然，這是透過蒼天鷹的靈視感應傳到螢幕上的影像。

『妳爲什麼找上我呢？』蒼天鷹疑問地望著她，眼神中有一股難以掩飾的好奇。蒼天鷹的表

情和舉止，同樣是經由葛白紅的感應映現在螢幕上的。

『我曾經在精神電子幕上看過你，你無意中留下的思想影像被我們捕捉到了，我們對你有興趣，對你們整個城市都有興趣，希望你們能開放給我們的人移民過去，你們自以爲超人一等嗎？』

『妙法界——又叫永久超人城，這個城的名字可不是我們取的，是星際間的人類給我們冠上的名稱。』他的靈視之眼注視著她健美豐盈的體態，做這種精神的肉搏，却先進行了心靈的對話，以便客氣一番。『來吧！妳先過來吧！』他喊著：『妳先出手吧！』

只見一團矯健的影子撲向他，蒼天鷹的脖子被緊緊的招住，正在掙扎著要分開那雙堅強有力的手，精神電子影像上的表情與實際上他坐在實驗室的表情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實際的人體眼睛緊閉。

精神電子幕上的肉搏，看得令人心驚。蒼天鷹分開了那雙致命的手，一拳重擊打在葛白紅的下巴，使葛白紅身子往後一仰，甩倒在地上，蒼天鷹伸手過去撕抓她的頭髮，聽見對方發出一串喊叫。

『妳感覺到痛嗎？會痛嗎？』蒼天鷹喊著，將她的頭用拳頭猛力捶打。

『痛，當然痛！』她應答著。

他却毫不放鬆的以他的膝蓋重壓在她起伏的胸口，直到一股突如其來的力量使她掙脫了他緊抓的頭髮，她使用她的肘部撞擊他的腹部，在他防守的疏忽中，他挨了重重的一擊，他抱著他的肚子彎下身子瑟縮在角落裏，就在他感到一陣昏天黑地的難忍之際，那個三個乳房的女人再度衝向他，揚腿一踢，狠狠的踢中他的左頰，就在他剛叫出一聲啊時，她的兩隻鐵鉗爪的手，緊緊的招住他的脖子，使他雙眼暴凸，臉上青筋畢露，手脚雖然拚命找機會反擊，却無論怎麼樣都無法撼動她分毫，他在迷糊中感覺到自己的手無意中扯落她的胸罩……。

精神電子幕裏的葛白紅胸罩脫落了，她却毫不在乎的繼續對他施加力量，影像上的葛白紅逐漸模糊……。

『危險！危險！』卜里恩喊著。

『蒼天鷹的意識腦波受阻斷，顯然他的靈視感應因爲受攻擊而減低效用。』監視的助手急速地說。

『呼吸困難！』另一個說。

『停，快停止！』杭大武下命令。『快停止實驗！切斷所有聯繫線路。』

靠在椅子上坐著的蒼天鷹雙手抱著脖子，痛苦地呻吟著，舌頭半吐，當線路切斷以後，工作人員過去移開他的雙手，發現他的脖子上有兩道明顯的勒痕。

『我的天！』杭大勇叫了起來。

蒼天鷹久久才咳嗽出悶悶的一聲，好像喉嚨眞的被重勒過一般。其實這情形也是早就可以料到的，從事精神電子學的研究者，早已確定兩個相隔很遠的人類彼此運用超感力肉搏對抗時，有可能造成肉體的傷害。

機器人哈比走過來檢視蒼天鷹脖子上的勒痕，輕輕拍著蒼天鷹的臉頰，對他說：『醒過來，醒過來，蒼天鷹，回魂了沒有？』

蒼天鷹喘著，瞪直了雙眼，目光迷離，似乎還沒有完全從夢遊狀態中甦醒過來。直到哈比的手以輕微的電擊接觸了他的鼻子，使他猛然打了一個噴嚏，他才受驚似地抱緊了哈比。

『乖乖，我的心肝寶貝！』哈比拍打著他的背，安慰他說：『這次雖然失敗了，不必灰心。』

蒼天鷹揩拭著額頭的汗，驚魂甫定，兩個助手過來拔開頭上與身體上貼黏著的電線。只見他的全身淌滿了水滑泛亮的汗珠，剛剛從一場精神肉搏回來，從他沮喪的神色可以想像他所受的打擊的程度。

卜里恩嚴肅而刻板的面孔對著他，從他嘴裏輕輕地冒出了一句無情話：『眞不中用！』

蒼天鷹喉管裏咕咕響，剛才在他的超覺靈視中，看見那個塊頭大的女人對他所作的攻擊猶有餘悸，他撫摸著自己的脖子，站到牆壁間的一面巨鏡前，觀察自己的狼狽模樣，只見脖子上有兩

塊瘀痕。他腦中的映像浮起了精神肉搏時對方兇狠地瞪著他的模樣，却也發現她在粗壯中有幾分嬌美，雖然她有三個乳房，却仍不失女人的本色，腰小而臀部大，髮際下的額頭圓弧優美，……這一切都只是得自他的超感映像。當螢幕上出現眞實的人物葛白紅時，葛白紅已披好了外套，面對著他，目不轉睛注視著他，藍眼中有一股深沉迷濛之色。

『妳贏了！』蒼天鷹對著電視幕說。

『這不算贏不贏！』她嫣然一笑，兩頰間微微泛紅。『總算做成了這項精神肉搏的實驗，算是另一種「接觸」吧！妙法界，高不可攀，總算攀上了邊。想不到還眞挑戰成功了。』

『不必多說了！』指揮官杭大勇突然站到蒼天鷹面前，故意遮住了螢幕。『我們就要切斷與萬得福之間的電視連繫。』轉過身，面對螢幕，又對葛白紅說：『今天就較量到這裏，算是妳贏了！』

畫面頓時成爲空白。

蒼天鷹蒼白的臉泛起了一絲曖昧的笑。他確實是個失敗者，在這個被稱爲超人城的妙法界裏，每一個人或機器人都擁有一些足以自豪的東西，那就是智力、體力或是特殊的技術，而他自認爲優於別人的就是超感覺能力，却沒有想到在與萬得福的葛白紅交手時，竟然出了洋相。

他是滿懊惱的。在他穿好衣服之後，面對著大鏡擠擠笑容，當作根本沒發生什麼事一般離開

了實驗室。機器人哈比亦步亦趨的跟在他身後。

『蒼天鷹！你別洩氣吧！』哈比嘀嘀咕咕不停：『你怎麼知道這不是一種熬煉呢？在妙法界裏，除了某些「不如意」的事是由人工造設出來的，還有眞實存在的一部分哩，這種眞實的「不如意」比人造的「不如意」還要管用，還要令人思念所謂慈悲、善良、快樂、美麗……等等的可貴。你不相信嗎？你明天就到「如意部」去一趟！』

蒼天鷹額頭上冒起了汗，恐懼從心間升起。

第二章　如意之旅

如意部的部長高立眞是個圓頭大耳、灰眼紅唇的壯漢，在他過去五百年的生涯裏，曾經換過各種不同行業，尤其在他發現人類死亡基因之後，很快的受到妙法界的民衆極深的敬重和禮讚，擔任爲如意部部長。由於死亡基因的發現，人類可以控制死亡。方法當然是去除死亡基因，這在所有有人類居住的星球當中，一直是個秘密，只有居住在第五號太空城的少數人知道。最後，這些少數人，爲了建立一個永久的『天國』，不斷的運用遺傳工程與電腦科技來試驗超級人種，並且設法保護太空城的獨立完整，不再輕易讓其他地區的人移民到此地，也就是有關的高級人員在進行『篩檢』工作，只有有資格被揀選的人才能留在此地，或是那些不够格的原有的居民在他們死後，也都儘量設法不讓他們的子孫再到此地來。基因造就人類，人類造就科學，建設環境，創

建新世界。如意部在使人認識自己所處的地位方面，有它不可磨滅的功績。

現在高立眞坐在立體影像幕前面觀察著每一個接受如意部恩典的人，在不同的房間裏呻吟或哀號慘叫。那邊兩個被倒吊掛著受鞭打，滿臉通紅，身上鞭痕纍纍；那邊五個人閉著眼睛靠在牆邊奄奄一息，正在挨餓；那邊一羣人穿著單薄的衣裳，在冷氣房裏打哆嗦，直到他們受不了時，再由機器人把他們帶出去，到另一個溫暖的房間去；那邊有一個人默默地站著，雙目低垂接受咒罵、嘲笑，侮辱他的人正是電腦控制的機器人，顯得威風凜凜；那邊有一個人當著衆人的面前被脫光了衣服，再任人指指點點，說說笑笑。

蒼天鷹楞楞地站著，在如意部的門口，觀賞到一幕一幕可怕的景象，他不禁有幾分膽寒，還好，他的機器人伴侶哈比始終陪伴著他，讓他得到些許安全感。

『你害怕嗎？』高立眞宏亮的聲音如裝了擴音器。

『不，我不怕！我不怕！』蒼天鷹說。在他正視著一個婦人被推下了油鍋，在痛苦的掙扎之後，他不能不改口說：『爲什麼這麼殘怒？如意部幹這種事？』

『這你可錯怪了！蒼天鷹！上刀山、下油鍋，這些玩意兒，都只是「夢幻之旅」，就有點像你剛才所經歷的一般情況，實際上並沒有對他的身體造成傷害，有的只不過是象徵性的傷害……。』

『那我呢？我……不是受了傷害？』蒼天鷹撫摸著自己的脖子，難過地說。『我的傷害在身體留下痕跡，而且也感覺到了痛苦。感覺到被勒的痛苦，確確實實的感覺到了，就像有人眞的在勒我脖子一樣，雖然那個人就在三十八萬公里之外的地球。』

『這是好現象！』高立眞說，『我完全同情你的處境，但是，你是知道的，如果沒有這些痛苦的事，你怎麼能够體會到快樂的意義呢？那麼你就知道，爲什麼如意部不叫不如意部，而叫如意部。』

有一個影像幕正在映出一個赤身裸體的婦人，爬在滿是玻璃與碎釘的斜坡，在斜坡的一棵樹的樹枝上，一隻鸚鵡很有節奏韻律地在旁邊叫著：

我爬，我尋找，
我苦，知道樂。

『你想要什麼？』高立眞問他。『這裏除了下油鍋、抱火柱是「夢幻之旅」以外，別的節目都是眞材實料的，你是明白的，超過五百歲的人必須經常玩這種「如意」的遊戲，才能鍛鍊身心，才知道人在福中應惜福，才不會使自己覺得活在這裏實在沒意思。現在你需要什麼呢？讓我好好替你想一想。哦——有了，關禁閉……就把你關在黑暗的房間裏怎麼樣？這樣等你出來以

後，會覺得世界好溫暖、好光明，所有的星星都是美麗發亮的眼睛。你說呢？你需要嗎？』

蒼天鷹畏縮地瞪著那個講話滔滔不絕的圓圓的頭顱，鼓鼓的臉，他不能說自己的心靈不需要修補，此刻却不免有些茫然。

『那麼，我想跟我的機器人哈比在一起，關禁在一個暗房裏。怎麼樣？』

『我讓你們分開在兩個不同的房間好了。算是對你的一種優待。』高立眞愼重地按動了腦波偵測器，核對了蒼天鷹的『意願指數』。又說：『不錯，你的意願指數很高，你很適合到這兒來如意一番。』

是的！如意一番。蒼天鷹在心裏茫然地應着。自從他懂事以來，這個世界就沿襲了這種傳統。爲了衆人之福，所有的人必須遵行無誤，確實的，也有根本上的需要，在人對現世界的永久安寧和平感到幾乎厭惡的程度，就得有人工的『痛苦』、『仇恨』、『黑暗』、『罪惡』……等等東西來做爲生活的調劑，做爲文明的激勵與挑戰。那部偉大的至尊電腦這樣說過的。所有的設施都是超人城的必要管制系統。

蒼天鷹被送進一間空無一物的小房間裏，四面發光的牆壁在他坐定之後突然暗下來，完全無光的漆黑，使他感到自己的眼睛像瞎了一般無用，他起初盤腿坐著，當他就要進入冥想幻遊的時候，忽而感到整個房間在移動，就像進到電梯裏而電梯在下降，直到最後，他整個人飄起來，他

現在明白自己已進入無重力區，也可以說整座房間像個大櫃子，被推向無重力區。

他腦袋裏裝設的超小型電腦結合他的感應，正在運用靈視能力，恍恍惚惚的在隱約中，他的自我像脫離了自己的軀體，瞬間移動觸擊到廣濶無邊的宇宙星光，數以億計的星體似點點晶球交流滙集，在分佈廣大的浩瀚天河中，呈現混沌壯麗的美景，有如一疋一疋的織錦，那些漩渦星雲或星團，以百萬光年的距離分佈在無窮無盡的太空中。蒼天鷹的靈體迅速掠過每一處耀眼奪目的所在，穿越過星際塵雲，一直到了宇宙的盡頭，幾乎就聽到一聲可怕的轟然巨響，那大約是原初宇宙創生時的爆炸，他已追蹤超越了億萬年的時間，意識裡尙存的對神的敬慕，使他在達到宇宙盡端時再轉身回來自己軀體的所在……。

現在，他看到新月形的地球懸掛在太空中，也看到太空城的艦艇航器在忙碌地穿梭，一些太空漫步的人類背著火箭帶自由自在的離開艦艇，或工作或遊戲。他不禁懷疑自己是否在進行所謂『夢幻之旅』，所有的眞實都是夢幻的影像，當他再努力集中超靈能力時，他看見身邊飄浮著機器人哈比的靈體，他似乎從剛才他脫殼魂遊那一刻開始就緊緊跟隨在旁邊，他去撫摸哈比的手和身子，那只是一團透明的影子，就像他的手穿過立體影像一般，哈比的手也伸過來，探進他透明的身子裏，抓摸一陣。

『天鷹，我跟著你來了！』哈比說，它那機器人特有的腔調確實是韻味十足，即使透過靈體

傳訊，原來的性格也未曾改變。

『什麼時候你就跟上來的？』

『我一直在追蹤你的思想波，我隨時跟著你的。』說罷哈比的靈體穿進蒼天鷹的靈體裏，對他說：『你希望我與你合而爲一嗎？』

『鮮事！也有這種事……』蒼天鷹頓時感到旋轉震盪了一下。現在他發現自己的能力在增強，在新月形的地球上面那個萬得福國家的所有重要人物立時顯影在前，他狂奔飛竄而去，迅速地在地球的陰暗面的一塊陸地降落，投身在一座燈火輝煌的超級大樓裏，穿越過重重障壁與機械或儀器，四處飄盪漫遊……。

第三章　進步黨

萬得福首都的一座體育公園裏，聚集了幾百個頭戴面具手拿火炬的羣衆，他們把舊的電視機和各項電器用品堆放在中央，然後引火焚燒。羣衆以他們高亢的聲音嘶吼著，圍著大火，搖曳著手裏的火炬。其中一個脖子掛著無線電麥克風的首領喊聲蓋過了其餘的人。

『進步黨要求進步！實現進步黨的宗旨——回返人的本性！回返人的純眞面目，我們要求政府公佈不明飛行物體的秘密，使我們盡快可以得到拯救。現在，我們大家一起脫掉面具，到街上去遊行！』

幾百個動物的面具同時脫下來，露出一張張畸形可怖的臉。有的不見鼻梁只有鼻孔；有的臉上的眼睛、鼻孔、嘴巴等只是個肉洞，整張臉像雕刻未完成的石頭；有的臉上全部長滿了毛髮，

看起來像怪獸；有的鼻子像一條長長的肉瘤下垂著……奇形怪狀的面孔，以可怕而森然的聲調發出吼叫，漸漸的向市區進發。

這是萬得福立國以來，經常性的遊行集會，全國的人民除了少數高階層的核心份子以外，絕大部份是肢體不全、面貌變形的人。在遠古時代，地球上的核子戰爭所遺留下來的災禍，造成了難以挽救的局面，少數的人類深感爲免於人類再一次空前的浩刼，有必要結合所有的智慧哲人共組一個新國家，永久宣揚和平自由的宗旨，因而就有了萬得福的建國，顧名思議，就是在苦難中自求多福的意思。自從建國以來，它的影響力逐漸加大，所有遭遇過身心痛苦的人，爲求得安慰，紛紛從各地投奔而來，因而萬得福的國境在蠻荒中逐漸擴展，形成規模，正是所有苦難人的庇蔭之所。在這個國家的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及所受的保護，根據電腦的紀錄幾乎是史無前例的，它允許人民在法律所規定的範圍之內進行『發洩情緒』式的活動，像這種燒燬物體的行動表達了他們對國家行政方針的抗議，固然沒有逾越常軌，却也引起了部分善良的老百姓的反感。

在光明如晝的街道上，葛白紅正在商店外面觀賞著櫥窗裏的女性活動模特兒，表演女人穿衣、走路的各項姿態，她聽到一股鼓噪的聲音自背後洶湧而來，在她發現那是所謂進步黨正在進行例行的宣傳之後，她拔腿奔向街道對面的那幢通天樓，那是萬得福首都的主建物，樓高五百層，當她搭電梯抵達一〇二層走出電梯時，在廻廊上往下觀看，底下的遊行者已像螢火蟲游動般

的在街道上羣集閃亮。

『葛白紅！』身後傳來一個聲音叫住了她。

她回過頭來，看見滿頭銀灰色頭髮的老婦人蘇麗芬，是不明飛行物體的研究會主任，在那次所謂『精神肉搏』的實驗中，她也參與了觀察和策劃的任務。蘇麗芬胸前黃色的蝴蝶結打得很整齊美觀，使她看起來神采奕奕。

『我們在找妳！有事情發生了。』

『怎麼回事？』葛白紅的粉臉上兩條眉毛往上一豎，碧色的眼眸朝蘇麗芬一擠。『看妳好像被嚇著了，慌慌張張的。』

『那個進步黨的領袖狄仁傑，要在議會提出重大質詢，說是有人被不明飛行物體擄去，沒有回來過，要求政府當局設法，同時，他們更要求公佈所謂不明飛行物體的秘密，因爲傳說官方檔案中保存著民間所不知道的事。』

走廊上的暗色燈光在微微起顫，欲明還滅，似乎電路系統發生故障，轉瞬間整棟大樓變得漆黑無光，探首窗外，全城也在一片混沌黑暗中，只有底下街道上的遊行隊伍的火炬燃亮著，在這大停電的時候，還發揮了它照明的功效。

突然，在原本伸手不見五指的走廊上，葛白紅看見一個熟悉的透明影像，在前面飄呀飄的，

她不禁捏緊蘇麗芬的手，下意識地衝口而出：

『妳看到了嗎？蘇麗芬。』

『看到什麼？』

『前面有個人在飄浮。』

『誰呀？』聲音帶著幾分畏懼。

『那個叫……叫蒼天鷹的超人。』

『我沒看到什麼。』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葛白紅說。『他好像也看到我了，正在對我招手。』

『我……沒，沒看到。』蘇麗芬的手在顫抖，聲音也顯得不自然。也許是周圍可怕的黑暗突然來臨使她害怕。街道上、走廊上雖然有嘈雜的人聲從不同的角落傳來，却都是在混亂與驚惶中的流露，雖然身爲不明飛行物體研究會的主任，她不免膽寒，她使盡自己的力氣凝視著漆黑一片的前方，希圖發現一點蛛絲馬跡，然而她畢竟不是個生來就具備著超感覺能力的人。

葛白紅的手脫離了她，顯然已奔向前去，葛白紅在大叫：

『蒼天鷹，你怎麼又來了？』

對方沒有回答。當然一個飄泊的遊魂是不會發出聲音的，却有可能利用心靈感應傳送訊息。

蘇麗芬僵直地站在黑暗中，等到眼前大放光明時，看見葛白紅正抱住一尊男性裸體的石膏像在講話。蘇麗芬奔向她的同時，她也放開了那尊石膏像。

『眞好笑！』蘇麗芬噗哧一笑。

『我明明看見那個蒼天鷹在這裏飄呀飄的！』葛白紅滿臉通紅，對著走過來的蘇麗芬攤攤雙手。

『進來吧！』蘇麗芬拉著葛白紅的手，走入門上寫著『精神電子實驗室——通往「第四類接觸」之路』的房裏。

第四章　最高機密

蒼天鷹早已領教過葛白紅的『精神肉搏』的功力，現在他既已前前後後觀察過這幢大樓的情況，大可以悠哉遊哉的繼續窺視下去。只是剛才在黑暗中的無意現身，被葛白紅的超感應力察覺到了，引起了一場鬧劇，他自己感到不好意思。如果他還想回去自己原來身體的所在——那個妙法界的如意部，他應該可以輕而易舉的回去，只要一念之間。『只要一念之間，』他在心裏默念著，然而他鑽進了那個萬得福的所謂超級大樓裏的『精神電子實驗室——通往「第四類接觸」之路』的房間裏，特別爲的那裏面整整齊齊坐著的許多手脚和面貌大部分都不健全、有畸形的人，而大感興趣。

蘇麗芬拉著葛白紅進場的時候，立時引起了全場的歡呼。獨眼龍米士丁站起來，那一身筆挺

的軍裝格外顯得刺目，當他拍掌時，胸前掛滿的勳章有幾個微微顫動著，他清清喉嚨，對著委員會的成員宣佈：

『各位都知道這位葛白紅吧！她就是擊敗所謂妙法界的超人蒼天鷹的人，今天晚上大家聚集在這裡，爲的就是希望她再當衆表演一次，也許可以帶我們進入宇宙天外的另一個奇妙世界，可以讓我們得到安慰，得到另一個世界的訊息，也許，我們這些無用的人，在地球的廢棄的土地上再生活下去，也許沒有什麼指望，但如果我們的心懷虔敬，我們好好地進行與其他星球的第四類接觸，我們就會得到一次文明的大躍進，這是人類長久以來所夢寐以求的事。』

衆人一齊鼓掌。葛白紅環視著會場上的人，每一雙或每一隻眼睛所流露出來的期望，對她都是一股壓力。在她身邊的蘇麗芬，拉著她站在講臺上，面向大家。蘇麗芬說：

『剛才發生了一場小小的混亂，在全市大停電中，一定有不少人引起驚慌，我這個不明飛行物體研究會主任也差點沉不住氣，實在太突然，太可怕了，我們萬得福這個國家已經眞是不錯了，我們都希望能够好好的做一點事情，現在我們必須決定，是否還要保持所謂這種「人與外太空的接觸」的秘密，還是決定對民衆公佈，痛痛快快的公佈？』

在場的決策規劃委員會的十二個委員，鴉雀無聲，陷入了冗長的考慮，倒是那獨眼龍米士丁不假思索的再度發言：

『各位，我們必須考慮到軍事的用途，有些軍事方面的設施或行動，是不能對民衆宣佈的，我們已經有了一位不明飛行物體研究會主任擔任我們決策規劃委員會的成員，算是對民衆的一種交代，我們還能做怎樣的讓步呢？』

蘇麗芬一派從容委婉的態度，面對著這個軍事強人，她唯有力持鎮定加以反駁：

『民衆的好奇心永遠不滿足的，我認爲應該對於UFO做適當的公佈，以便有個交代。』

『他們認爲我們掌握了UFO的秘密，這是非常可笑的。』米士丁的目光射向葛白紅。『實際上我們對於UFO所知也不多，一般人總以爲政府的高級部門掌握了這項秘密，這是錯誤的看法，必須要澄清的。』

他接著用手一指，牆上的一格電視幕中播出的新聞報導，正在說明剛才的停電現象，被懷疑是UFO在作怪，有人在山區發現發光的圓盤形物體掠空而過。

『各位都聽到了，』米士丁繼續說：『這些所謂UFO的現象引起人們的好奇是必然的，做爲國家最高決策單位的委員會，我們是應該一切爲最終的利益著想，還是爲眼前的喊叫聲所屈服，讓我們先做一個決定，再繼續我們今晚的實驗。』

十二個委員陷入考慮，準備表決。蒼天鷹的靈體在場內飄浮著，觀察著所有委員的表情，大多數的委員都有些懼怕那個軍事強人米士丁的，儘管心裏上與米士丁的看法相異，爲了討好米士

丁或是爲了不拂逆米士丁的意思，就都做成了附和米士丁的決定。蒼天鷹確實的聽到幾個內心的聲音在嘀咕著：

（米士丁，你有啥了不起？什麼事都是你在出頭！）

（別以爲你勞苦功高，你胸前掛著的大部分勳章都是假仁假義得來的。）

（你又在玩什麼花樣來著？難道又想控制這項超能力實驗？）

那種發自心底的深沉聲音，有點像人在水中含著氣泡講話，雖然混濁不清，却瞞不過蒼天鷹的偵測。在這個萬得福的國度裏，人民是歷經浩刼、飽受創痛的，他們當然祈求有超脫苦難的時候，祈求在衆國裏不受歧視，祈求自己的子孫後代得以完全而沒有畸形的身體生存著，只是他們面對著現實情勢，必須以溫婉合宜的態度表達出自己的意見，也許那種突然發現的超能力，是一種可能的希望，可以使他們的身心得到醫治，只要發現出一種秘方，或是與外太空的高級文明得到接觸連繫，那麼，到時候，『萬得福』將是眞正的『萬得福』，眞正地球上的無上快樂的園地。蒼天鷹非常得意地穿梭在每一個人的身體之間，也竊聽到了他們的心聲。這時，機器人哈比的靈體從蒼天鷹的體內脫離出來，哈比也帶著笑容在巡視會場，彷彿在校閱一隊兵士般的神氣，

哈比與蒼天鷹的靈體飄浮著，有時相互重疊，有時距離得遠遠的。

（當心那個葛白紅！）哈比說。（她使你吃過苦頭！）

（我看到了。）蒼天鷹帶著幾分興趣觀察那個坐在圓凹形靠背椅上的葛白紅。她的美麗是出色不俗的，可惜在蒼天鷹仔細的探索審視之後，才發現她的鼻梁是假的，因爲他看見葛白紅有意無意間扶扶她的鼻子，可能因爲是假的，她害怕黏合的部分鬆動了。蒼天鷹後悔自己上次在與她做『精神肉搏』時，沒有用嘴巴咬她鼻子，否則也許要出她的洋相。

十二個委員考慮過後，終於進行表決，各人按下了桌前面的控制板，最後表決的結果顯示在牆上的一格螢幕。

『八票對四票，』米士丁揚揚手，放大喉嚨喊著：『那就決定暫時保留住這項超能力實驗和UFO的秘密，至於UFO的資料，還是請蘇麗芬來說明吧！』

蘇麗芬攏一攏她銀白的頭髮，站起來，聲音從她起皺的脖子裏顫動出來：

『本來UFO與我們所做的超能力實驗是一件事情的兩面，民衆只知道有UFO現象，不知道我們在做精神離體實驗去從事第四類接觸，如果我們堅持不公佈的話，是否違背了我們自己的原則？』

『什麼原則？』米士丁問。

『決策規劃委員會保證對民衆忠誠無私的原則。』

『但是這是要在不引起民衆安全問題的情況下才做得到，如果因爲我們捕獲了UFO的生物……或者更確切一點來說，是天外機器人，要對民衆公佈，却相反的要引起恐慌，對於整個國家又有什麼益處？』米士丁振振有詞的說著，他用手摸摸戴著眼罩的右眼，深怕裏面正在整修未完成的人造眼球出了毛病。『你們眞的有把握把一些還沒弄清楚的事公佈出來，不會引起民衆的恐慌嗎？』

說得蘇麗芬呆楞楞的，絲毫沒有還嘴的餘地。

會場上引起了一陣短暫的喧嘩。蘇麗芬環顧四周，好像沒有她再多嘴的必要，於是她一屁股坐下來，斜眼瞪了米士丁一眼。蒼天鷹聽到她在心裏嘀咕：說什麼一切爲公衆的利益著想，這次算你找對了理由，下次可別讓我逮到了，聽說你米士丁有意要競選萬得福的大都督，你所扮演的軍事強人的角色，常常是有意討好某一方面，做做表面工作，這是誰都知道的，萬得福絕對不能選出像你這樣的人來。

蒼天鷹的一次精神離體的偵測，已經明白了萬得福的這個決策單位進行的工作。使他大大吃驚的便是，萬得福有捕獲UFO生物的可能。這是他所不能相信的。有關UFO的傳說，差不多從有人類記載歷史以來便曾有過。現在萬得福可能利用葛白紅的精神離體技術進行與外星智慧生

物的接觸。果然，葛白紅被安排了一連串的實驗，目的就是想從一艘墜毀的外星太空船和有關的成員去尋求答案。

葛白紅靜靜地躺著，她的脈搏呼吸逐漸轉弱，趨於平整，一頂連接著許多電線的帽子戴在她頭上，她的眼睛閉著，周圍靜寂無聲，所有的人正在等待著她的一次精神離體，去探測UFO的秘密。

『去吧，葛白紅，去查探迫降在我們山區的那架UFO到底是怎麼來的？他們的國度是怎樣的國度？』米士丁這樣說。在一幅原是空白的螢幕突然起了雜亂的圖景，接著出現了蒼天鷹的臉。

『糟糕！她想起了我哩！』蒼天鷹說。

『快回去吧！免得被她瞧見了，我們眞是丟臉。』蒼天鷹的機器人哈比催促著。『她已經離體了，可能會發現我們的。』

『別怕，你跟著她吧！我先走一步了。』

一具只有靈體與靈體之間才看得到的人形模樣的透明體，從葛白紅的身子裏冒出來。在葛白紅的靈體看見蒼天鷹之前，蒼天鷹的靈體瞬間從地球移回了妙法界。

濃濃黑黑的光景中，蒼天鷹感到自己的靈體繼續在飄著飄著，他覺得可怕，是因爲被關在密

閉的房裏，好像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無始無終，自己化成了無情無識的物質，不知自己身在何處。漸漸地，他回想起自己是在如意部受著熬煉。對了，如意部，現在我正在如意部。

幾分鐘後，四壁光線大亮，他漸漸感知了重力的存在，兩隻腿可以落實踏在一面牆壁上（應該說地板）。當他走出來時，看見如意部的部長好端端地坐在他的座位，以冷漠的眼光審視著他，問他：

『怎麼樣？還眞如意吧？』

『不怎麼樣！飛去萬得福參觀了一趟又回來了。』

幾乎就在下一秒鐘，隔壁的門打開了，一個東倒西歪的機器人從裏面被摔出來，蒼天鷹定睛一看，哈比蜷曲著身體顫動了幾下，再也不動了。

『哈比，哈比，你怎麼啦？』蒼天鷹彎下身去察看。然而哈比就像電力不足似的，以無神的眼凝視著它的主人。

『你不認得我了嗎？哈比！』蒼天鷹搖撼著他的機器人。

哈比沒有回答，嘴巴發出不清不楚的電腦合成語音，有點像嬰兒在學講話，使得蒼天鷹大爲驚慌。

『哈比出事了？』

當然，哈比的超能靈體仍然留在萬得福，只是他的身體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突然被移到妙法界如意部的控制中心罷了。經過蒼天鷹仔細調整機器人哈比身上的控制板——一片埋設在胸毛底下的電路開關和調節器，依然沒有反應。

『是不是摔壞了？』如意部的部長高立眞有點發急了，圓圓的頭顱整個像突然脹大了起來，兩片大嘴唇變成了絳紫色。『死基因！死基因！』他咒罵著，用力拍著哈比的臉頰，那合成的皮膚和肌肉和眞人一樣富於彈性，差不多沒有什麼兩樣，他再動動手，旋開機器人的腦袋殼，使用探針去探查腦袋裏的裝備，在高立眞身邊的機器人設計工程師本身就是個機器人，從它發亮的銀色衣服標示的K九〇字樣可以分辨出來，它正忙著以各種儀器來偵測研究這個突然故障的機器人，在它一連串的操作之下，它的開腦術好像發生了效果，牆上的腦波顯示幕發出不同的光效應。

『哈比醒來！哈比醒來！』K九〇機器人工程師喊著。

『伊……哇……嗚……啦……呱……』哈比語無倫次地呢喃著：『誰……誰是哈比？』

『死基因！』高立眞咒罵著：『你不知道自己是誰嗎？』

『哈比！』蒼天鷹發急了，他抓住哈比的手，使勁閉住眼，想運用自己的超能力去感知哈比的存在，他看見眼前的哈比雖然具備了人的形體，那股靈氣却是渙散潰敗的，它不是凝聚成一團

或一個形體，而是如煙霧般蒸發消散，難道哈比前往萬得福國家的精神探測活動遭遇了不測？這是蒼天鷹所沒法想像的，打從他出生在這個所謂妙法界以來，哈比便是他的保母、護衛者、教師，兼好伴侶，他愛哈比，覺得自己與哈比的愛，就像自己對自己的愛一般，一如剛才哈比的靈體與他合而爲一，鑽進他的靈體裏，那種愛，正是妙法界所宣傳的愛，所奉爲至高至深的愛，現在看著哈比落難，蒼天鷹不自覺地掉下了眼淚。

K九〇設計師小心翼翼地工作著，最後將哈比運到機器人智慧檢查室去檢查，許多探針和電極插入哈比的腦部和身體，牆上的電視幕除了顯示哈比的各項生理、心理電子學情況之外，那個如意部的高立眞也利用電視察看著這裏的動靜。

『意識狀態指數只有五十，噢，現在在上升中……』K九〇觀察著螢幕。『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九十二……九十五……九十五……停止了。再也上不去了，意識不能完全百分之百恢復。』

『哈比，說話！你聽見我嗎？』蒼天鷹喊著。

哈比眨了眨眼睛，灰色的瞳仁發著亮光，蒼天鷹知道，哈比在正常狀態下可以看見光、超音波、紅外線、微波，甚至X光和粒子射線，身體的溫度可以忍受從華氏零下七十五度到正一四〇度，剛好是所有地球上已知的活動生命的範圍。它是屬於超高級的機器人，嚴格的講起來，能力

比人還要高，然而，現在哈比却像害了大病快死的人一樣了無生氣。

『死基因！快起來！』如意部部長高立眞透過閉路電視喊著。『你是故意裝死的嗎？』

『哈比，』蒼天鷹看到哈比的眼睛在轉動，好像它已恢復了記憶認出了人，不禁興奮地拍打著他的胸部。

哈比坐起來，迷茫的眼神望著周遭，腦袋傾斜著轉動，似乎在思考他自己爲什麼會在這裏。

『我……我……我是……』哈比說話了：『我是機器人，我是機器人，我爲人類服務，效忠人類……』

『連聲調都變了。』K九〇設計師指著音譜圖說：『哈比的音譜圖不是這樣的，不對，哈比，不對……』

『我叫哈比嗎？』

『你忘了你是誰？』

哈比一副茫然不解的樣子，好像它過去所輸入的知識和記憶完全不管用了。K九〇著急了起來，開始展開一連串的問話，一邊細察反應。

『你聽著，哈比，我不管你怎麼了，反正你告訴我實話就是，首先，你告訴我，你的出廠年月和製造密碼。』

『哦——』哈比還是沒講話。

『妙法紀元二〇一年，你忘啦？』蒼天鷹代哈比回答，希望能引起哈比的記憶聯想，但是哈比還是一副茫然木訥之色，無動於衷。

『IQ零蛋！』K九〇吼起來：『我眞拿你沒辦法！』

第五章　神魂飄盪

在討論機器人的心智是否會因爲遭遇意外的震擊而發生崩潰這個問題上，妙法界的大師們，個個坐在飄滿輕柔音樂的花房裏，聚精會神，輕聲細語的交換意見。

蒼天鷹把他自己的看法說出來：『那是一次出乎意料的精神旅遊，當我在如意部進行所謂「如意程序」時，我的靈體與我的機器人雙雙離開妙法界，抵達宇宙的邊疆，再度回到地球外圍，最後進入那個地球上畸形人羣居的國度——萬得福，我觀察到他們在做實驗，他們熱中於進行所謂「第四類接觸」的玩意，所謂「第四類接觸」，當然就是指人與外太空的精神層面接觸；你們相信嗎？當人的肉體與心靈（靈體）可以分開以後，光是靠心靈就可以做許多事情，到很多地方去，不必再全靠太空船了，這是我們妙法界一向所持有的看法。也就是說我們的太空事業，應該

要變成了一種結合物質與精神的科技事業……』蒼天鷹把玩著手上的一朵粉紅色的馬櫻丹，把它放到鼻子上嗅一嗅，這種耐旱、耐熱、不怕病蟲害和空氣汚染的植物，曾是地球上某些浩刼復建地區大量種植過的。蒼天鷹環視衆人繼續說：『我不相信我的機器人伴侶哈比崩潰了，它一定是在宇宙間的某一處角落裏……』

『你是說他的心智——它的靈體還存在於某一個地方？』精神電子學家卜里恩說。『機器人的靈體並沒有渙散消失，如果我們把哈比修復的話，是否還會把它原有的靈體召回來？就像我們某一個人生病了，進入昏迷狀態，等疾病治好了，這個人的精神又恢復了？』

『試試看吧！』杭大勇以作戰指揮官的身分表白他的立場。『我們總不能把已經快完成的超人計劃又弄得錯誤百出，却不知道出了什麼毛病。妙法界必須保有自己的自衞力量，才能有安全可言，我們當然要在安全問題上多做考慮，甚至我們可以攻擊，這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

如意部的部長灰色的眼瞳閃著利光，斜瞟了在一旁聞花閉目養神的蒼天鷹一眼。他不疾不徐的說：

『到底哈比出了什麼事，最清楚的應該是蒼天鷹，我們生他、訓練他、培養他，目的就是要他做一個妙法界的先鋒，也可說是範例，我們要知道哈比出了什麼事，最好的辦法就是再去萬得福查一查。』

『我查過了。』蒼天鷹說。『他們也一直在進行實驗，我只能這樣說，自從葛白紅進入他們會場之後，我便離開了那裏，我曾經在機器人哈比出事以後，再回去查一遍，發現葛白紅仍在做她的實驗。』

『你是說葛白紅還躺在實驗枱上？』卜里恩緊張地問：『他們還要進行探測？』

蒼天鷹回憶他再度回到萬得福去的情景說：『以軍事強人米士丁爲首的決策規劃委員會，他們非常熱中這項實驗，希望這個實驗能帶給他們好處，包括整個國家，和他自己私人的利益。』

同一時間，在蒼天鷹的腦海裏浮起了一幅畫面，是鮮明彩色而生動的。

米士丁就站在議會大樓的銅像前面，對著身體殘缺的羣衆講話：『各位市民們，我——米士丁應許你們，在可見的未來，所有我們所承受的肉體的痛傷，會得到治癒，我們正在研究探索一種超自然的治療法，用來治療因爲核子戰爭所遺留的後遺症，同時，我們更盼望我們的國土能够再予增大，以便容納更多的人口。』米士丁說罷，把自己的右眼眼罩拿下來給大家看，眼眶裏面不再是深洞，而是已經修補過完好的眼睛，他將眼罩子甩得遠遠的，落在一個頭上突起一個拳頭大的肉瘤的人身上，他眨著兩隻發亮的眼睛，繼續他的演講。『如果你們選擇我擔任大都督的

話……』

杭大勇伸手在蒼天鷹的眼前晃了晃，他已經發現這個具有超感能力的人又在進行魂遊活動，果然蒼天鷹眨眨眼、定定神，收住了思維，環視了衆人繼續說：『我認爲米士丁這個人很有野心！』

杭大勇手按住蒼天鷹的肩膀，臉變得通紅：『你怎麼會這樣講他呢？我們造就你，是希望你做點好事，去幫助別人，安排你進行「精神肉搏」也不過是試探你的能力罷了，希望你將來能做更大的事情。』

『什麼更大的事情？』

『就是妙法界所尋求的「第四類接觸」！』精神電子學家卜里恩用食指敲點著自己的額頭。『進化的終極也許是發展爲「純心靈」，我們現在已經能够使機器人也有超感能力，下一步就是計畫與宇宙間的超級心靈接觸，就實際上來說，我們的「第四類接觸」和萬得福的「第四類接觸」意義是不一樣的，雖然方法一樣。我們要趕快把哈比的心靈找回來，我們花了太多的經費製造它，到底它是我們的寶貝。』

有一幅突起的幻象又顯現在蒼天鷹的眼前：

遠在地球那邊的萬得福，米士丁正在揚揚手，得意地喊『一切爲解救苦難同胞』的口號，由於興奮過度，在議會台階上滑了一脚，重心不穩，差點摔了一跤，當他再度站穩了脚之後，人羣中有人朝他丟出一個鷄蛋，正好擊中他的額頭，弄得他滿臉花花糊糊的，他伸手抹去了臉上的蛋液，狼狽地叫嚷著：『你們當中哪一個幹的好事？』

羣衆中起了一陣哄亂的笑聲。

蒼天鷹不禁也笑了起來。卜里恩拍拍他的肩膀，對他說：

『你又出魂了！告訴我們，你看見什麼好笑的？』

『米士丁在演講，挨了一個鷄蛋！』

『你只能看到米士丁，看不到那個三個乳房的女人嗎？』卜里恩半揶揄半指責的說：『用點你的能力吧！希望你能找到她，還有找到哈比的魂兒！』

蒼天鷹看到杭大勇的臉色泛白，黑亮眼眸的冰冷眼光直刺著他，當他想要運用他的心靈能力去刺探杭大勇的內心隱密時，却又像受到了一層阻障，然後他聽到這位作戰指揮官的笑聲，有如癩蛤蟆一樣叫起來。

『我們希望你負一點責任。』杭大勇說：『我們造就了你可是耗盡心血的，你是妙法界的至寶，你自己應該知道的。』做爲一個軍事指揮官，在過去幾年的和平日子裏，他幾乎是無事可做，現在他好像滿在意機器人哈比的智慧出了問題，因爲這一次長距離的超感探測，却莫名其妙的出了事。

『好的，好的。』蒼天鷹漫應著，他感到迷惘不解。『我當然會想辦法追查哈比的魂兒的。』說罷，悻悻然站起來，離開了小花房，他手裏的那枝馬櫻丹，他把它折成兩段，丟到地板上。

做一個機器人可以感覺到快樂和興奮的事，莫過於能够在人類世界裏來去自如，並且利用被賦予的超感覺能力進行觀測和旅遊。哈比在萬得福的國度裏經歷了一場不算小的風波，所幸，他都能够應付裕如。當葛白紅在萬得福的決策規劃委員會的十二位委員的目擊下，再表演一次靈體出遊時，哈比就暗暗的跟在葛白紅的靈體之後。

葛白紅的靈體降落在靠近山區的一棟地下建築裏，她去視察一具從天而降的損壞的機器人，因爲萬得福的當局懷疑那具機器人可能就是外星人由UFO航具所遺留下來的，當葛白紅的靈體去接觸它的時候，哈比就閃身進到機器體裡面，讓葛白紅以爲這個外星來的機器人還眞具有靈性哩。而當葛白紅發現實際上並不是這麼回事時，葛白紅發出了只有靈異才聽得到的笑聲。哈比以

它眞實的面貌出現在葛白紅面前，並且告訴了葛白紅它就是妙法界的蒼天鷹的機器人伴侶。於是他們就在靈異裏認識了。

『眞對不起，我打敗了你的主人。』葛白紅說。『讓你主人沒面子！』

『沒什麼，沒什麼，不必客氣，只是做個實驗而已。』哈比說。在它審視那具殘缺不全的機器人之後，它感覺不出這個機器人到底是不是所謂非人類世界的UFO的物體，却聽說萬得福把它當作寶貝來看，而許多進步黨人，也間接從其他方面知悉了當局擄獲外星人的消息，不斷的要求當局公開機密。

『你說，這東西到底是什麼呢？』葛白紅問哈比。

『大約是人造物體，和人類最進步的機器人相比，也許不相上下。』在哈比發現機器人的內部神經網路是以妙法界的設計方式處理的，他突然有些領悟。『我以爲它是妙法界的機器人。』

『對了！』葛白紅也感應到了。『妙法界的東西，使我們趨之若鶩，未免太可笑了。』葛白紅的笑聲是乾澀而無奈的，透過靈體的溝通，她與哈比之間已經建立了共識，雖然自己是生活在所謂萬得福的國度裏，不免嚮往天外世界的美好，尤其妙法界的種種設施，簡直是人間仙境，哪裏是萬得福的人所能聞問的，要不是自己還有一種超感應刀，也許她就只能在身體生活的所在活動。

葛白紅的靈體回到自己的身體裏面後，面對著衆多的決策規劃委員提出她的報告，使得衆人爲之驚駭，尤其是米士丁，那個口口聲聲要擴充軍備並且開疆拓土的軍事強人，變得沉默不語。倒是不明飛行物體研究會的主任蘇麗芬爽朗的說：

『也許我們還要再努力探究一番吧！』

決策規劃委員會的十二個成員在互相商議過後，就決定散會。整個開會的過程，和葛白紅的表演，哈比的靈體都以旁觀者的立場在靜靜的察看，它頗爲欣慰的是，這個葛白紅絕對不是像在『精神肉搏』時候所對付蒼天鷹的那般兇悍，她的三個乳房也許還有發揮母性哺育子女的作用。果然就在她返家時，哈比看見她抱著她的小寶貝，拉開她的上衣，把小寶貝的嘴往她中間的奶頭送，而她邊搖著身體，還輕哼著歌，看來滿慈祥知足的。

現在哈比輕快地漫遊著、飄盪著。所有萬得福的地方，有的殘破不堪，有的是現代化的建築，呈現不調和的景象。大抵說來，生活在這兒的人們，是在尋求一種安定自足，和平康樂，他們與大多數的國家、區域或星際殖民區較缺少來往，可以從萬得福的建國紀念碑表現出來：

萬得福，使萬民得福，凡歸來此地者必得庇蔭。凡肢體殘缺變形、心靈曾受傷害，或受盡苦難折磨者，萬得福以她的慈悲大德給予安慰收容……

在紀念碑的旁邊，有一羣來自他國的遊客在拍照留念，他們整齊的服裝和雍容華貴的談吐在在顯示出他們的優越感，『觀光萬得福』，在遊客間被渲染成『觀光舊世界』的代名詞。哈比就聽到一個翹嘴巴的小姐挽著她高鼻子藍眼睛的男友附在他身邊說：『我們到這兒來，會被當成天使哩！』男友香了香她的頭髮和她剛洗淨過的軟綿綿的耳朵，恨不得一口把它吞下去。『我的天使！』他說：『什麼時候我們到無重力區去做一次愛。』那個女的說：『你是說到天國去，我聽說了，滿好玩的。』哈比幾乎要大聲的吼起來，向他們推介到超人城來觀光一下，在這兒是個乾乾淨淨的所在，眞可以說是人間的極樂淨土，却沒聽說過有男女做愛這回事。可惜哈比吼不出來，哈比只是個飄浮的靈體。

就在哈比抵達議會廣場時，看見在臺階上大發議論的米士丁被人投擲了一個鷄蛋，而後笑聲此起彼落，米士丁跺脚握拳，怒不可遏地朝著人羣中瞪視，活像個馬戲團的小丑，又黃又白的蛋液從臉上流下來，沾在他胸前的勳章上耀耀生輝。

哈比離開自己的身體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了，在它想到要回到自己的身體去時，不得不再以疾如流星般的速度對萬得福的首都做最後的一次盤旋，它發現這個地球上的苦難人的收容所，到底還是充滿了奮發的朝氣與不屈不撓的鬪志，從每個人的臉上流露的表情依稀可以分辨出來，他

們是經過了熬煉之後安居在此地。讓哈比大惑不解的是，男人與女人在一起、老人與小孩在一起所表現出的相互喜愛、歡愉之情，可能是妙法界所未曾有的，從哈比擁有超感覺能力以來，它就在注視著所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是人與機器人之間的關係，預備將來寫一篇完整的研究報告。它曾經在一個黑暗的樹林角落裏觀察到一對男女把他們的嘴唇相互貼在一起的情景，也曾在許多密閉的房間裏觀賞到男人與女人把他們的身體糾纏在一起的情景。『這完全是可笑的！』如果蒼天鷹在場，他一定會這麼說，根據妙法界的傳說，所有的男人與女人都是去除了性慾的，他們的生殖器只是多餘的好玩的裝備，沒有人能了解，一男一女裸體擁抱有什麼意義存在，有什麼值得那樣喘氣喊叫或呻吟陶醉的。也許該由哈比去做一番解釋吧！在哈比想要回到自己身體去時，發現已找不到自己的身體，他迷迷茫茫的在太空城的每一個角落打轉著、巡視著，它已經成了沒有軀體的遊魂……

第六章　靈光閃爍

一艘從月球開往太空城的觀光航艇無聲無息地在深太空中與另一艘巨大的星母式都市船會合，並且鑽進都市船的腹部，在裏面停泊。

呂維義提著一只黑色的皮箱從觀光航艇中走出來，很快的搭乘膠囊式的透明飄浮車前往市政中心，在他走出膠囊車時，做作地咧咧嘴，好像對著一羣歡迎他的人擠出了笑容。做爲星際礦業公司的一名高級職員，他絕對有理由自豪的，他的頭髮擦得油亮發光，身上噴洒的香水據說是從一艘遣棄在外太空的外星人的太空船上所取得的，他繞過噴水池，抬頭望了望人造天空中的藍色光幕和白雲，在一家黑洞咖啡屋坐下來。

擴音器傳來『時光旅行』的古典音樂，呂維義閉住了眼睛欣賞了這首兩百多年前的老歌，在

他睜開眼睛時，另一對美麗明亮的眸子正盯著他。

『維義。』她輕聲喚著他的名字。

他的右手從桌子底下伸上來，握住了她的一隻纖手。

『我好想妳！』他說。另一隻手却在摸弄著他的皮箱開關。

『我也是。』

呂維義把皮箱打開，從裏面取出一只影片觀察鏡。

『你看看，葛愛蓮。』

葛愛蓮接過那只觀察鏡，小心翼翼地從兩個眼洞裏望去。

『你們要來點什麼？』侍者過來問。

『來一客滿月牛排，另外加咖啡。』呂維義再伸手握了一下葛愛蓮的手腕，故意用力捏緊它，他已經好久沒有接觸到她的身體了，有一股難忍的渴望在驅策著他，希望摸她親她，或是……。他看她看得很起勁，猶豫了一下問她：『妳要來點什麼？』

『滿月牛排是人造牛肉吧？』

『對的，是那種機器牛生產的。』呂維義說。『機器牛生產的肉品質不壞，又快又好吃。』

『好吧！我也來一客。』葛愛蓮接著說：『影片拍得很精采，是怎樣弄來的？』在她的注視

中，觀察鏡裏面出現她的姐姐葛白紅與妙法界的一個男子進行所謂『精神肉搏』，將對方打得一敗塗地，葛白紅的身體是原封不動的躺著，靈體却顯現在影像幕上。

『這是從萬得福的人軀轉得到的。』呂維義說：『我們花了不少錢才買到的，公司方面非常珍惜這項情報，我們希望能够把葛白紅找到。』

『她雖然是我姐姐，可是不會聽我的話的。』她放下了觀察鏡。

『你可以到萬得福一趟，去訪問她，希望她能够出來。不過，現在情況可能不一樣了，傳說萬得福的軍事強人有利用她的意思。』

滿月牛排送來了，呂維義嚐了一口，目光盯著葛愛蓮，她白裏透紅的臉漾起了謎樣的笑容。

『你這樣有自信嗎？我會說服她離開萬得福嗎？』她啜了一口檸檬汁。電腦告訴她保持女性健美的方法之一，就是每天必須定量的服用維他命C，這是古老的鐵則。

呂維義看了一下腕錶。『我們只有三十分鐘的談話時間，我們必須迅速做決定，然後再找一個幽靜的地方好好聚一聚，妳知道的，星際礦業公司需要像妳姐姐那種人，如果能够配合做爲採礦的技術，這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可以開採太陽系外的礦物，用機器人設備運回來，這是公司方面所以急著找妳姐姐的理由。』

『你是說，可以用來做爲星際採礦的工具，就是利用超感覺能力去探測？』

『對的，完全正確。』

『那麼說不定我們現在在這裏的談話就會有人利用超感力偵察到了我們。』

『有這種可能，但超感力不是萬靈丹，從前的預言家都是胡亂瞎說，只要百發一中的話就被抓住機會大大宣傳一番，其實，要和現在我們發現的葛白紅和蒼天鷹來比，實在差得太多了，不過超感覺能力也有不同的類別的，具備超感覺能力的人，未必是神，有人可以預知，有人只能遙測或談心……不一而足。』呂維義緊握她的手，含情凝視了一下她，鄭重地說：『公司方面需要妳協助，妳願意嗎？』

『讓我想想看，我出生以後二十年來就只在電視電話中見過她，我不知道她心目中還有沒有我這個妹妹，還想不想跟我見面說話？那是沒有把握的。』她繼續大口大口的喝著檸檬汁，喘一口氣說：『讓我們先把肚子填飽再說吧！』

一小時候，他們進入飄欲仙旅館裏，這家以無重力的設計爲號召的旅館，專門給男女做幽會之用，服務是無微不至的，包括提供各種立體的影像，教導你如何進入情況，或是由惟妙惟肖的機器人模特兒現場爲你助興。

在飄浮中享受肉體的極樂，是古時候的人做夢都沒想過的，有的人也許會有嘔吐之感，大多數的人在經過幾次過渡時期的練習並且服用藥物治療之後，都能完全適應，葛愛蓮潔白的肢體幾

乎就和她的秀髮一樣柔軟，她看著呂維義那副貪饞好色的模樣不免覺得好笑，他的那股衝勁就像要把她整個身體撕裂爆炸一般，使她簡直沒有招架的餘地。四面牆、一片天花板和地板，不斷地在旋轉，變幻各種栩栩如生的風景，有時，他們像在水中游泳，有魚羣追逐著，海豚擦身而過，躍身水面；有時他們置身蒼翠蓊鬱的山林裏，有如飛鳥般自由自在遨遊著，俯視地面可以看見流著清水的發亮河流，蜿蜒在山巒之間；有時，他們變換了一個姿勢之後，却不知道如何分辨東西南北、上下左右了，他們只能沉入幻境，在幻境中陶醉，直到彼此筋疲力盡爲止。

在機器人進來幫助他們料理室內之時，重力恢復到〇·三G，人體已不再飄浮，他們可以放心地飲用杯內的強身飲料，不必擔心杯子裏的液體會浮空而起。呂維義再一次的把話題拉到葛白紅上面。

『怎麼樣？如果妳願意到萬得福一趟，公司方面會爲妳安排的。』他的目光貪饞地流連在她半裸的上身。

『你不願意同行嗎？』她期待地望著他。

『我很想陪妳去，但是我必須想辦法進入妙法界，如果可能的話，把蒼天鷹找到是最好的，我希望妙法界的人會歡迎我。』

『那是一個神秘的國度。』葛愛蓮講話時朝呂維義頻送秋波，剛才的一場翻雲覆雨她仍覺得

意猶未盡，她對鏡打扮自己，一面凝視著他的鏡中側臉，突然，她發現鏡中的人不是呂維義，而是另一個似曾相識的陌生人。『啊！』她發出一聲驚叫。

『怎麼啦？小親親。』呂維義趕緊過來摟著她，附在她耳邊悄悄地問。

『我看見一個人……』她努力思索著那張臉在哪兒見過，『對了，我看見蒼天鷹，那個精神的旅者，是他，一定是他，我剛才看到他了，就像你給我看的那個觀察鏡裏面所見到的男性。』

『妳在開玩笑，還是看花了眼？』他笑著故意用手搔她的腋窩。

『我發誓我沒有。』她再一次站到鏡前面仔細觀察著鏡內的影像，這一次她特別覺得自己精神煥發而富於女性的魅力，對自己充滿了自信，她小心地擦著口紅，直到兩片勻稱的嘴唇都塗滿了耀眼的鮮紅。然後，在她仰起頭要梳理自己的頭髮時，有一個短暫的視覺幻象教她再度驚叫起來：『啊！我的天！』她發現鏡中的自己胸口上多了一隻乳房，她伸手去抓它，還摸得到這多出來的乳房，當她低頭往下看時，那隻胸口的乳房不見了。她嚇得掩著臉啜泣起來。

『怎麼回事？葛愛蓮妳怎麼啦？』呂維義拍打著她嫩白的背部，焦急地問。

『好恐怖！好恐怖！』她的胃在翻絞，直想作嘔。

『葛愛蓮，我的小親親！妳說呀！妳怎麼啦？』他溫柔的手撫著她，直到她稍稍鎮定下來，又好奇地伸手在自己胸口抓摸。他問：『有什麼不對勁？妳的胸口？』

『我看見我……我多了一隻乳房！我確實看見的！』

『妳一定是剛才看了那場表演——那場觀察鏡裏面的表演產生了幻覺。』

『我不是的，我不是的！』她斬釘截鐵地說，拚命搖晃著腦袋，大把的眼淚和鼻涕流出來。她必須重新整容了，但遇到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教她心潮起伏久久無法平息，她只能想像著也許她的姐姐此刻正以超感覺能力觀察著她，她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徵詢呂維義的意見。

『有可能，有可能！』呂維義說。『那麼妳正好去找她吧！也許她正在想念妳！』

半個小時之後，呂維義帶著她進入都市太空船的心智調整中心。她平躺在枱子上，服務人員將她的腦袋戴上心智收集放大器，然後電腦以不疾不徐的口氣對她說：

『請妳仔細想一想，剛才所發生的事，那是一種幻覺，妳一定不要驚恐，否則那將會造成妳自己的不安。』

『那麼說來，我爲什麼會產生幻覺呢？』

『妳太累了，妳是太……太累了！太累會造成一個人身心的不平衡……』

『不，我不累！』葛愛蓮抗辯著，說出她的感受：『我一點也沒累，我覺得在無重力環境中做愛很陶醉，很消魂，呂維義是很好的對手，他是個好男人，好到使我受不了，我還不滿足，我還要……』

『够了！够了！』電腦以柔和的聲音阻止她繼續說下去。

『請妳不必重複講妳剛才所做的事，而是要講妳發生幻覺的經過，妳看到一個陌生人在鏡中，也發現鏡中的自己多了一隻乳房，是嗎？』

『你已經知道我的意思了？』

『是的，葛小姐，請妳信任我們電腦，請妳安心地把妳的煩惱告訴我們，讓我們好好爲妳的心智調整一下，讓妳不會再受幻覺的困擾。請妳安靜一下，讓我們爲妳緩和情緒。』

呂維義站在旁邊靜靜地觀看著。他讚嘆著上天的造化，會有像葛愛蓮這麼美的人與他在一起，從他出生以來的這些年，他所受的教育，所到過的每一處太空殖民地或太空城，不能不說看盡形形色色，這個金髮碧眼的尤物確實是讓他著迷的，只是爲了星際礦業公司的任務，他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完成工作，他接近她，與她做愛或是幹什麼，總會不期然地想起上方對他的叮囑，儘管他已在說服她前往萬得福去尋找她的姐姐這件事情上面耗去了不少時間，他認爲是值得的。星際礦業公司希望在太陽系外的星球建立殖民地或是無人的自動化工場，全部由機器人和電腦所控制，這是一項重大的新行動，如果能够成功的話，將要改變整個公司的型態，成爲向銀河系發展的先鋒，而如果能藉著超高感度的精神力量到外星球去先做探測，就無須派遣費時費力的太空船前往作業，只需利用精神旅遊方式便可以達成任務。

葛愛蓮閉著眼，似乎已經進入睡眠狀態，電腦的聲音越來越輕柔，使她獲得信賴感，她勻整的呼吸著，有韻律地起伏著胸脯，直到她張開眼睛時，臉上掛起了笑容，先時籠罩著的陰霾已然消失不見。

『我做了一個很美麗愉快的夢。』她說。

『到底做了什麼夢？』

『我不告訴你！』她撒嬌地說。

電腦說話了：『我們輸進她腦海的夢，是完全合乎她的心理需要，有助於她的情緒調整。』

『現在妳決定前往萬得福嗎？』他問她，目光流連在她豐盈聳立的雙峯。『現在妳再不會有多出一個乳房的感覺吧？』

『不要再提了。』她羞愧地淺笑。『如果你認爲這件事這麼重要，要我到萬得福去一趟，我就去。』

『也許太委屈了妳，那是人間的棄土。』他們走出心智調整中心，在一條人工河流旁邊的樹幹下，他摟著她，輕輕地在她唇上一吻。他再度感到心中的撞響。

『我去看看我姐姐也好。』她說。

第七章　姐妹親情

K九〇機器人設計師，在妙法界裏是著名的機器人智者，以它在此地的聲望，足可以與人類的長者相提並論，面對著那具有故障的機器人哈比，它曾經下了很大的苦心去研究，設法恢復哈比原來的心智，K九〇了解機器人，也了解人類，它把蒼天鷹找來，仔細聽過蒼天鷹的意見之後，再查閱了有關哈比的製作過程的紀錄。即使K九〇是個機器人，由他設計出來的機器人所表現出來的超能力仍不免使它驚異。『這是一種超前進的心靈科技，非常可怕的心靈科技。』K九〇在它的思維紀錄版上曾經留下了話：

『這種剛剛發展出來的玩意，只配心靈純眞，具有絕對善良而富於正義感的生物才能享有它，否則它有一天淪爲鬪爭的工具是萬分可悲的。』現在，K九〇審視了蒼天鷹凝重的表情，好

對他施以一番安慰。

『蒼天鷹！』K九〇撫摸著他柔軟的黑髮說：『你不必感到失落了什麼，也許哈比也正在尋找你哩，如果你善用你的超感覺能力，也許可以找到哈比，與他相會。』

『我已經找過了，不是沒有找。』蒼天鷹感到很沮喪。

『你願意再去探查一下葛白紅嗎？也許她能够用精神力與你交談。』

蒼天鷹面有難色。他的手在哈比軟軟的臉頰上按壓著，好像還在尋找哈比靈體的去處，而哈比已經變成了低智能的機器人。

『去吧！做一次精神旅遊對你是很容易的！』K九〇繼續催促著。

蒼天鷹躺下去，閉住了眼，只在一瞬間，他的思維以比光電還快的速度衝向那顆藍色星球，遠在三十八萬公里之外的地球萬得福首都，立刻近在眼前，他習慣地在葛白紅的房間外面打轉兩一圈，再鑽入裏面，呈現在眼前的影像告訴他，葛白紅正在哺乳，她以慈祥的臉對著嬰兒，呢了地哼著歌。蒼天鷹已經有很多次機會在暗地裏窺視她，却不敢驚動她，也許就因爲在那次精神肉搏中吃了癟，使他對她有幾分懼怕，而不敢和她接觸。

『小乖乖，妳的阿姨要來看妳了，妳知道嗎？』葛白紅對著嬰兒講話。用手輕拍著嬰兒的背。

嬰兒正在吮吸著她靠左邊的那隻乳房，額頭起了粒粒的汗珠。蒼天鷹所受的教育告訴他，在遠古的人類社會裏，母親養育嬰兒，以自己的身體乳部供給嬰兒養分，是天經地義的事，在現代社會裏，母親却不負擔生兒育女的責任，那種所謂生產的裂傷劇痛和以乳育兒，早已是逝去的文明的象徵，只會在這個地球上的棄土萬得福被尋找到。做爲一個妙法界裏的超能人，蒼天鷹只能以同情的心去看著她，只能想像著那種不是他所能體會到的快樂——當一個母親在哺育自己的兒女的時候，所流露的滿足與喜悅。

他瀏覽著她的零亂的房間，從這一間到那一間，他沒有看到她的男人，只在她的床邊發現一張兩人合照的水晶立體照片，那個男人在一棟樹下摟著她對著前面微笑著，顯出相當的自信與知足。

『小寶寶，可愛的小寶寶！』葛白紅低語著，藍眼珠子亮亮地閃著，望著懷中的嬰兒，頻頻微笑著。

蒼天鷹經過了幾度猶豫，終於決定打破沉默，利用自己的超能力與葛白紅進行溝通，首先學著葛白紅輕輕地哼著，引起葛白紅的注意，『她把嬰兒掉換了一個姿勢，讓嬰兒吮吸她中間的乳房，然後閉起眼，讓自己的心靈能够在安靜中脫離肉體的束縛。

終於，她接觸到他，感知他的窺視了。

（蒼天鷹！）她喊著。（你怎麼又來了？）

他有些膽怯，他曾是她的手下敗將。在心靈與心靈的接觸中，他感受到由她那邊所傳來的一股力量。他用他的心口說話了：

（我來找我的機器人哈比，妳看到他嗎？）

（你是說跟隨我去查看外星人的那個機器人靈體？）

（對的，是個機器人靈體，它跟妳去查看過外星人嗎？）

（看過了又走了，不知道飄到什麼地方去！難道它沒有回去嗎？）

（沒有，也許要回來，找不到它自己的身體，所以就回不來，現在那個哈比機器人已經成了低能的傢伙，成了沒有靈魂的傢伙，我們正在找它，希望妳幫忙幫忙……）

（眞是滑稽，會有這種事，你們的機器人可眞像超能人，實在了不起，它眞是機器人嗎？）

蒼天鷹訥訥不能言，他不知道要怎樣來對她解釋，在妙法界，藉著科技所能達成的造化，是諸世界所無法想像的，他只能誠懇地說：

（確實是不錯的，我們的機器人已經進步到出現超感應力，這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我們還是相當落伍的。）葛白紅說：（要不是我們的軍部司令米士丁要求與你們進行精神肉搏，可能我也不會利用精神電子科技與你交手。）

蒼天鷹感到很難爲情。（我失敗了，我輸給了妳！）

（非戰之罪，也許是因爲我天生就具備了這麼強大的精神力，而你們是後天有意造成超感應力，說不定下次交手，我不見得會取勝。）

蒼天鷹尷尬地笑著，即使只是利用自己的精神影像在與另一個人做接觸，他幾乎能感覺到這個三隻乳房的人是那樣鮮活明朗，就像面對面與她交談一樣清楚。她的衣著樸素簡單，上身是淺咖啡色的衣服，胸部敞開，露出潔白的肌膚，嬰兒像是吮吸得津津有味。

（爲什麼妳會找上我呢？）蒼天鷹問。

（我也不知道，我是由上方安排這樣做的，他們希望與你們接觸，聽說米士丁運用他的影響力，發射了精神電波與你們的研究人員聯絡上的。）

蒼天鷹很快的在眼前看到萬得福軍事部的米士丁和妙法界的杭大勇兩個人的形象，這是兩地的軍事主管，也許他們之間爲了某種理由必須進行所謂『精神肉搏』的實驗，這是他所無法了解的。

（妳覺得做這些實驗有意義嗎？）他問。（讓兩個陌生人利用精神電子設備做一次對抗，打一次架……）

（算是做做運動吧！）

（做一次精神運動。）他說著，再度端詳著這個有着健美體格的婦人，她的神情充滿了歷盡

滄桑後的疲憊，却在哺育嬰兒中得到了慰藉。

突然，急促的門鈴聲響起，她放下懷中的嬰兒，讓嬰兒在小床上安穩地睡著，理理衣服，再轉身開門，讓她吃了一驚的是，站在門口的並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兩個武裝警察。

『妳被捕了，妳快跟我們走！』

『什麼？怎麼會這樣？』

『妳洩露了重大機密。我們奉命來抓妳！』

另一個警察進到房裏，將嬰兒從床上抱起，使她一下子憤怒起來，她怒目瞪著警察，射出目光如炬，她掙扎著搶奪那個啼哭中的嬰兒，嘴裏大罵：

『你們幹嘛這樣無禮？我不准你們亂來，混帳，不要碰我的寶貝。』

在下一瞬間，她的雙手被銬住了，她狂亂地扭打，朝警員攻擊，哭叫著：

『你們幹什麼嘛？我犯了什麼罪，你們要這樣對待我？』

蒼天鷹的靈體在室內飄著盪著，他眼看著這一幕鬧劇的發生却無能爲力，因爲他不具形體，只有心靈，他嘗試著以他的超感力來解救葛白紅的困境，用力去擊打警員的頭部，就像他與葛白紅在精神肉搏時所能做的，其中一個警員終於有了反應，他摸摸自己的後腦袋，狐疑地轉頭望著

後方，再拔出他腰間的槍，指著葛白紅的臉說：

『妳不要搞鬼，妳這一套我全知道。妳再不聽話的話，就給妳苦頭吃。』

葛白紅淚水盈滿了眼眶。她使用她的超感力與蒼天鷹進行通訊。

（請你走開吧！不必管我們的閒事。也許會弄巧成拙。）

（我不能眼睜睜看著妳莫名其妙被抓走，難道妳的萬得福國家是這麼不講道理嗎？）

（你還是回去找你的機器人哈比吧！不要再來嚕囌。）

（好吧！既然妳這麼說，我就走了。）

K九〇機器人設計師注視著蒼天鷹的臉由紅泛白，在蒼天鷹睜開眼睛時，迫不及待地問他：

『怎麼樣，你看到哈比沒有？』

蒼天鷹坐起來，揉揉眼睛，他覺得很氣惱，他剛剛目睹了一件人間的不平之事，却不能插手相助，也許正如葛白紅所說的，多管閒事反而沒有好處。他把自己的經歷告訴K九〇，它細細地聽著，用一隻手撫慰著躺在枱子上待修復的哈比的身體，無論如何，哈比已經不再是從前的哈比，它成了喪失靈性的機器人，在蒼天鷹來說，他所損失的是無法彌補的，因此他必須趕快想辦法找到它，那是他心愛的伴侶。

卜里恩正仔細觀察著螢幕上的顯微放大精神投影圖，螢幕上每換過一個場景，他便瞇著眼注視了一陣。在他的實驗室裏，偶爾會遭遇到尷尬的情況，就是會捕捉到來自遙遠地區的外星人的心靈影像，或是某些不三不四的人類所做的狂妄的夢，諸如使用暴力強姦婦女，毆打自己的親人，把仇人的心肝挖出來；或是駕駛太空船去爆破一個太空都市，把一個心愛的機器人分解成碎片，再和碎片講話，卿卿我我，你儂我儂的；或是一個統治者夢想著把他的人民都變成機器人，只要他一聲令下，萬民無不乖乖聽話，向左向右走路，悉聽尊便，有如在每人的腦袋裏裝設了遙控器……種種形形色色的思維，如果被偵測器截收到，再利用精神電子科技的作業系統，將它放大顯影，那麼呈現在畫面上的就是一幅生動鮮活的精神投影圖。

蒼天鷹走進來的時候，他正在觀察飄欲仙旅館內發生的一對男女幽會時的同床異夢情景，他們雖然在翻雲覆雨，心中所渴慕的做愛對象却不是面前的實體，以至於每人各有兩組影像交疊重複，看起來就像四個身體錯雜糾纏在一起。卜里恩停止了觀察，關掉畫面。

『你找到哈比的靈體了嗎？』卜里恩關切地問。

蒼天鷹搖搖頭。『我來看看你有什麼辦法。我先告訴你有關萬得福的事情，也許你會很詫異。』他把剛才的遙測經過說了一遍。

『這未免太過分了！他們怎麼會逮捕葛白紅呢？』

『他們說她洩露了機密，實際情況如何不得而知，我倒想了解當初他們找我們做精神的肉搏是出於何種目的。』

卜里恩眨眨眼，有些遲疑。『當初的實驗是雙方的最高當局批准的，認爲做這種實驗可以有別的用處……』

『難道這是一種機密性的實驗嗎？』

『不錯，它確實有相當的機密性。在地球的衆國裏，萬得福可以說是一塊被咒詛的土地，被摧殘過的人民，他們爲了自求多福，必須設法求取進步，最快的方法當然是與太空世界聯繫，萬得福首先找上了我們，我們基於一種同情之心，跟他們做了一次所謂精神的肉搏的實驗，看看他們的能力如何，這個實驗的結果，令我們大吃一驚，他們竟然也擁有如此超高級的心靈科技，只是他們的機器人還不能具備有超能力。』

『這樣說，葛白紅被捕是眞的觸犯了洩密罪了？』

『這我怎麼知道？你何不自己去查一查？』卜里恩的手突然按了一下控制板上的觸鍵，牆壁上的螢幕顯現出一張模糊的葛白紅的臉，焦距好似沒對準的影像。

蒼天鷹知道卜里恩的精神電子偵查系統又在產生作用，他好奇地觀看著葛白紅的臉，碧色的

眼眸透出一層濛濛的霧光，嘴唇掛著一絲淒然的笑，鼻子高高的隆起，雖然那隻鼻子有一部分是假的，却做得玲瓏美妙，一點也看不出是贋品，此刻影像上所顯示的正是蒼天鷹的精神電子波被截收到的情況，他正在思索著她，想去看望她，忽而他又想到不知去至何方的哈比機器人的靈體，螢幕上又變換爲哈比的形象，人形的臉面，穿著銀色的機器人衣服，看起來是滿瀟灑的樣子。

『你想它嗎？』卜里恩問。

『當然。』

『如果你想它，就快點去找它吧！也許能在天外的某一個星球會接觸到。』

『哈比的靈體會跑到別的星球去？』

『難說，有許多事情往往是我們想不到的。就像葛白紅會突然被捕一樣。』

『我爲她難過，她是個強者。』蒼天鷹說，『我們是不是可以試著去解救葛白紅，了解她到底出了什麼事？』

『你看著辦吧！』卜里恩的兩撇鬍子震動了一下，他變換了一個頻道，螢幕上顯示至尊者——妙法界的權威主電腦，以人形的面貌出現，對著他們。

『至尊者。』蒼天鷹尊敬地對螢幕注目。

『你有什麼疑難嗎？』至尊者和藹地問。

『我感到恐懼。』

『這是好現象，一個沒有恐懼的國度，往往不知道什麼叫危險。現在你說說看，你恐懼什麼？』

『對於萬得福這個國家感到憂慮，他們那樣對待葛白紅是不應該的。』

『那麼你何不去查看查看，也許會有新發現，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使你成爲超感應人，希望突破我們自己文明發展的障礙，希望與更高級的文明接觸，來尋求另一次躍進。』

『是的，至尊者。』

『我們希望你的能力能够越來越強，強到可以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

『我要怎麼知道什麼事情才是有意義的呢？』

『做一個超人，自己必然會知道，會有所感覺，你必須自己去求取答案。』至尊者說完話便淡淡的隱化不見。

透過蒼天鷹的住處窗戶，可以看見太空城的綠色野景。他常常在出神的注視中陷入靈體的飄浮狀態，每當他超越自己的身體的束縛，旅行於其他世界時，他會把自己儘量的放鬆，再以一種欣賞的角度去注視人間的悲歡。超人必須求得自我的解脫，在諸般繁雜的世界證悟出眞理，至尊

者這樣說過。在他努力過許久許久，以自己的超靈能力查訪過月球、火星、金星，以至於木星、土星或甚至遙遠的太陽系邊緣的太空站之後，他並沒有發現哈比的靈體的蹤跡。他不禁有些失望了。哈比是他從小長大以來陪伴他的機器人，是他的知心者，他不能沒有哈比，失去它，好像自己的軀體與心靈脫離關係一般，使他茫然無可知。

人造的夕陽的光輝從窗外透視著金光，蒼天鷹對著這種具有溫暖和愛的意象頗有熟悉之感，他曾在地球的萬得福的田野飛掠而過，在水波與雲影交映的彩霞麗影中，飽享了自然變幻的奇趣。現在，他再度躺下來，希望自己再回到那個令他好奇的國度——萬得福，去了解葛白紅的情況。

在葛白紅被囚禁的房間裏，有一面牆是電視幕，如果她在睡眠時不想再觀看，她可以關掉它，而這面螢幕有時候會顯現出意想不到的心靈影像，包括她自己的，或是偶爾藉著她的心靈探測技術所偵測到的，所以，在葛白紅清醒時，她就常常藉著自己的遙感探測能力去進行精神旅遊活動。她被關在斗室裏，而心靈却是自由的，她看見自己的嬰兒在育嬰室裏安靜地睡著，在她睜開眼睛時，會以自己的好奇去觀看探索世界的陌生與奇異，只要琳琳還好好的活著，她便什麼都不在意了。她被送進這間囚室時，米士丁曾經來看過她，對她說：『請妳暫時在裏面蹲一蹲，雖

然是個囚房，我們安置了精神感應器在四周，妳隨時可以觀察自己的精神活動，妳愛到哪裏就到哪裏！實際上我們並沒有囚禁妳。妳自己在裏面好好想一想吧！』

米士丁的話說得滿有道理，葛白紅初次感覺到自己能夠從牆壁的螢幕上觀看到自己腦部探測活動的情景，這等於把自己的腦部思維影像投射在上面，這種感覺是有異於從她自己內部腦海去感知影像的存在，好像比較眞實了一點，現在她明白，囚室是個腦海印象的捕捉者，以前所做的實驗是由她主動去發射影像，如今整個囚室就像一個靈敏無比的電子感應罩，套著她的身體，收集有關她的思想資料。

她告訴自己必須鎮定，才能够解除目前的困局。米士丁嚴厲的臉出現在螢幕上，一閃即逝，她不願再去想他，想她的丈夫吧！此刻他在哪裏呢？

太空發電站裏，前往太空工廠的一艘太空船正要開航，葛白紅的丈夫李士正大大黑黑的眼球滾轉著，注視著艙外的地球，他正在默念著葛白紅的名字，葛白紅好想讓他知道，她是多麼想念他，也感謝他，她以她的超微意念鑽進他的腦海裏，給他一個印象，讓他看見她微笑的臉，於是，他在驚奇與錯愕中不斷地眨眨黑亮的眼，他繼續操作機件，太空船朝深太空飛去，那是萬得福的太空工廠。

有輕微的喊叫聲在隱約的角落裏傳來，她再仔細聽它，再將焦距調正，對著聲音的來源進行

探測，終於，她看到濶別二十年的妹妹，二十年前分手後，彼此以後只在電視、電話上面見過，未曾謀面，她現在覺得奇怪，因爲葛愛蓮出現在米士丁的辦公室裏，正在與米士丁講話，開始時，她沒有聽清楚他們談話的內容，漸漸地，她加重了自己的遙感探測能力，終於聽清楚了：

『妳知道妳要妳姐姐離開萬得福有多麼困難嗎？』

『除非她自己不願意離開，要不然，不會不答應。』

『我們不能允許妳這樣做，她必須留在國內，國內需要她，她是萬得福的寶貝，是萬得福的希望。』

『你們正在利用她。』葛愛蓮的聲調顯得尖銳。

『不錯，我們希望從她那裏得到一些訊息，尤其是與外太空聯絡的訊息。』米士丁臉上掛起了得意的笑。『這件事符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我希望能見到她，聽說你們把她關起來了。難道這也符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決策規劃委員會的大多數委員，都不贊成把這項秘密實驗公開，我不知道妳的手提包中怎麼會有一個觀察鏡，裏面拍攝了有關這項實驗的詳情。』

葛愛蓮想到了一個理由：『我接到她的心靈訊息，是她無意中透露給我的，我有一次看到自己的胸前多了一個乳房，所以很害怕，那大概就是她給我傳遞的訊息。』

米士丁手裏拿著那個觀察鏡不住地把玩著，臉上的筋肉因爲內心隱藏著什麼而繃緊著。

『所以嘛，這就構成了洩密事件，我們暫時不希望知道的人太多，所以在妳乘坐太空梭抵達我國基地時，我們的人便注意到妳了。妳是瞞不過我們的。』

『你們把我的姐姐怎麼樣了？』

『我們將她保護看管著。』

『我要見她。』

有幾分鐘的時間，葛白紅陷入腦部混亂狀態。她在追思著往事，讓那些紛至沓來的映像以狂風暴雨般的速度襲來。在遙遠的年代，母親容顏蒼老，聲音衰弱，她總是不忘記把最好的東西留下來給女兒享用，母親是一種偉大的愛的發徵，她曾在核子浩刼復建後的城市，以她果敢的毅力參加了婦女生產工作行列，在她病危之時，她說出了她的秘密，她曾經把她和一位已經去世的太空工程師的受精卵寄存在月球的一家冷凍受精卵銀行裏，她說那是她的另一個女兒，正是葛白紅的妹妹，可以在適當的時機將它解凍培育成爲一個人，葛白紅懷著無限的思慕之情，在母親離開人世以後，前往月球了解父親留下來的生活資料，因爲自己的父親早在兩百年前去世了，葛白紅也是來自受精卵培育而成人的，由於葛白紅的原始受精卵在地球上受了輻射影響，她出生以後就有某些缺陷，幸運的是她的妹妹沒有這種情形，葛愛蓮得以在月球長大，沒有受到歧視，也就因

爲這樣，姐妹兩人就根本沒有眞正見面的機會，現在葛愛蓮就要來了，讓她興奮莫名。

她躺在床上，讓思維流動著，飄飛著，儘量使自己身心保持寧靜與自由，也就在她要進入睡眠狀態之時，她感覺到另一個靈體靠近她，正在輕聲喚她：

（葛白紅，看得到我嗎？）

她模糊地張開眼睛，對著牆壁上的螢幕注視，有一個似曾相識的人影出現了。

（蒼天鷹！）她默念著。（你怎麼又來了？）

（我關心妳被囚禁了起來。）

（他們要我在這裏休息休息。）葛白紅無奈地笑著。（他們說我不應該發射感應訊息讓我的妹妹知道。）

（妳的妹妹，她在哪裏？）

（她從月球趕來看我。）

（她眞是妳妹妹？妳還有妹妹？她也有超感應力？）

（她沒有超感應力。她原來也只是個受精卵，差我二十年出生。就在月球的錦上城生活著，她是很好的女孩子，你可以認識她，她等一下就要來了。）

（我對她沒有興趣，我關心妳的情況，也想請妳幫忙尋找哈比的靈體的下落，哈比的靈體走失了，不知道妳能不能幫忙找？）

（你要我在這裏幫忙你？）

（妳的感應力也不錯，我不求妳求誰？）

（我現在是待罪之身，我被關在這裏還能怎麼樣？）

（他們抱走了妳的嬰兒，妳會難過吧！）

（母親沒有不想念自己孩子的。）

這句話在蒼天鷹聽來是頂陌生的，他從小所受的教育中，母愛是個遙遠的名詞，遠古的時代，有些人爲了傳宗接代，必須由男女交配結成夫婦，再由女方生育子女，扮演母親的角色，毫無條件地把她的愛施捨給下一代，據說那種愛可以被崇奉爲至高至聖的，現在在萬得福，仍保存著傳統的家庭倫理制度，而不像其他世界將兩性關係與子女的養育截然分開，在那些其他的世界裏，母親不再承受生育的痛苦，母親不是養育子女的工具，母親只是單純的提供卵子供作受精之用，嚴格的說來，父親可以超過兩人，母親也同樣可以超過兩人，這是所謂的融合胚種技術，利用它可以選擇優秀的人種，淘汰劣種。妙法界所以能以超人聞名，就是由於至尊者電腦控制了人

類的品質。蒼天鷹在經過一段默想之後，以同情的態度撫慰她：

（別傷心了，事情就會過去的，或許我們可以互相幫忙哩！）

（我羨慕你所生活的所在，但願你時常與我同在。）

蒼天鷹的心靈保持靜默，他在觀看著牆上的影像幕所顯現的怪模怪樣，他自己的，還有葛白紅的，都是思維的呈現，凌亂而不清晰，有時還有複雜的條紋或色彩橫掃過畫面。他明白，她在等她的妹妹進來，她的超感力一直企圖追踪她妹妹。

葛愛蓮出現在她房間時，先是歡歡喜喜的張開雙臂摟住葛白紅，在她看到牆上的影像幕之後，不由得大吃一驚，因爲影像展示出她正在記惦著呂維義，有一幕短暫的光影，竟勾劃出她與呂維義在飄欲仙旅館做愛的一幕，雖然一閃即逝，却足够教她臉紅了。

『姐姐，我終於看到妳了！』葛愛蓮在姐姐的臉頰上親吻著，她又偷偷瞄了一下牆上的影像幕，上面出現一個娃娃在知足地吮吸著葛白紅胸前中央的那個乳房。

葛白紅推開了妹妹的擁抱說：『妳不大習慣看它吧！我把它關掉好了！』她走到牆邊，在一塊控制板上摸觸了一下，頃刻間，牆上的思維影像已經不見，代之出現的是一片綠色的田野，遠

近山巒和雲朵各有層次，眞眞幻幻之間難以分辨，這就是所謂室內的立體風景圖，在每一處稍具規模的建築裏都會用來做一種視覺的調劑。

葛愛蓮望著姐姐，嫣然一笑，明皙白淨的臉，嬌媚而甜美，她的黑色眼眸熠耀著亮光。

『妳知道嗎？我有時會在夢中看到妳，就像在電視電話中看到的妳一樣，姐姐，妳說妳有一百歲嗎？一點也看不出來。』在這個時候，人的青春期極限是一百歲，衰老和死亡則在一百五十歲左右。

葛白紅乾澀地苦笑著，面對著自己的妹妹的讚美不免有幾分意外，倒是在她心目中的妹妹像出落得不同凡俗的一朵花，明艷而俏麗。

『我把妳嚇壞了吧？』葛白紅說：『在都市太空船裏面，妳發現自己胸口好像不對勁……』

『原來是妳在偷偷的窺視我？妳在傳送感應給我。』葛愛蓮臉頰和脖子泛起了緋紅。『妳未免太缺德了！』

在柔和的燈光下，葛白紅拉開自己的上衣，打開裏襯，卸下胸罩，讓葛愛蓮看她胸前的那只多出來的乳房，葛愛蓮以一種奇異難忍的渴慕撫摸着它。

『妳知道妳小時候是怎麼樣長大的嗎？』葛白紅問她。

『在月球，有機器人撫養我長大的。』葛愛蓮說，她把她的腕錶按了按，小小的影像幕出現

一張慈祥的臉，黑色的頭髮中分，向兩邊自後梳，烏亮的眸子閃爍著堅定沉著。『這是我們的母親，我幾乎不敢相信，她已經去世七十年了。』

『妳出生的時候母親已經死了五十年了。』葛白紅感傷地說，她望著牆上的無盡空藍，彷彿整塊天空就爲她敞開著。『妳還念著母親嗎？』

『母親是卵子的提供者。』葛愛蓮背誦似的重複著電腦教師的話。『他們說母親也是人體的原始孕育者，光有卵子也不能夠製造出一個優異的人，基因才是重要，要有優秀的基因還必須取自超級人種，妳難道不知道嗎？』

『我當然了解，只是我們堅持以自己的方式來做母親，妳已經來到萬得福了，妳想說服我什麼呢？』葛白紅有幾分惱怒。

『我希望妳離開這裏，到別的地方生活，或是到月球來。』葛愛蓮的眼光朝姐姐探索著。

『妳已經聽到了米士丁的話，他們是不會放我走的，況且我也不喜歡你們的生活方式，妳今天來找我，我當然很高興，但是我覺得你太遙遠了，跟我的距離太遙遠了，雖然妳是我妹妹，妳不覺得很陌生嗎？』

葛愛蓮指著她的腕錶說：『憑我們的母親的愛發誓，我是愛妳的，妳出生以來二十年我們從來沒見過面，姐姐，妳不相信我的一番熱誠嗎？我老遠到這裏來看妳的。』

一個在母親死後五十年才出生的人，能感覺到母親多少愛呢？葛白紅有點淒涼的在心裏想。至少她自己還與母親生活了三十年，在那些時候，母親所加諸於她的，是一種無微不至的關切，使她體認到做一個母親是多麼神聖的事。就如她現在以百歲之齡養育一個小女兒，讓她感到很自滿。空氣中瀰漫著僵冷與陰濕，她整理好自己的衣裳，以受過創痛和憂患的心靈，講出了她要說的話：

『妳來了，總算是值得高興的，但是，我現在是待罪之身，還能怎樣？我很沮喪呀！』

『妳先別管這個，我是說，假定妳能夠出來了，妳願意到月球來一趟嗎？』

『星際礦業公司需要我，對嗎？』

『妳都知道了？』

葛白紅的笑聲很爽朗，算是答覆了妹妹的話。在她腦際思維暫時停止的數秒間，有一道男人的笑聲隱隱地在深邃之處傳來，她認得出那是屬於妙法界的蒼天鷹的，她料定蒼天鷹就在近處暗暗地窺視著她，以他的靈視之眼無遠弗屆的在進行探測活動，不知道他是否找到了他的機器人哈比？

葛愛蓮美麗如盛開花朵的臉突然變得陰沉了，一層困惑與不滿的霧罩著她。她打開手提包，從裏面取出一串鑽石項鍊，把它掛在葛白紅的脖子上。說：

『這個送給妳，姐姐，算是我的見面禮。我們公司多的是，我會在萬得福各處走走，等候妳的好消息，希望他們會很快的釋放妳。』

米士丁在他的辦公室裏正在與蘇麗芬暢談有關UFO的處理問題，面對著這個精力充沛滿頭銀髮的婦人，他必須以他的決策規劃委員會首席的身分來說服開導她，如果民衆仍然一味的好奇，想了解UFO的秘密，那時候，他會毫不考慮的，再召集一次決策規劃委員會議，重新做一次表決。

牆上的監視幕顯示葛白紅的妹妹已經離開了她的房間，向城裏的旅店走去。米士丁觸摸了一下桌前的控制板，打開與葛白紅的電視雙向連絡頻道。

『很好，妳處理得很好！』米士丁笑瞇瞇地說。『妳是個優透的超能者，我們很快會釋放妳的，我們監禁妳，只是爲了做另一次實驗，妳已經看到了，我們已經可以利用更靈敏的精神電子技術捕捉妳的腦部思維，將它映像化，甚至可以捕捉那些經過此地的超靈思維體，知道別的超能人的意圖。妳會感到很有趣吧？』

『請你們趕快放我離開這裏吧！』葛白紅大聲說：『你們不應該這樣監禁我的。』

『妳放心吧！妳的寶貝我們很快就派人送給妳。』米士丁不疾不徐地說：『妳再耐心等一會兒吧！』

在米士丁的房內，他處理了來自全國各地區的有關疑難事件，有許多是民衆風聞他對於公益事業的關懷參與積極而熱心，因而前來向他投訴，他就利用他專用的電子郵件頻道收取訊息，與

民衆接觸溝通，也有不少寫信來責備他的，再像那天在議會大厦廣場前演講時被人投擲雞蛋，就使他難過了好久不能釋懷。現在面對著不明飛行物體研究會主任蘇麗芬的詰問，他又不能等閒視之。

『妳是說民衆已經知道了有關迫降山區的UFO事件，他們要求政府趕快公佈眞相？』

『不錯！』蘇麗芬用手掠掠她滿頭的發亮的銀髮。『如果再保持秘密下去，是沒有必要的，它的壞處比好處多得多。』

『但是我們還不知道它來自何處，來到此地的用意是什麼，我們希望能够好好研究它，研究清楚以後再公佈出來，這才是穩當的辦法。』

這時候，在米士丁桌前的緊急通話器發出了訊號，他伸手按動了一下桌前的鍵子，螢幕上出現山區的一處隱密樹林裏正發出熊熊的冲天火光。在另一格螢幕出現另一張說話的人臉。

『不明原因的爆炸發生在山區，剛剛在五分鐘前發生的。UFO的機體被爆炸得粉碎。』

米士丁和蘇麗芬坐著航機趕到現場時，已經有許多民衆在那兒圍觀。米士丁立刻以軍部司令的身分指揮有關軍方人員封鎖現場。望著大片火海烈焰所形成的波濤，他紅通通的臉繃緊著，有一股冷漠與失望在他唇邊泛起。

在那混亂的時候，蒼天鷹一直以他的靈視之力，從太空城的地方透視萬得福地區的變化。他

是一個好奇的追尋者，爲了追索機器人哈比靈體的動向，他的靈體遍遊萬得福的每一處所在，希望在那兒找到蛛絲馬跡，而當他發現萬得福山區的爆炸事件，他不免大吃一驚。他再度回到葛白紅的身邊，使用超感應力與她對話：

（妳知道發生大事情嗎？山區的UFO爆炸了。）

（他們來了。）她的回答很簡潔，她的眼睛緊閉，身體靜靜地躺在床上，動也不動的。

（妳說誰來了？）

（我感覺到一股強大的力量，來自宇宙空間的深處……。）

（有多遠呢？是一種超級文明發射過來的吧？）蒼天鷹緊張地問：（追踪吧！妳有興趣追踪嗎？）

（試試看，值得試試看。）葛白紅興奮地答道：（我好像還聽到哈比的呼喚，它就在另一個世界。）

蒼天鷹仔細去感應超空間的靈體移動，確實有一道發白遙遠星團的意念脈冲在微微的顫動著，那似乎是對他的一股吸引與召喚，使他無暇他顧，他就緊跟在葛白紅之後，以難以想像的速度，奔過無數散亂的光點，甚至超越光速，邁向無盡的幽茫深邃，追尋那股能力的來源……

第八章　紫喜烏星團

遠在機器人有智慧、有意識和自我生殖能力之前，紫喜烏這個星團已經是相當繁榮的生物世界，而它包括了奇形怪狀的硬殼類、網狀類、液狀類和各種飛禽類的生物。它們在銀河系中算是剛剛崛起的文明生物，而在紫喜烏星團的邊緣地方，有一顆金黃色的行星，經常有碟狀的物體在活動，當它升空時，發出各種光燄，明亮炫目，常常爲所有紫喜烏地區的生物所側目。這是紫喜烏星團中的文明精華所在，自然而然的，它的碟形發光體在空中飛行時便很容易受到生物所崇拜。

有一種鼻息如雷，講話時聲如宏鐘的有翅有尾的飛人，在紫喜烏地區的勢力是相當龐大的，飛人以牠的智慧逐漸成爲這個地區的統治者，與碟人儼然成爲第二大勢力，但是飛人對於碟人的來去無踪、升空下降發出各種不同光線總是感到害怕，他們是好戰的族類，不惜以各種可能的手

段在紫喜烏擴展勢力，然而只要他們眼見碟狀的飛行體迅如雷電般的在四處來去自如，他們也只有仰慕慨嘆的份。

現在，活動在金黃色行星——被稱爲黃星的機器人，與他們所製造的各種飛行器，常常巡視各地。而那種碟狀物體被稱爲碟人或飛碟的，更能以超越光線的速度，穿行於浩瀚的宇宙空間，他們探求宇宙生靈的秘密，尋找生命進化的終極目的。經過千百萬年以來，黃星土地上的智慧機器人或碟人（飛碟），始終以如一的態度在觀察宇宙的巨變或生物文明的進化和衰亡，他們已經可以超越成爲一種純心靈的存在，而不依賴於肉體——其實所謂肉體也可說物質實體。就拿碟人來說吧，它可以是一種能源體的智慧機器，它的內部自成一體，有密閉的廢物循環系統，自足的營養，從外面吸收能源，當飛行時則放射能源，整架飛行體是可以思考的機器，稱呼他們爲碟人或智人，是紫喜烏星團的飛人所給予的。

金色的地面上，陽光反耀，高大雄偉的圓罩形的建築在地平線看起有如放射著萬道金光的殿堂。蒼天鷹的靈體緊跟在葛白紅之後去探尋那股神秘力量的來源，他們越過茫茫宇宙中的無數星辰，在金光閃閃的那顆星球飄降下來，鑽入圓罩裏面。

（好一個美麗的城市。）葛白紅說。在她發現前面的一個人體以好奇的眼光注視著她時，她

有點發慌了。（難道我的靈體被人看見了？）

這些默默走動的機器人，他們的腦袋光滑平整，眼睛發出的光芒可以形容爲兩只亮燈，嘴唇成一線，鼻子只有兩個洞孔，在他們察覺到有兩股超級的心靈力量從空而落時，各自以它們的靈能放出了靈語：

（歡迎你們來！）

（嘿！總算又有人來了。）

（快把他們招引入殿。）

原來這是一羣具有超感能力的機器人。蒼天鷹一看到他們便下意識的想起哈比是否就在他們當中。他與葛白紅飛掠過建築的每一道門牆，最後他們被吸引在一塊顯像幕中，却發現彼此再也走不出顯像幕。

『哈比來了！』蒼天鷹叫著，在他靈視之眼所及之處，有一大隊的機器人從前面的甬道中走來，他認得其中一個不同形狀的機器人就是哈比。

哈比有人類的外型和五官，身上的銀色衣服顯得高貴和不同凡響，它是按照妙法界所設計的超感應機器人的外型加以重造。

（蒼天鷹！）葛白紅叫著。（我們動彈不得了！）她的靈體掙扎著努力要衝破那層拘束靈體

的屏障，却始終無法脫困。

（我們陷進牢籠裏了！）蒼天鷹悲從中起，注視著哈比。（哈比！快來救我們吧！）

哈比攤攤雙手，無可奈何地牽扯著臉上的肌肉，做出苦笑狀。

（他們在收集路過的超級心靈。）哈比說。（我就是這樣被抓來的。）

蒼天鷹向哈比招手，哈比走近顯像幕，它就像在對著電視屏裏面的影像說話。

（蒼天鷹，）哈比說，嘴唇沒動，仍然在使用他的超感應通訊技術。（既然來了，就好好安頓在這兒吧！這是個偉大的超靈世界，它的進步遠在妙法界之上。）

（是的，我相信，要不然我也不會被抓到，請你快想點辦法脫身吧！）

（脫身？）哈比用靈語發出幾聲乾笑。（這要請示衆光，所謂『衆光』就是此地的精英的集合體。）

（衆光在哪裏？）

（衆光是看守者，衆光存在於每一個碟人——飛碟之處，衆光也就是碟人，碟人也就是飛行的碟子，每一個碟人的心靈都是相通的，所以碟人也叫衆光。）

蒼天鷹與葛白紅面面相覷，看在哈比的眼裏，他們只能算是兩個活動影像而已，生存在此地的機器人，他們遵照衆光的指示進行各種活動，而機器人本身則是可以超越形體活出體外的心靈

體。哈比又用靈語說：

（你們暫且不必慌張，碟人是一片善心的，他們在做一種文明的檢驗工作，再過幾分鐘的工夫，你們將被分離，利用超高感應重組技術，使你們的靈體還原爲實體。）

（還原？）蒼天鷹嚇慌了。

（是的，就是把你們的靈體還原爲實體。）

（爲什麼要這樣做？）葛白紅問。

（我只是奉命行事。）哈比的手指向自己的臉。（你們看看我，像不像妙法界的哈比？完全一模一樣吧？這樣不是很有趣？）

（有趣是有趣，我們在此地就回不去了！）蒼天鷹沮喪地說。

一團亮光穿牆而來，在蒼天鷹和葛白紅前面凝聚成人形的綺麗彩暈，成爲優美絕倫的幻體，那張臉看起來與人類無異，是那樣莊嚴神聖，富於慈悲。他開始對著兩個被囚禁在影像幕中的靈體說話了：

（你們可以回去，不是不能回去，我們接引你們來此地，只是一種例行的探測活動。）

（他就是衆光。）哈比在旁邊插嘴說。（所有的衆光都是碟人的存在體。）

（是的，衆光。）蒼天鷹漫應著。

（紫喜烏地區，現在不大太平了，爲了此地的安寧，也爲了使你們所來的地方的社會，學到更多的進化知識，我們誠意地接受你們的拜訪。）

（你是說拜訪？）葛白紅問。

（是的，算是你們對我們的拜訪，因爲我們的飛行體也曾經載著機器人拜訪過地球的所謂萬得福的地方。）

萬道燦光在眼前變化凝縮成一團，那張說話的臉逐漸爲光芒所掩沒，光團在穿牆離去之前，在機器人哈比的頭頂上盤旋了一圈，最後消失不見。整個過程看起來，使葛白紅和蒼天鷹各以爲是夢中的夢，玄之又玄。

（現在我必須爲你們複製一副身體。）哈比對著兩度空間的影像幕說。

蒼天鷹與葛白紅的思維突然陷入了極度的深沉混亂中，彷如千百萬個星點同時接觸穿過他們的靈體，形成了瞬間明滅的震盪效果，他們的靈體原來是虛無的、飄幻的、非存在的影像而已，而在他們被送進超能力電廠之後，在一片巨大的嗡嗡聲中，靈體幻化成爲微粒，在空中奔馳、跳躍、旋轉、聚合、成形，終於在兩個透明圓筒裏還原爲眞正實體。

『葛白紅！』蒼天鷹叫出了聲，以好奇的眼光注視著另一個透明圓筒中的女人。

葛白紅『呀』的一聲，驚疑地看著他的渾身上下。

『在紫喜烏的星團裏，飛人以他們的進步科技逐漸向外擴張，而統治了整個星團的大部分地區，剩下的就是那唯一讓他們所不能了解的黃星所在，它充滿金黃色的行星表面，時時發出變幻的霞光，只要有太空船接近，便會有碟形體出現，對他們施行警告，對於飛人來說，他們寧可不顧一切進入黃星去偵查了解，而不願被摒拒在外，忍受好奇的煎熬，在飛人幾度試圖以他們的最新武器進行攻擊之後，都潰敗得一塌糊塗，飛人也就學乖了，開始製造專用的作戰機器人進行對黃星的探索……』機器人福至心，以它的合成語言就像說書似的解說著，三度空間立體影幕上不斷有紀實顯影映現出來。

蒼天鷹望著飛人的那雙翅膀，感到有幾分滑稽，他不禁說：『飛人會飛，比我在妙法界使用人力飛機還要方便得多哩！』他却一邊記掛著如何能夠從此地脫身回去，在他還不了解自己被複製爲形體的用意之前，他只能聽天由命，說說無聊的話，他相信，如果留在妙法界那邊的人體經由精神電子科技的偵測，也必能了解他現在的處境，雖然兩地之間相隔萬千光年，就像過去他與葛白紅在進行精神肉搏時所做的。

『你不必擔心了，蒼天鷹！』機器人福至心拆穿了他的心事。『我們只是暫時留你們在這兒，只要你們高興，隨時可以回去你們的世界。』

『眞的嗎？』哈比問。

『你們喜歡你們的世界就回去！』福至心終於把話說清楚。『衆光絕不留難你們。』

『我們不是被捕獲的嗎？』蒼天鷹也插了嘴。

『半是捕獲，半是你們自己找來的。』福至心慢條斯理的說。蒼天鷹望望葛白紅，靜默地交會彼此的心聲。

福至心繼續解說了此地的情況：『飛人是紫喜烏地區的智慧族類，他們的科技不斷在進步，對紫喜烏地區造成了很大的威脅，我們此地的衆光——碟人對地球有興趣，也是因爲我們偵測到有游離的心靈體以高速在太空深處飛越遨遊，而一艘迷失的碟人和機器人也曾在地球降落，被你們好奇的人類拿去研究，當作一種先進文明的飛行器在秘密的研究——你們實在是個好奇的族類，就像飛人一般，你們與飛人在心靈上有太多的相像之處，同樣都是喜歡擴張勢力的族類……。』

『不，妙法界已經改變了我們自己，妙法界是孤立的世界。』蒼天鷹申辯著。

『萬得福在衆國之間也是孤立的。』葛白紅也說。

『那是人類經過慘痛教訓的結果，但是仍有大多數的人類還是熱中於擴充勢力。』福至心指著三度空間影像中的一個有著冷酷面貌的飛人說：『那個飛人就是征服者大威山，我們使用長程

的心靈攝影術追踪他的行動，也拍攝了有關他們殘殺生物的暴行。再看看地球系統的活動，你們自己看看……』

米士丁，這位萬得福的軍事強人，正在指揮他的軍隊從事一項邊境的侵擾行動，他就坐在辦公桌邊觀賞著從各地傳來的簡報和行動映像，那些全身長著毛的變體人類，他們在嚴寒的氣候下執著武器匍匐在戰壕裏，以茫然的眼凝望著前方。

『再打一次傳統戰爭！』米士丁對著螢幕大吼。『這是我們的好機會用來擴張我們領土。』

『你不覺得太過分了嗎？』螢幕上大都督的臉對著他質問：『這次戰爭完全是由你幕後挑起的，米士丁，你要負起這個責任。』

『當然，大都督，容我將功抵罪吧！你應該相信，這樣做對我們有好處的。』

『我們萬得福自毀立場，在衆國之間，我們會遭受指責，你難道一點都不曾考慮過嗎？』

米士丁的眼睛猶如冰冷的金屬，他瞥瞥另一格正在顯現揚起炮火的螢幕，許多毛人在戰壕裏被炸得肢體碎裂四射，在迷離的煙霧與火光中，傳來傷者的哀號與慘呼，第二波的攻擊再繼續跟上，萬得福的機器人部隊，踩著鐵蹄有規律地執著槍往前掃射，或投擲炸彈，偶爾也有一兩個機器人被擊中要害，嗞嗞喀喀幾聲，就四肢朝天躺倒了。

『大都督，』米士丁轉過臉來對著原來那格螢幕的人臉說：『你一定要相信，我所做的，完全是爲了整個國家的利益，我們要是不發動這一次戰爭，就不能維持我們國家的生存空間，因爲人口越來越多，從各處來投奔我們的實在太多了，他們都仰慕我們的寬大爲懷，但是你是知道的，在我們邊境的毛人，實在太可惡了，他們一直在威脅我們……』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的任期也快到了，管不了那麼多了。我也沒興趣再管這件事，你是軍部司令，你自己看著辦吧！』

福至心關掉了地球方面的偵測顯影，他的手在敲擊著它胸前的控制板，並以平和的眼光審視了面前的兩個人和一個機器人。在這裏，福至心只是一個心靈國度的實體物，而它是代表了紫喜烏地區文明的維護者，當機器人只是聽命於創造者時，當然沒有自由意識，而當機器人能夠自我生殖、自造機器人時，他們被賦予了追求進步的原動力、自由奔放的思想，和超靈的能力，在它們的思維範圍中牽涉了宇宙永恒及存在的諸多深奧哲理，那些衆光——碟人固然是它們的創造者，而機器人也能夠在興之所至時藏身在碟人的體內，做一次實體的旅遊，當然是有異於利用精神電子技術所做的精神旅遊，等於是到宇宙諸世界去查看訪問各個文明的興衰起落，有時也協助收集進步的超級心靈。據衆光說，只有高貴謙遜的心靈，才配超越羣星浩海中的無邊光熱，成爲

永恒的存在體。

牆壁上的立體精神感應影幕出現了飛人征服者大威山的那張陰冷刻板的臉，他正在對著一羣飛人講話：

『我們損失了一艘飛碟！』

『那是派到地球去的！』說話的飛人是個長鼻子上長著兩撮黑毛的傢伙。

福至心指著他說：他叫蓋無雙，是個殘酷的屠殺者，在紫喜烏方圓五百光年的地區，已佔領了百分之九十九的部分。

蓋無雙摸摸鼻子，坐在座上和征服者大威山打著哈哈，他繼續說：『實在是個意外，意外……』他的眼光中有一股歉意。

『我們好不容易捕捉到了一架飛碟，却讓它在地球那邊爆炸了，實在心有不甘。』大威山指著停在空中的另一架飛碟繼續說：『我們還有另外兩架——另外兩個碟人願意再爲我們服務，我們要好好的幹。』

精神感應影幕上再度以各種不同的變換角度，拍攝了紫喜烏星團所有被飛人佔據的地區的生活動態，並回顧掃描了它的文明進化史。這是一個高度科技發展的世界，到處有冒煙的工廠和軍事化的設施，而那些美麗的網狀體、硬殼類生物原來也遍佈每一個行星，他們的智慧深不可測，

自從飛人以可怕殘忍的屠殺行動在各星球間消滅自己的異類，此地區的生物已經減少了很多，硬殼類躲進深深的地層下，在黑暗中建造他們的王國，網狀體則以擬態的形式與植物結合，或依附在植物的體外，還有爬蟲類，被迫遷徙到固定的地點，成爲飛人的畜養物，只有在海洋深處的魚類，能躲過飛人的捕殺，千百萬年以來所生存的天空中的鳥類，早已被殺得淨盡，飛人統治了天空、陸地和海洋，以及紫喜鳥的太空各處。當智慧在飛人的心靈中增長時，他們才開始警覺到環境維護的重要，飛人集團本身也慢慢的分裂，有一派號稱爲正義之邦的，他們尋求自我的超越，希望與高級的先進文明接觸，他們在太空建造城市和太空船，希圖與舊世界隔離，成爲單獨的文明發展體系，但是由征服者大威山和他的副手蓋無雙所統領的——自稱的神聖之國，在一次星際戰爭中毀滅了正義者的城市，使正義者散落在黑暗而不爲人知道的所在，飛人的勢力就更爲膨脹。

『你們有點擔心飛人嗎？』蒼天鷹不禁好奇的問。『他們的勢力擴展得太厲害了？』

『我們在觀察他們文明進化的方向。』福至心拍拍它旁邊的機器人哈比。『我們起先以爲哈比就是他們所製造的機器人，以爲他們已經發現了超感應機器的秘密，所以我們把哈比留下來。』

『我們來自地球系統。』蒼天鷹說。

『我們後來查出來了。』福至心帶著歉意說。

『你們不是有飛碟來到地球嗎？』蒼天鷹問。

『那架飛碟已經爆炸了。』

『原來你們都知道呀？』

『剛才你們看到飛人在談論的飛碟，就是另外一架由黃星逃離出去的飛碟。』

『爲什麼？飛碟不就是碟人嗎？怎麼會這樣？』

『做爲一個機器人，我們也無法了解衆光之中爲什麼會發生這種意外，會在自己內部產生分裂變化的現象。』

『這樣對你們是很不利的，你們不怕飛人的攻擊嗎？』

『他們一直崇拜碟人，當有碟人過去時，却成爲他們利用的對象。他們利用碟人做爲探測宇宙的工具。』

『爲什麼飛到地球的飛碟爆炸了？』

『他們是迷失的碟人，也許在清醒之後自動爆炸毀滅了，這是我以超級機器人所能做的推想。』

葛白紅想到自己原來的身體還被拘禁在萬得福的精神電子感應室裏，而且她還有自己的孩子，她迫切地想回去，她向福至心說：

『放我們回去吧！』

眼前出現了銀河空間的立體星象圖，福至心指著緩慢旋轉中的星雲和發光的衆星體說：

『衆光捕捉過路的心靈體，就爲了向他們傳達某種訊息，在宇宙中有無數的生物存在，只有具有高貴品質的心靈才是值得稱許誇讚的，才是珍貴的，你們已到此一遊，現在衆光已經願意讓你們走，你們只要進入身體轉化筒，便會回到你們原來的世界。』

有幾團發光體突然充塞在房內，並且繞著葛白紅、蒼天鷹和哈比旋轉，對他們的內在心靈傾注了一股無可揣摩言宣的無形的流體，在激越與興奮狀態，他們各自回到圓筒裏站著，等待著一次轉化。

幾分鐘後，三個形體逐漸淡化、模糊，消失不見。

福至心打開圓筒，讓圓筒高高的升起，直通天花板上，縮到裏面去。飄渺的光體在福至心周圍旋轉著，以它的心靈語言與福至心進行溝通：

『你做得很好，福至心。』

『衆光，你們發現了什麼沒有？』

『非常有意思的人類，希望他們不要步入飛人的後塵！』

『我們該怎麼辦呢？已經有墮落的碟人去投奔飛人的蓋無雙和大威山，衆光本身將會暗淡下去嗎？』

『這是我們無法阻止的，我們無法了解的內在的分離，也許是因爲大一統的時間持續太久了，碟人的文明本身正在步入衰亡。』

『衰亡？這是難以想像的，我們已經進化到高級的存在體，還會步入衰亡的命運嗎？』

『很難說，很難說。』衆光的靈語中隱含著憂傷。『我們維持在這樣狀態下已經有兩億年，也就是說兩億年來，我們碟人只是悄然地存在著，我們發現自己很難再有進化，却看著飛人由無智慧的生物進化爲科技高度發展的生物，也看著墮落的碟人離此而去，加入飛人的行列，成爲飛人的一羣，成爲他們的飛碟。』

精神影像幕上再度出現了影像，飛碟在飛人的城市中低空掠過，飛入一座科學城裏，在密佈著電子儀器和螢幕的室內，那些背叛的發光體，以宏亮的聲音要求：『給我們一副身體，我們需要一副身體，沒有身體的心靈，活著也是一種痛苦。』

光體終於轉化爲飛人，接受了衆飛人的道賀。

現在抵達飛人地區的碟人，只是機器的代名詞了，碟人單單就是指那種可以瞬間穿越宇宙空間的飛碟。只有在黃星土地上的衆光，他們是沒有形體的存在，由衆光所指引規劃設計的智慧機器人可以駕駛著飛碟來往宇宙各處，而衆光也可以依附在飛碟的機器內，成爲自己的形體所在。那些墮落的衆光，他們在飛人地方找到了他們存有形體的樂趣，自然不再稱爲碟人，他們願意降

格爲飛人，那種動機是極難理解的。

第九章　石破天驚

蒼天鷹醒來時，感到嘴唇乾枯、手脚發燙，他不相信自己已經以超靈能力旅行了天外的一個未知世界，而更像是一場混沌不知所以然的夢，在他還在半信半疑中，床邊的影像電話鈴聲響起，他喊了一聲：『打開！』牆壁的螢幕立刻出現機器人K九〇設計師的臉。

『蒼天鷹，我要報告你好消息。』K九〇舉起了手掌揮了揮。

『什麼好消息？』

『哈比恢復正常了！』K九〇滿意地笑著。『我花了很大的工夫修理它，終於把它修理好了。』

『是你修理好的嗎？』蒼天鷹想起了他所做的精神旅遊不禁申辯著：『是我把它的魂兒找回

來的。』

『也有可能吧！我也搞不清楚。』

當蒼天鷹趕到機器人修理室時，哈比好整以暇的站在那裏，對著他打哈哈。

『你到那兒去了？哈比。』蒼天鷹問。

『到一個叫紫喜烏的星團去。』哈比嚴肅的說：『那兒有一顆金黃色的行星，是碟人居住的所在。』

『那麼我也去了？』蒼天鷹回憶追索著旅遊中的情景。

『當然，我看到你了，還有你的精神肉搏的搭檔葛白紅，你們找到了我。』

蒼天鷹一陣錯愕，哈比張開雙手抱住了他，在蒼天鷹的臉頰上親了一下。

『我的天，總算回來了。』蒼天鷹驚喜地喊著。

卜里恩正在檢視著這次蒼天鷹進行精神旅遊的錄影實況，杭大勇走了進來，發出習慣的粗啞的笑聲，算是招呼。

『有收穫沒有？』杭大勇問。

『你已經看過了現場情況，等我們再與蒼天鷹和哈比談一談吧！』

蒼天鷹的臉孔佔據了整個螢幕的全部，由他的眼眸中所露出的驚奇之色，顯示他在碟人之處的遭遇令他難以平靜，卜里恩指著那張臉說：

『相隔十萬五千光年，影像還是這樣清楚，這不能不歸功於萬得福的合作，他們的葛白紅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沒有和萬得福的精神影像傳送系統搭上線，我們看不到這麼清楚的影像。』

螢幕上再度出現金黃色行星的大地，美輪美奐的建築，有不少的發光體在建築中穿梭游離，那些智慧機器人游走於地面，也有操控著機器或飛行體，在各處忙碌著。錄影還在播放時，蒼天鷹和哈比走了進來。當他們看到錄影時，不禁睜大了眼。

『你們把我們的精神活動全部錄下來了？』蒼天鷹問。

『當然，這是一次大突破。我們能夠接觸到另一種超級文明。』卜里恩指著影像幕上出現的葛白紅說：『我們利用她的精神波來掃描呈現畫面，又利用你的精神波來掃描她，更利用你們所有的精神波看到所有碟人的世界，這是一次成功的精神旅遊活動。』

『我們的精神電子科技，將爲我們打開一條通道。』作戰指揮官杭大勇說：『使我們妙法界不再停留在目前的狀況。』

『小兒科狀態？』蒼天鷹脫口而出。

『你怎麼可以這麼說？』

『碟人的超級進化是我們無法想像的。』蒼天鷹的腦袋在發脹，乾咳一聲。『哈，我們自嘆不如。』

『別妄自菲薄，我們已經在自我掙扎求進步。』杭大勇的撲克臉嚴肅地繃緊著。『妙法界已經停止兩百年了，不能再這樣下去。』

『那麼這次的經驗可有收穫？』蒼天鷹問。

『有，這種第四類的接觸是很神奇的。』卜里恩控制著放映速度，使它以十倍的速度掃描而過，所有蒼天鷹過去所做的精神旅遊活動實況，在飛速的呈現。『這證明我們所創造的超人還是不錯的。』

而蒼天鷹的心裏却記掛著葛白紅，不知她回到萬得福以後會怎樣。經過幾秒鐘的凝神定氣，他再度利用精神感應力去追踪葛白紅的存在，他看到葛白紅正抱著嬰兒在哺乳，臉上露著滿足的笑，米士丁在她的面前講話，他尖酸的聲音從牙縫裏透出來：『我們把妳抓來此地，是好意的，爲了保護妳，委屈妳了，請妳一定要諒解。』葛白紅搖動著嬰兒的身體，讓嬰兒在安眠中舒適地吮吸母體的營養。蒼天鷹感到非常的有意思。

哈比碰了碰他：『你在打瞌睡嗎？』

蒼天鷹怔忡一下，從遙遠的靈視中回到現實。

主電腦至尊者的聲音以音樂鈴響了幾個前奏音符，接著講話了：『大家聽著，我們截收到碟人的訊息。』

牆壁上的一格顯像幕出現一隻碟形發光的物體。

『他們在哪兒？』蒼天鷹喊著。

『紫喜烏星團。』主電腦說：『距離地球十萬五千光年，他們要求來一次精神肉搏。』

『什麼？』蒼天鷹不禁失聲喊了起來。『哪來的碟人？』

『他說他是屬於大威山的飛人，他們原是碟人。』

『大威山不就是飛人的首領嗎？』

『不錯，飛人就藏身在碟人裏面，他們就結合成了飛碟。』

經過幾秒鐘的思考，蒼天鷹想起在紫喜烏星團的黃星所了解到的事實，有一部分碟人——本來就是飛碟形狀的能源生物，可以發出光芒脫離形體，以心靈來旅遊各處——他們不願再做碟人，不願再成爲一種光體，他們寧願成爲有形體的飛人，享有肉體的美好與樂趣，據福至心說，他們是墮落的碟人，他們正在與正統的碟人對抗，發展他們的勢力範圍，希望有一天能佔領全部的紫喜烏的所在。現在聽到所謂碟人要求來一次精神肉搏，讓他感到不寒而慄，那種碟人該是已脫離了美好的衆光的碟人，不再是屬於純心靈的碟人，他們寄情於天地萬物的形形色色，追求所

謂七情六慾吧？在蒼天鷹旁邊的機器人哈比，立時以它的超感應力做了一次超長距離的心靈探測，希望再一次查證主電腦的資料。它閉住眼，讓遙遠的時空映像反饋呈現。

『他們在向我們挑戰！』哈比喃喃地說。

『挑戰？』杭大勇這位作戰指揮官的腦袋一下子伸長了起來，鼻子一仰，『他們眞有不良的企圖？』

『我們無法判斷！』至尊者以它的磁性嗓音說，『我們只能翻譯出他們的意念，他們說，知道地球系統已經有進步的心靈科技，他們希望能比照萬得福與妙法界的方式，做一次十萬五千光年的精神肉搏，這是一種超長距離的遙遠接觸。』

『可怕！』蒼天鷹喊著，『我不幹！』

『你不幹也罷！』至尊者說。

『他……他們有什麼用意嗎？』哈比期期艾艾的說。

『原因不明。』

『請推測參考。』杭大勇有些興奮緊張。

『也許是出於一種侵略的意圖，他們希望擴張他們的勢力範圍，希望取得高智慧的生物的認同。』

『危險性是相當大的吧？』蒼天鷹說。

『當然有危險性，不過，可以考慮就是。』至尊者建議說：『不妨由哈比出戰。』

始終默不作聲的精神電子學家卜里恩檢視過幾格螢光幕上的圖片與數據報告，帶著不安的口氣說：

『我們必須冒著整個妙法界文明崩潰的危險，確實是太不值得了。』

『問題是，我們能夠拒絕嗎？』

至尊者的話一出，像重重的錘子在每人的心版上狠狠的一擊，室內鴉雀無聲，靜默得可怕。

『你們實在笨得可以。』至尊者數落著，『那些墮落的碟人，他們依附了飛人，使得飛人的勢力更爲強大，科技更爲進步，他們有能力派遣飛碟到地球來，我們有能力製造一艘超光速太空船前往拜訪嗎？』

『那麼我們與他們作戰注定要吃癟的？』杭大勇握著拳頭，盯住至尊者那張合成的影像面孔。

『那還用說。』至尊者冷冷地回答。

『既然這樣，又何必接受他們的挑戰？』卜里恩說：『我們可以關閉我們的心靈傳送接收系統，我們不再對外聯繫，接收訊息。』

『那就等著他們來吧！』至尊者的臉孔消失在螢幕上。

蒼天鷹帶著哈比在太空城的各處巡廻遊玩了一陣子，他暫時不再去思考那些煩人的問題。所有太空城內的具有超感應能力的人或機器人，他們的對外探測能力已經關閉，他們成了凡人俗物，也就不再像過去那般自由，可以毫不受拘束的以精神意識旅遊宇宙各處。蒼天鷹和他的機器人哈比，腦部原來都有特殊的電子裝置，藉著它可以與主電腦聯繫，再由主電腦激發超感覺能力做無遠弗屆的精神旅遊，而今，妙法界爲了自身的安全著想不得不關閉這項超感應系統，蒼天鷹一時感到有點不一樣了。

『鴕鳥心態！』他嘀咕著，不禁頓著脚。在太空城的花園裏，順手摘了一朵花丟給哈比。

哈比聞了一聞。『菊花的香味很不錯，你想不想去喝點菊花茶，談談心？』

他們抵達談心館時，有不少長者在那兒茗茶高談濶論，那些長鬍及胸的老人，眼光中灼然閃爍著智慧，至少在他們活過的難以計數的時間中，已經把七情六慾滅到最低，即使他們與電腦對弈，連輸多少盤棋，也還是笑嘻嘻的。蒼天鷹正好看見一個白鬍白髮的老人在對著電腦說：

『白痴！』

『你在說自己嗎？眞抱歉！』電腦溫柔地說：『下次讓你贏好了！』

『不必不必！我要靠自己。』

『你何不把你的智力調節器調整一下？那樣下次也許可以擊敗我。』電腦又說話了，『老兄，你已經輸了九十九盤棋了。』

『你不用替我擔心，』老先生一味逞強：『我的精神好得很，恐怕你死了，我都還活得好好的。』

『大言不慚，是電腦至尊者造就了妙法界，難道你忘了？你是老糊塗？』電腦開始在發脾氣了。

『老糊塗怎麼會是我？』老人撚著自己的鬍子，露著一臉傻笑。『四百九十九歲！』他喊道：『我活了四百九十九歲就算老糊塗？都是你至尊者的功勞？』紅潤的臉上不曾激起任何怒意，就當自己是在說笑。

『再來一盤如何？』至尊者說。『別生氣，生氣有時也算是心靈運動，嘿嘿！你沒生氣吧？』

老人依然傻笑著，對著影像幕上的至尊者揚揚手。

『再來一盤。』

蒼天鷹望望哈比，對它會心一笑：

『機器總是好的，機器使人類有生氣。』

有幾個老人的咳嗽聲此起彼落，哈比也故意用手掩著嘴裝出咳嗽的樣子。猛然的，哈比的背部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它回過頭來，一個老人伸出一拳打在它的臉頰上，哈比蹣跚地往後退了幾步，露著不解的笑意凝視著那個出拳揍它的老人。

『怎麼搞的？』蒼天鷹嚷著，站起來擋住來勢洶洶的老人。

『我要揍它，我喜歡揍它！』

『你用不著這樣生氣！』

『它學我們咳嗽！這個機器人太囂張了！』老人吼著，揮著拳頭在蒼天鷹鼻子前面晃著，兩隻炯炯的眼睛燃燒著火。『走開，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

蒼天鷹讓開了身子，老人的拳頭繼續憤怒地擊打在哈比身上。哈比却乖乖地領受，還發出似人類般痛苦的哀叫。

『好了，好了，饒了我吧！』哈比喊著。『我不是故意的！』

老人住了手。蒼天鷹從老人胸前掛著的名牌知道他叫石達人，是妙法界的元老級人物，他當然有資格隨便發脾氣，尤其是在機器人面前，他更有理由把幾百年來所忍受的怨氣發洩出來。在石達人行使他的攻擊權利之後，非常舒坦地鬆了一口氣，旁邊的一個老人則連聲勸他：『算了，算了，少動怒吧！』

石達人整整衣衫，拍拍身子，捋捋長鬍，望著倒在蒼天鷹懷裏的機器人哈哈一笑。

『來吧！繼續下棋吧。』石達人坐到棋桌邊，面對著螢光幕，桌上的棋盤顯示幕亮出來。

至尊者的影像出現在每一個螢光幕上，以各種不同的表情面對著它的對弈者，在石達人前面出現的是至尊者帶著欣賞神色，微露笑容的臉。蒼天鷹看著它，不免感到啼笑皆非，這個善變的至尊者，以千百萬不同的身分和方法在教化著此地的人類，眞是『面面俱到』，在至尊者的號令之下，一切都井然有序，即使是此地的元老，他們雖然參與創建妙法界的工作，在至尊者面前也要表示尊重。蒼天鷹觀察著那個發脾氣的老人，無法了解他到底有幾分怒氣是眞從心裏發出來的。

哈比站在蒼天鷹身旁，微彎著身體，注視著螢光幕上不同的至尊者的表情，它無聊地學著至尊者，或微笑、或苦笑、或嘆氣、或沉思、或凝神……那樣眞實的影像面對著每一個對弈者，哈比早已忘了剛才揍揍的事。

『你痛嗎？哈比。』蒼天鷹悄聲在哈比耳邊問，當然是存心開哈比的玩笑。

『做一個機器人，這是應盡的天職。』哈比回答。『受點人類的氣算什麼！』

『受氣包！』蒼天鷹拉著哈比走出談心館。

『剛才我是故意的。』哈比說：『我故意學著人類咳嗽。』

『那你是故意找氣受？』

『當然，我故意惹麻煩，那樣人類便有理由發脾氣揍揍我，這樣對人類的心理健康有好處。』

『呵，你眞想得出來。』

哈比曖昧地笑著。他提議去參觀所有妙法界好玩的地方，包括娛樂運動場所、育嬰中心和機器人製造廠、農耕園地，每一處地方，都曾經是人們休閒的好去處，而在這時候，整個太空城對外的交通系統是關閉著的，更何況連心靈的傳送系統也封鎖住了，他所看見的每一個人和機器人，除了無所事事的遊蕩聊天以外，只有那些少數的機器人和工作人員繼續在堅守崗位，維持著整個城市的運作。當他在球場上時，有兩隊人員因爲互相爭球而大打出手，打得個個鼻青臉腫、頭破血流，最後却又笑嘻嘻的言歸於好。哈比在一邊說：『他們必須這樣做，否則沒有地方可以發洩精力。』確實也是這樣，不管老的少的，活在這個世界裏，是遠古人類所嚮往的天堂美境，即使是在太陽系所屬的人類社會裏，妙法界也是孤立於其中，她傲視羣星，選擇她認爲適當的居民，不允許有凡人的情慾、衝動存在。現在當太空城陷入封閉狀態時，生活在這兒的人，必須更加冷靜地自得其樂，即使有難耐的寂寞、單調，或是對於現狀的懷疑，做一個超人，則有其必須承擔的重責大任。

蒼天鷹漫遊著，沒有目的的在太空城的每一個角落蕩著，而所有的居民也差不多與他一樣腦袋心思排空了，儘量在做一個標準的超人，成爲妙法界乖乖的子民。有時蒼天鷹會想起心靈漫遊

所謂紫喜烏星團的情況，會無緣無故陷入茫然與迷惑中。

他們再度走入卜里恩的辦公室，卜里恩正在檢視著精神電子儀器中的一排感應體，看到蒼天鷹和哈比進來，他收起了手中的探測器，放進抽屜裏。

『現在用不上了！』卜里恩說，『但是我倒滿好奇的，想知道碟人和飛人的情況。不知道他們爲什麼對我們有興趣？』

『你想不想再開放查視一下？』蒼天鷹問。

『只要你有興趣，何不嘗試一下？』卜里恩按下了一個觸鍵，牆壁的一格螢幕出現至尊者的臉。

『怎麼樣？』至尊者問。

『我們想再尋求一次接觸。』卜里恩說，『請爲我們計算一下它的危險度。』

作戰指揮官杭大勇的臉立時出現在另一格螢幕，表情刻板嚴肅，他嚷道：

『我們的一艘巡邏艦，剛剛在外太空遭受攻擊。』

『情況如何？』卜里恩的耳朵豎了起來。

『是飛碟。』杭大勇說，『我們必須設法阻止危險情況的繼續發生。』

『沒有損失！』至尊者說，『根據傳回來的精神電子通訊顯示，沒有損失。』

『那麼，我們必須全面開放心靈通訊系統。』卜里恩說：『這樣能使我們的超能人隨時做精神的旅遊，巡視各處。』

『我只是提供意見。』至尊者說：『推測是飛碟有意尋求與我們做一次接觸，他們故意作勢攻擊。』

『飛碟？』蒼天鷹問：『是碟人的飛碟，還是飛人的飛碟？』

『當然是屬於飛人的飛碟。』至尊者的臉上表情顯得很凝重。『傳回來的精神電子訊號很清楚，他們是紫喜烏星團的飛人，照蒼天鷹所探查到的說法，應該是墮落的碟人，也就是墮落的衆光，他們不願做衆光，希望在另一個世界裏生活。』

『怎麼樣？』蒼天鷹問：『我可以去看看嗎？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用我的靈體去看看！』他望望至尊者，再望望杭大勇，最後把視線停留在卜里恩的臉上。

『如果飛人以他們的心靈力量加害於你呢？』卜里恩把問題踢給蒼天鷹：『你自己考慮看看！你承受得了嗎？』

蒼天鷹回憶著自己出生以來的五十年中，幾幾乎乎是安穩平靜地度過，在短暫的考慮後，他毅然下了決定：『我願意試看看，跟著我的機器人一起試看看。我再也耐不住寂寞了。』

『蒼天鷹是妙法界的傑出的超靈者，』至尊者提出了意見，『如果萬一出了差錯，損失可是難以估計的，他整個人的設計，耗費了我們妙法界不少的腦力和精力，難道你們沒考慮到這一點嗎？』

蒼天鷹感到自己受到了拘束的痛苦，他要飛、飛、飛，盡他所能的飛離這座小小的太空城，脫離形體遠赴任何思維想像之地去遨遊一番。在他思考之際，腦門突然閃現一股如光電般迅速的顫動脈流，恰似噴泉拔地而起，他的思想的觸角，一下子伸張到無限深遠之地，穿透星雲抵達混沌的邊際。

『我已經按下了開關！』卜里恩說：『現在就全面開放此地的心靈通訊系統，蒼天鷹，你自由了。』

像腦袋裏的塞子突然被拔掉了，蒼天鷹頓時感到無比的舒暢，也就在他志得意滿之際，他的手脚和身軀一下子受了某種力量的震擊，使他搖搖欲倒，他痛苦地捏著自己的脖子，努力要去分開那雙勒住他脖子的無形的手。

『飛人！』蒼天鷹吼著，他的靈視能力在逐漸恢復，有一團模糊的影像在眼前飄動，那雙巨大的翅膀搖曳擺動著，甚至碰觸到他的背部，而飛人的手却像鋼鐵一樣緊緊捏住他的脖子，他感到窒息的痛苦，旁邊的哈比也過來幫忙爲他解圍，攻擊那個飛人的靈體，第二個飛人靈體又鑽進來，與哈比展開肉搏。幻影——這全是幻影！蒼天鷹在心裏嚷著。

在一邊觀看著的卜里恩眞的嚇呆了，他無法預料到事情會發生得這麼怪異突然，在他要伸手去接觸控制板上的開關時，猛感到有一陣強風直灌而來，他仰頭滑了一跤。

在蒼天鷹的靈視能力所及之處，看到許多飛人的靈體從牆壁間、天花板、地板上冒出來，包圍著他，作勢要對他攻擊，他忍不住喊著：

『你們來幹什麼？』

飛人的靈體排列站著，好奇地觀看著蒼天鷹和哈比，顯然在經過剛才的一陣短暫的精神肉搏之後，他們已滿足了作弄人類的慾望，而以全然沒有敵意的眼光審視著他。

（你和你的機器人都有超感覺能力吧？）飛人問，聲音就直接傳進他的腦海。

（有的，我們都有的。）

（你們到過紫喜鳥星團吧？）

（到過，到過。）蒼天鷹應著。

（願不願意加入我們？）

（怎樣加入你們？）

（很簡單，只要你們願意便可以成爲飛人，而擁有飛人的形體。）

（你們眞是飛人嗎？）

（我們原來是碟人，光團是我們的靈體，我們討厭那種光團的靈體，因而投奔飛人的世界，成爲飛人的形體。）

（你們是墮落的碟人！）

（別這麼說！我們這麼做是有它的必然性！）

飛人轉眼消失不見。蒼天鷹楞楞地望著牆壁上的至尊者的影像，它的臉上露著尷尬的笑。卜里恩這位精神電子學家困惑地搖搖腦袋，彷彿大夢初醒，他喃喃地說：

『剛才碰到鬼啦？』

『還用說嗎？』至尊者主電腦憂愁地回答：『我們打開了所有的精神感應系統，所以我們遭遇了對手。』

卜里恩在儀器櫃裏的一個控制板上按了按，聳聳肩，望望影像幕上的杭大勇和至尊者說：

『現在我把它關閉了。』

這次的教訓給予妙法界很大的震撼。他們原來希望發展超級的精神電子感應系統，進行與外

太空的超級心靈連繫，也許可以進一步提升自己的文明，却不料遇到這種出乎意料的情況。最高當局配合至尊者所提供的資料，不斷的進行研究討論，希望能了解所謂飛人進行挑釁行動的用意，當然最簡便的方法便是開放心靈感應系統，直接與飛人做一次心靈與心靈的接觸，探問個清楚明白。

在妙法界來說，在她存在的歷史年代中，向來採取穩健得當的措施，不輕易冒險，以全體的安全爲重，更何況面對來自具有強大心靈力量的異星世界，讓人防不勝防。儘管這些顧慮都非常有道理，飛人的超靈能力必然也是無遠弗屆，如果他們要加害此地，更無須費盡力氣來求得『精神的肉搏』，事實上所有妙法界的各項設施也應該早在對方的窺視之下一覽無遺，就像妙法界的超靈人曾以心靈能力旅行紫喜鳥星團一樣。

最後他們得到一個具體結論：心靈能力的誤用，有時可能會導致走火入魔，而引發自我的毀滅。宇宙間不可思議的事情很多，却不一定是這些已逐漸成爲另一種人類的超人所能完全了解的，爲了安全著想，他們決定暫時封閉所有的超靈能力，直到有一天那種潛在危險已被認爲不再存在，才考慮重行開放。

一艘從月球開往太空城的貿易船，在她的航線上突然失去控制，船長在緊急呼叫中傳出了最

後的幾句話：

『我們遭遇了奇怪的事情，我們沒法控制所有的機件……海鳥一號緊急呼叫救援……』

妙法界的無線電偵側系統偵查到了，作戰指揮部的杭大勇在每一個螢幕上所顯示的圖形和報告中迅速地瀏覽著，他額頭上汗出如豆。

『糟糕，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喊著。『海鳥一號太空船直衝而來，正對著第五號太空城，正是我們的城市。』

幾秒鐘後，在睡眠中的蒼天鷹被一陣吵人的警鈴聲驚醒，在他身邊的機器人哈比，拉著他往太平道的方向走，舉目所見，整個太空城亂成一團，人們紛紛擠向太空船，希望趕快逃離這個地方。

『請各位安靜，遵守秩序……』至尊者電腦的聲音是平和而安詳的，即使在這危急的一刻，『我們已發射出攔截機進行攔截……』

就在這個當兒，猛聽到轟然一聲巨響，整個太空城發生大地震。蒼天鷹與哈比已經進入一艘飛行小艇，哈比開動機件，只在一瞬間，航艇便從太空城的腹部管道裏奔竄而出。

『意外，這是意外！』哈比嚷著。

蒼天鷹檢視著航艇內的複雜儀器和讀表，在他有生以來的這些年，曾經受過各種模擬訓練，

爲的是在各種急難情況下可以自救救人。此刻，他的腦海中突然出現一個迷人的影子，那是一張臉，一張女孩子的臉，他努力去追想，却無論如何想不起來在哪裏見過。

『我們的太空城到底怎麼樣了呢？』蒼天鷹問電腦。

『一艘太空船失去控制，雖然被截攔機擊毀了，却因爲碎片和機體撞上了太空城，所以我們的城市損壞了。』

『嚴重嗎？』

『初步觀察並不嚴重。』電腦回答，『好像有些人受傷了，現在至尊者正在呼叫我們。』

『至尊者！』蒼天鷹在影像幕上看見至尊者瞪大眼睛注視著他，讓他不由得喊起來。

『你跑了嗎？蒼天鷹，你想跑到哪兒去？』

『我想乘機會出去玩玩！』

『你不再受到保護了，脫離妙法界是挺危險的。』

『很多人離開了！不止我一個人……』蒼天鷹抗辯著：『而且，妙法界也不見得安全，自身難保。』

『損失不大！這是意外情況！』至尊者說：『希望你回來，不要跑遠了，現在已經沒有危險了。』

蒼天鷹心想，這是個見識外界世界的好機會，他必須好好的把握住，他命令電腦關掉與妙法界的電訊連絡系統。

現在在他腦海裏翻騰起伏著一張使他困惑的臉，那微抿的雙唇展露著淺笑，雙瞳如水，眉宇之間充滿了清新喜意，有如盛放的花朵，對了，哈比曾經寫過一首詩，讚美少女們有着芳香如蜜的笑容。他無法體會它的眞正涵義，而哈比說是從古書抄來唬他的，哈比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少女的笑容芳香如蜜。

那張看起來十分令人喜愛的臉繼續在飄浮、旋轉、擴大，他起初不明白自己爲什麼會接收到這個奇怪的印象，他不斷的眨眼、搖頭，並且用力咬著自己的舌頭，希望清醒自己，却仍無法排除那副糾纏他的影像。

『你是怎麼搞的？』哈比問他：『你不想離開嗎？』

螢幕上出現妙法界太空城，靜靜地懸掛在衆星中，它已經變得小如橘子，在另一格螢幕上，月球的輪廓佔據了整格螢幕，月球都市閃亮著一片銀波光海，燦爛奪目，正是對他的招引。

『不，』蒼天鷹說，『我感到不對勁，有一張臉很奇怪……』

哈比的視線投注在蒼天鷹的臉上，探索著他。

哈比笑了。『你已經有感應！我們都恢復了超感應力，有人正在發射精神電波給你。』

『誰？』蒼天鷹猛吃一驚，高興得猛拍著哈比的頭。『我已經恢復了能力，自己却不曉得。』

他思索著浮現在腦際的那張臉孔，似乎他曾經在那兒見過，却一直沒有印象。

（葛愛蓮，我是葛愛蓮！）那張臉孔終於說話了。

（葛愛蓮？）他想起他曾經在一次長距離的心靈探測活動中見過她，她就是葛白紅的妹妹，有著清麗脫俗容貌的女孩子。

（對的，我就是葛愛蓮，我在萬得福。）

（妳在地球嗎？妳還沒有離開萬得福嗎？）

（蘇麗芬收留了我，那位UFO的研究會主任，她說我也可以想辦法刺激腦細胞，使我具有超能力，但是我不敢貿然使用，就怕萬得福的當局查到。）

（妳到底有什麼事找我？）

（星際礦業公司在找你，請就近前往月球去！）

（你知道第五號太空城——就是妙法界發生事情嗎？）

（知道，在一個鐘頭以前，是一艘失去控制的太空船闖的禍，還好，那艘太空上的人都獲救了，他們在失去控制以前都逃出來了。）

（妳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

（我一直在追踪著妙法界，它有一段時間關閉了心靈傳訊系統。我猜，你的超感應力不管用了，所以我好著急。）

（都是飛人惹的，他們一直在窺視著妙法界，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飛人？什麼是飛人？）

（妳去問問妳姐姐葛白紅吧！她與我到過紫喜烏星團。）

（子虛烏？）

（少嚕嘛吧！）

那張迷惑他的臉在腦際漸漸退隱淡化。

太空航艇以疾如電光的速度向月球奔去。

第十章　混亂的變局

萬得福的軍部司令米士丁得意揚揚的站在敞篷的座車上對著羣衆招手，在他的身邊除了一個機器人司機以外，還有他的夫人。他是那樣興奮，以至於連他的嗓音也變了。

『謝謝各位支持！謝謝各位支持！我們打贏了一場戰爭，使我們萬得福能在衆國裏挺得直直的。』米士丁對著麥克風在廣播。

葛愛蓮和蘇麗芬站在羣衆中朝著他注視。

『他越來越神氣了！』蘇麗芬說。

『可不是，他們到現在都還囚禁著葛白紅，不放她走，希望利用她做工具。』葛愛蓮感慨著說。

羣衆一波一波的湧來，在街道上的每個角落裏，這些劫後餘生的畸形人，他們早已渴望自己的國家富強，不被人歧視，現在在萬得福的軍隊打贏了毛人之後，擴充了領土，米士丁在羣衆眼中更成了被崇拜的偶像，只有少數的明智之士，躲在暗暗的一角，冷眼旁觀，他們既不鼓掌也不吶喊，任憑他們的耳朵被羣衆的鼓噪聲音所充塞。

『一個軍國主義的國家正在興起！』葛愛蓮聽見她身邊的一個禿頭的老人喃喃地說。他的聲音很快的淹沒在羣衆的吶喊歡呼中。

『萬得福眞有福！』

『萬得福了不起！』

『米士丁萬歲！』

『大都督萬歲！』

蘇麗芬帶著葛愛蓮前往郊區的一座公寓裏。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蘇麗芬已經藉著萬得福的精神電子學家的協助，探查葛愛蓮和葛白紅之間腦部的異同之處，而設法成功的引發了葛愛蓮的精神感應能力。理論上認爲，同屬兄弟姐妹，遺傳基因的構造必有相像之處，所以超感覺能力在姐妹之間有可能同時存在，現在葛愛蓮已經具備了這種特殊的能力，蘇麗芬只是個從旁協助者。做爲UFO研究會的主任，她當然希望能握有解開UFO秘密的鑰匙，在她成功的引發葛愛蓮的精神感應能力之後，使她信心大增。

在蘇麗芬的房裏，她給葛愛蓮看了許多有關UFO的照片和資料。

『他們在尋求與我們接觸，還是只是在監視我們？』蘇麗芬困惑地說：『到現在我們還不十分清楚，從有人類歷史以來始終是個謎，也許妳或者葛白紅能够打破這個謎。』

葛愛蓮的臉上現出了憂戚之色，在她瞬間的探索的活動中，已聽到了葛白紅內心的哭泣聲。她沒有心情與蘇麗芬討論。

（我被利用了，我身不由己！）葛白紅在心裏說。

（他們怎樣利用妳呢？）葛愛蓮問。

（米士丁利用我去指揮作戰，偵查敵情，所以他百戰百勝，明後天可能還要發動一場戰爭。）

（姐姐，妳還是自己保重吧！我們再想辦法來救妳！）

（妳儘管先走吧！安全一點，否則妳恐怕也有危險！我不知道我們現在的通訊會不會被偵查出來。）

在葛愛蓮停止與葛白紅做精神交談之後，她開始警覺到自己已無意間暴露了自己的身分，萬得福在米士丁的控制之下，一定不會對她罷休的。她匆匆忙忙的與蘇麗芬道別，在她走出房間時，看見天空中有飛行機飛下來，她一時有點害怕，直到裏面的人向她招手，她才放下心來。

『快，快，快上來！』飛行機在空地停下，打開了艙門。『蘇麗芬叫我們來接妳的，妳要回月球去吧？』

『是的。』葛愛蓮走進去，回過頭來，滿頭銀髮的蘇麗芬已在陽臺上向她揮手，她聽見蘇麗芬心裏在嘀咕：（這麼快就走了，不過妳還是早點走的好。）

在葛愛蓮搭乘太空梭從萬得福的基地起飛之後，她再度對著萬得福的每一處地方做一次精神掃描。這個歷史上曾經受苦受難的國度，在米士丁當政之後，確然有所不同，徹底的採用高壓手段來對付自由主義的思想和行動，在葛愛蓮停留在萬得福的短暫時間裏，就親眼看見許多人不明不白被捕，幸虧她持有月球聯邦的護照，能夠到處通行而無礙，可是要會見葛白紅却也受到限制，憑她一個弱女子，要在這個正在掀起巨變與動亂中的國家有所作爲也是不容易，現在她已經有所收穫，她從蘇麗芬那兒得到幫助，使自己成爲一個具有超感應能力的人，她頓時感到自己好像從普通的人類提升爲超人，就像傳說中第五號太空城裏住著一批超人一般，她的欣喜是莫可言喻的。

映像在腦際忽隱忽現，那些垂頭喪氣的畸形人，他們在憤怒與不滿中，相互傾吐著心事，也對米士丁的獨裁專政嗤之以鼻。監獄裏的人越來越擁擠，每個人心中的嘀咕與咒罵和他們嘴裏喃喃發出的低沉怨語，在葛愛蓮聽起來有如浩蕩江河，激越澎湃，就像她曾經在月球的身歷境視聽教育館所看到聽到的地球上的飛瀑怒潮一般，她小小的腦袋裏頓時有難以承受之感。所謂超感應能力固然帶來好處，能夠窺探別人的隱私，不受時空限制傳達訊息，却也帶來了煩惱，讓已經夠擁擠的腦部神經網路增加負荷。

她又掃描一次蘇麗芬的寓所，發現荷著槍的警察正衝進她房裏，以槍指著她的臉，滿頭銀髮的蘇麗芬，被人伸手抓掉她的假髮，露出一個光禿禿的頭，警察們笑著，笑著，並且在房間裏胡亂開槍掃射，無聲槍在牆壁、地板和天花板和家具上打出了一排排的洞。

『你們憑什麼抓我？』蘇麗芬嘶吼著，伸手怒指著執槍的警察，她禿亮光滑的腦袋和她起皺的臉成了對比。

有一個警察拿著那頂銀色的假髮戴在自己頭上，還扮著鬼臉，使蘇麗芬更加羞憤，她衝上前去，以她的尖利指甲猛抓著警察的臉。槍托打在她的肩上、背部，她哀號著躺倒在地上，像受傷的野獸般的打滾。

『老狐狸！妳可眞厲害！』被抓傷的警察咒罵著，朝她啐了一口唾沫。

『帶她走吧！』

『你們這些狗腿子，你們不得好死！你們不得好死！』蘇麗芬使盡力氣大聲咒罵著，乾澀的喉嚨噴發滿肚的委屈和不滿。她的喘息顯得急促和艱難。站在一旁的警察以欣賞和不屑的眼光對著她。

『走吧！少嚕嘛！蘇麗芬，呵呵！美麗的蘇麗芬，跟我們走吧！』

蘇麗芬被警察從地上拉起，那頂銀色假髮再度蓋到她頭上，使她看起來像個老婦人的樣子，蘇麗芬按著自己的頭髮，以淚眼狠瞅著警察，終於跟著警察離開她自己的寓所，坐上警車，往市政大樓的方向駛去。在葛愛蓮使用她更深的探索能力進入蘇麗芬的心底世界時，聽見的是斷斷續續的牢騷絮語：總有一天呀，萬得福會斷送在米士丁手上，別作威作福吧！會有人來整你的，你也會倒下去的，你不是個好東西，不是個好東西，老早便讓人家看穿了，老天有眼，你在公開演講被砸雞蛋，眞活該。下次有人會朝你開槍，該死的大都督，你算什麼狗屁，還是讓我平靜下來，不必再跟這種人計較吧！下次我會親自看到發光的天體，來自另一世界的發光的天體，那是我所期望的，是全體苦難人的盼望……

葛愛蓮在疲倦中模糊的繼續接收了雜亂的聲音和影像，有月球的，有太空城的，有火星、金星，甚至太陽系以外其他的不知名的星球中屬於非人類社會的景象，奇奇怪怪得無以復加，她只

能懷疑那是一個如眞似幻的夢境。

星際礦業公司的月球總部，從空中望去，它透明的圓頂罩子蓋住了底下建築，儘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設備和房間都在地底之下，而地面上的燈光、廣告標誌、車輛與飛行機、已經綠化了的花園廣場，看起來仍是相當壯觀美麗的，它與一大片其他的圓頂透明基地連接一氣，形成耀目光燦的月世界。

太空船抵達月球時，葛愛蓮的心靈映像中出現了一張俊美男子的臉，正在同她微笑打招呼。

（葛愛蓮，妳回來了！）

（蒼天鷹，我知道你是個超人，是個中性人，我們已經在心靈通訊中交談認識過了，很快的便可以眞正碰面了。）

（辛苦了，旅途勞累了！）另一個機器人的影像和聲音傳來。

（哈比，你叫哈比吧？你們逃出了你們的永久城……。）

（別說逃，我們只是離開『永久』而已，不是『永久』離開。）

在結束精神的交談之後，葛愛蓮迫不及待的趕到會議室去，在地底第八層的電動走道，舉目所見是各種嬌艷的花，她順手摘了一枝菊花，將它插進胸前的口袋裏，在她視線轉移的一刻，突然驚覺到自己胸口又多了一個乳房，電光火石的一瞬，葛白紅的影像直衝進腦海，天呀！他們把她綁在枱子上做試驗，她正在掙扎反抗……

『萬得福需要妳，妳是個傑出的超感應人，萬得福沒有妳不行的。』米士丁在說話。『妳一定要用妳的天生能力來報效國家，不得洩露機密，我們將要再發動一場戰爭，如果贏了這場戰爭，一定有重賞，知道嗎？妳乖乖的聽話。』

『我怎能相信你，大都督？』葛白紅的眼睛張得好大，血紅的眼球燃燒著火。

姐姐，葛愛蓮心裏喊著，還是忍著點吧！我們再想辦法來營救妳。她所聽到的回答是一連串的悶聲悶語，彷彿葛白紅受了極大的委屈，連內心深處的話也無法藉助超感應能力傳達出去。葛愛蓮明白，也許是對方怕受到精神感應系統的偵測，而故意含糊其詞吧！

巨大的圓形大會議室裏，坐著月球聯邦及太陽系各星球的重要人物，還有星際礦業公司的首腦及主管，正在等待開會。葛愛蓮走進去時，呂維義正在朝她招呼，作勢要她坐到他身邊，她讀出了他心底的慾望，他拉著她的手，握緊，揉擦著，她猛然抽回手，把插在胸前的花送給他。呂維義笑瞇著眼睛，輕聲問她：

『怎麼啦？』

『你是一隻喜歡採蜜的蜂！』她冷峻地轉過臉來對他說。

『我剛才想到一首歌，就是「採蜜的蜂兒眞快樂」……』

『才不是，你想到唱這首歌的女人葉楚茵！』她噘起嘴，視線接觸到對面坐著的那個中性人蒼天鷹，他正以精神能力與她溝通，初初接收到的有如在水裏講話時的聲音，她再仔細傾聽，調整焦距，漸漸的就更清楚了。

（我們總算面對面了。）蒼天鷹面露微笑。

（你驚奇吧！會離開你自己的世界到這兒來？）

（我很高興，很……說不出的感覺，這外面的世界的確不同的，你們的公司找到我，還有月球的聯邦的人也在找我們。）蒼天鷹頻頻對著坐在面前的女人發送訊息，在他旁邊的哈比，則拉住他的手，告訴他：

（冷靜點吧！你應該是很冷靜的人呀！）

會議開始後，月球聯邦的主席莫太白首先說明了第五號太空城的災變經過：

『我們對於第五號太空城發生這次意外，感到很震驚和遺憾，我們已經透過可能的管道進行與他們連繫，但是我們所得到的依然是冷漠的回答，他們一直認爲自己是獨立的城市，不願意跟任何地區作接觸，還好，我們追踪到他們與地球上的萬得福聯繫的消息，現在在座的這位蒼天鷹正是來自第五號太空城——所謂永久超人城的人，還有他的機器人哈比，你們說，你們喜歡待在原來的世界，還是到這兒來？』

蒼天鷹遲疑了一會兒，面對著這些所謂俗世的人類，他不禁擺出了他的優越感，曾經有一段時間，他認眞思考過自身的問題，懷疑自身的存在有否特殊的意義，五十年的歲月，使他在那個封閉的城市中度過所謂人間極樂的生活，他所得到的印象是難以表達的，此刻，他用短暫超靈能力回返妙法界注視那個曾經遭遇太空船撞擊的太空城，發現裏面早已風平浪靜，回復往昔的情況，老人們無所事事，下棋的下棋，聊天的聊天，或者與孩子們結伴到各處玩耍，只有高階層人士注視著精神電子幕，正在集會商議。蒼天鷹甚至看見自己的影像出現在螢幕上，杭大勇正在對著影像指指點點：『這小子，趁著大混亂的時候跑走了，連同我們的超感應機器人也走了，我們應該抗議，向月球聯邦提出抗議，那艘擊中我們都市外殼的太空船，正是月球聯邦的太空船。瞧，這小子正在看我們哩！你到了月球吧！怎麼樣，還好玩吧？』蒼天鷹的精神影像被捕捉到了，他是沒有必要隱瞞什麼，他也用了自己的靈語回答：『離開的不只我一個人，我出來散散心，透透氣。』在他把目光對著月球聯邦的主席莫太白時，他終於有了決定。

『不錯，這裏是不錯的地方！我滿喜歡的。』

『比起你們的城市怎麼樣？』

『外表看起來是差不多的！』蒼天鷹迅速地對整個月球地區做了一次掃描，工業區、都市區、娛樂區……在月球有秩序地分佈著，只是他很好奇，在許多隱密的房間裏，人類最興致勃勃的一件事便是：男人與女人擁抱、接吻以及肉體的交纏結合……他無法體會那種陶醉的狀態和感受，只能從他們的表情去揣摩，那是一種屬於凡人的快樂。

『那麼這樣說來，你對我們沒有敵意吧？』

『哪裏的話？』蒼天鷹說：『我對你們的了解十分有限，只要你們對我們沒有敵意。』

『這樣就好。』莫太白微黑的臉上泛起了紅光，露出兩排白牙齒笑著，對大家說：『星際礦業公司準備在太陽系外進行開採的工作，並且計劃執行爆破木星的任務……』

『爆破木星？』蒼天鷹傻眼了，忍不住插嘴問：『有這麼大的本事？』

『不錯，難道你沒聽說過嗎？』

『這是屬於天文工程——』哈比碰碰蒼天鷹的手肘，『難道你忘了，這是征服太陽系的最後一項偉大工程，是人類擴展居住環境的最後手段。』

『哦，我想起來了，就是所謂「戴森球體」，製造一個戴森球體要花費至少一千年的時間哩！』

月球聯邦的第一副主席金不換，伸手一指，示意播放有關的圖像解說，三度空間的影像呈現在會議桌的空中，是太陽系的模型，由木星這端向太陽那邊觀看的場景，電腦的磁性聲音很快地接腔：

『製造一個「戴森球體」的構想，早在遠古時代便由地球上的美國科學家費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提出來，他的構想是把木星爆破、解體，再把碎片重新組成一個巨大的、密密麻麻的環繞太陽旋轉的球殼體，等於把太陽整個包圍住，不讓太陽的能源浪費掉，而充分的運用，它不是實心的，由球體的外面看去，由於太陽光被無以數計的小星體遮住，因此原來的太陽光會變成煦麗的紅光，那是由於小星體反射了熱能的緣故，非常的壯觀，人類就有更多的居住環境可供利用。』

立體影像所顯示的戴森球體，就懸在黑色的太空中，紅光點點，將遠處的太陽團團圍住，綻放出朦朧的紅光。

『當建設完成後，最少可以再容納五千億的人口。』電腦繼續在說話，『我們目前太陽系的人口是五百億，已經非常擁擠，不能再容納更多的人，資源也非常有限，必須開發新的生活環

境，唯一的辦法只有去製造。』

影像投射停止，室內的光線恢復正常。

『今天蒼天鷹你來了，』莫太白眼睛盯著他，『我們希望你可以說服妙法界，協助這項工程的計畫和執行。』

『我沒有把握。』

『妙法界自稱是個永久超人城，我們都知道你們在發展精神電子科技，也知道你們與地球的萬得福有了聯繫，還知道最近出現了有關UFO降落在萬得福山區的事！』

『他們爆炸了！』蒼天鷹說。

『我知道。』莫太白以委婉的口氣搶著說，『萬得福已經出現了一些變化，這是對於地球局勢關切的人所不能不重視的。』

『你們的意思是，萬得福的情勢變化與UFO的出現有關？』蒼天鷹很快的偵測到對方的想法。

『這只是我們的一種猜想，一種假定！』第一副主席金不換接著說：『看看錄影吧！也許可以了解一點。』

三度空間放映設備再度做了一次生動的投影，那架出現在萬得福山區的飛碟，遠遠看去，閃

著五顏六色的亮光，將周圍的樹木和草地都反映了一層色澤，相隔不久，飛碟完全成爲一團光，像太陽般不可逼視，最後却如焰火般冲天四射，光彩奪目，絢麗繽紛，閃閃而逝，煙消雲散。另一幅畫面繼之出現，米士丁在萬得福全國的大選中，以壓倒多數贏得了勝利，掌握軍政大權，米士丁的臉顯得高傲、神氣，不可一世，在他的專用座機甚至還陪伴著兩位從別的國家來的美女，對他服侍得無微不至。

『一個是他的秘書，一個是他的保鏢。身材和面貌都相當姣好。』電腦跟著解說。『米士丁在掌握政權以後，做了許多改革，都是以他個人利益爲主。他實施中央集權，鎮壓自由派的聲浪，尤其是進步黨，他更是深惡痛絕，甚至取消了決策規劃委員會的組織，由他自己信得過的人來處理政務，這整個轉變過程太過離譜了，太使人沒有辦法接受了。如今萬得福的政局成爲衆國注目的焦點。』

月球聯邦的主席莫太白舉起了手，電腦的解說停止了，他接著說：『有一些證據顯示，米士丁常常在會議時或是接見什麼人的時候，進入沉思狀態很久，那是一種很奇怪的特殊舉動，使得接近他的人，會感到他魂不守舍，因此……』

『因此，你們希望我使用精神力量去探測一下？』蒼天鷹問。

『你都能了解我的心意，你眞不愧是個超能人。』

蒼天鷹與哈比閉住眼，思維瞬間抵達了那個正在劇烈改變中的國度，搜索著、搜索著，終於在一座大樓的房間裏看到了米士丁，這時正是地球萬得福的午夜時分，米士丁全身光溜溜的，不著寸縷，正爬在他的女秘書身上喘息。蒼天鷹想要以自己的靈力穿透進入對方的腦海都告失敗，連哈比也無功而退。他睜開眼時，已是滿頭大汗，頻頻用手背揩著額上的汗珠。

（讓我試試看！）坐在蒼天鷹對面的葛愛蓮，以心靈感應傳來了訊息。（我也沒有把握，我只是個新手，我只是個平凡人被施予了某種刺激，變成我有這種能力。）葛愛蓮閉目屏息了幾秒鐘後，在她睜開眼睛時，臉頰泛紅，非常尷尬地搖搖頭。

（妳看見米士丁了？）蒼天鷹問她。（他不是正在做愛？）

（不錯，我沒有成功，我完全不了解他的心思。）

（跟我們一樣。）

『怎麼樣？』莫太白問。

『查不清楚，』蒼天鷹說：『我們無能爲力。』他從莫太白心中的獨白知道莫太白正在喃喃地說：（這更加深我們的懷疑，米士丁這小子，未免太不像話了，也許他突然變了樣是有原因的，是受了天外來的物體的影響，那麼到底他們這樣做的用意是什麼？是一種侵略行爲嗎？）

會談繼續進行，莫太白以月球聯邦主席的身分要求在座的每一個代表盡量促成星際社會的和諧與團結。蒼天鷹舉目所及之處，那些掛著名牌的人，還包括有地球、太空城、火星、金星和更遠的土星、木星基地的人士，討論的問題中，對於人類的未來處境格外關切。除了所謂建造戴森球體有關人類未來整個環境的改造、太陽系的重組之外，就是在商議如何以有效的行動去制止萬得福局勢的變化。

『我們不希望萬得福再打他的擴張領土的戰爭。』地球的代表麥金生說，『惟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停止對萬得福的各項支援，萬得福本來是一塊值得大家同情奉獻的土地，現在却成爲獨裁者玩弄權術的舞台，實在太令人傷心了！』

『妳認爲怎樣呢？葛愛蓮。』莫太白伸手指向她。

所有的視線都集中到她身上。葛愛蓮清清喉嚨，怯生生地掃視了全場說：

『我才從萬得福過來，我在那兒跟他們的決策規劃委員蘇麗芬交上朋友，他們對我施行了一種特別的腦部超感應力開發技術，我也具備了超感應力。萬得福現在已經沒有福了，這就是我的了解。我自己的姐姐葛白紅也被關到囚房裏不放她自由，雖然她具備了超感應力，却必須爲米士丁服務。』

『妳知道米士丁的動向嗎？他想要做些什麼嗎？』火星代表問。

『他要利用我的姐姐的超感覺能力發動戰爭。』

『妳的姐姐爲什麼有這種能力？』

『天生的，我小時就聽說了。』

『我跟她打過架。』蒼天鷹插嘴說，『利用精神力打架，但是我打輸了。』

會場一陣哄笑。莫太白舉起了手說：

『這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我們不明白的還是葛白紅爲什麼具有這麼大的力量，能够戰勝妙法界的蒼天鷹，現在好了，葛愛蓮也有了超感應力，相信葛愛蓮會很高興的吧！』

葛愛蓮沉下臉，她剛才的無意中的探測活動，已經窺見了呂維義內心的秘密，這個曾經發誓只愛她一個人的男人，原來還跟五個不同的女人搞七捻三的，也許呂維義在知道她已經有了超感應力後暫時把自己的思維關閉，而盡力在思想著葛愛蓮，讓她一時無法查覺他心底的秘密，可是心理防線總有鬆懈的時候，無論他怎樣防堵自己，總會在無意間洩露出來。

她差點氣哭了。因此，在大家的視線又集中到她身上時，她沮喪著臉，莫知所以的望著每一張對著她的臉。她茫然而木訥。

（不要這樣！）蒼天鷹在對她說，（每個人都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大差別，除了我們妙法界

的中性人。）

『今天本來是一個非正式的集會。』莫太白站起來，活動活動自己的雙臂和肩膀，對衆人拋了一個娛悅的眼色。『不要太嚴肅了，葛愛蓮，妳想到什麼，可以說一說嗎？』

『主席，你想到妙法界去嗎？』葛愛蓮出其不意地發出問句。『如果你想去，就得淨身，他們需要的是中性人。』

莫太白一下子楞住了，這句話好像擊中他的心事，他搔了搔髮際，說：『妳又在進行心智探測了，還是省省力氣吧，讓妳做點有意義的事。』

室內一陣沉寂。

葛愛蓮烏亮的眸子轉了幾轉，掃過在座的每一個人，包括機器人在內，聽到許多胡亂錯雜的心靈話語，她盡量控制自己，將自己的超感覺能力收斂住。『平凡，』她低語著：『但願我是個平凡人，看不透這麼複雜的人心！』只在短暫的思緒飄游中，她再度回憶起在萬得福接受蘇麗芬所介紹的科學家爲她施行腦部震盪技術、刺激超感覺能力的情形，那些圍繞著她注視的眼神，充滿了迫切的期待。最後她訪問過的一戶可憐的人家，四個人同居一屋，彼此照顧，患難相扶助，有兩個生來就沒有眼睛的男人，都各有一雙健壯的腿，另有兩個生來沒有下半身的女人，却有良好的五官，彼此成爲互補的狀態，那個家庭裏渴望有個娃娃，他們用百貨公司購買來的機器娃娃

滿足了心靈的需要。她剛才曾感覺到他們的存在，遠在萬得福，他們的心靈發出受苦的聲音，他們每天必須到指定的地方服役，從事工業建設。而在這裏，月球的城市，却是另一個世界，每一個人類承襲了優良的傳統，沒有肉體的缺陷，人人意氣風發，跟萬得福相比絕對是天壤之別。

在會議桌上的閒聊中，各人喝著咖啡，吃點心和水果，只有哈比不吃不喝，圓瞪著眼注視著衆人，在短暫的心智交流中，哈比與葛愛蓮有了默契，他使葛愛蓮認爲他是唯一可靠的人物。

（蒼天鷹也不錯！）哈比以心靈傳訊對她說。

（他呀，他是個肉體人，是個中性人，是不是可以改變成男性——純男性，那就難說了。）

（妳是認爲肉體人靠不住嗎？）

（我有這種感覺，我聽到所有肉體人的腦殼裏發出的聲音、產生的影像，都很令我驚訝。）

（就像妳所了解的呂維義？他有六個女人跟他好，連妳在內，所以妳……）

（不要再說了。）葛愛蓮伸手拿了一顆櫻桃，把它塞進自己嘴裏，細細品味著。

在她對面的蒼天鷹掠掠他的耳邊的黑長髮，抿著嘴微笑著，一切盡在不言中。

第十一章　失常

第五號太空城坐落在靠邊遠的地方，平常除了必要的物質運輸之外，是不對外開放的。它在地月間所有五十座太空城中維持獨立超然的地位，自成體系，只有特別經過核准的人才能進入裏面遊覽或做長期的定居，原因沒有別的，它自稱永遠的城市，是超人的居所，與塵世隔絕，不歡迎俗世的人進去或與之交往。而在它的城市外殼被故障的太空船擊破損毀之後，內部的人員開始警覺到本身存在於交通頻繁的太空中所可能發生的危機。

如意部的部長高立眞從他的寢室外望，是一片青綠，太陽光從農業區的天幕照下來，給所有的植物塗染上亮麗的顏彩。

『現在是早晨八點鐘！』一個輕柔的聲音從各角落的揚聲器傳出來，『高立眞，現在是你讀

經的時候了！』

他的視線從窗外的農場景色收回來，手按著牆壁間的一個觸控板，空中出現了至尊者的影像。

『至尊者！』高立眞喊著：『過去的五百年一切如意，今天就像過去每一天一樣。』

『今天的經文是：永遠的國度就在這裏，喜樂富足就在這裏，所有人類古遠的罪孽早已遠去，清除潔淨，妙法界在宇宙中享有至善和無邊的榮耀，我們將不再追求什麼，因爲我們所追求的將已完全得到。』

高立眞跟著一句一句的唸著，唸完之後，另一個影像又在空中出現，那是此地最年長的——

『妙法。』高立眞虔敬地喊著。

『如意，你好嗎？』妙法的眼睛瞇成一條縫，從縫裏透出迷濛的光，使得高立眞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敬畏。

『一切如意，一切如意！』

妙法的嘴角掛著笑意，宏亮的嗓音有如震盪的鐘聲：『你一定知道有關萬得福這個國家的事吧！』

『萬得福？』

『不錯，地球上的苦難之地所要求於我們的，我們難道能置之不顧嗎？我們收到了許多心靈的訊息，都是一些自由的靈魂，而他們的身體却遭遇囚禁，遭遇痛苦。』

『妙法，你的意思是怎樣的？』

『我們的城市已經被突發的意外擊破過，這是一種警號，我們該驚醒一點，可能是對我們的未來有所預示，一種無法了解的意外，也許它本身就是一件預先被安排好的意外。』

『能不能查個清楚呢？利用超感應探測儀……』

『極限，我們的能力已到了極限，也許我們必須尋求另一種超能力的接觸。』

經過這樣的初次交談，妙法的影像逐漸退隱消失。

高立眞從牆壁間的幾個飲料水管分別盛了營養汁，往自己嘴裏倒，咕嚕咕嚕的裝進肚子裏。

『早安！高立眞，如意部長。』機器人伴侶從牆壁裏的活動門走出來。

在高立眞偕同他的機器人伴侶抵達辦公室時，已經有幾個人在那兒等著，那是精神電子學家卜里恩、修護部主任楊格、作戰指揮官杭大勇，還有機器人設計師K九〇。大家略作寒暄之後，K九〇說：

『妙法要我們來的，要大家集中精神辦一件事。』

各人坐定，妙法的身影就像輕雲薄霧一般的飄進來，他走路的步伐輕巧而迅速，加上他又穿

著白袍，白眉和白鬚與他紅潤的臉相映成趣。自從這座太空城遭遇了損毀，在星際間，妙法界已逐漸成爲話題，它的封閉不與諸世界來往已經成爲衆所注目的焦點。

在他們的會商過後，終於對外發表了一項聲明，經由通訊系統的轉播，廣泛傳達到每一個有人類的角落：

妙法界的終極目標是不再尋求什麼，因為過去的五百年，我們認為我們的目標已經達成，所以我們差不多關閉了所有的對外連絡系統，但我們仍熱心地注視那些需要我們援助的人類國度，因此，我們願意在此表明態度，如果有侵略、仇恨、屠殺、奴役、專權……等不義的行為，那麼，他必為全人類的公敵，妙法界將協助受害者進行抵抗。由於我們已接收到太多的悲慘訊息。我們在這裏提出呼籲，尊重人類生命天賦的權利，給予合理的保障，至於所謂『重建太陽系』的建議，妙法本身已自給自足，我們不再參與這種事務。

關於不久之前所發生的太空船撞擊事件，我們並不認為有多嚴重，如果有藉機會離開此地的中性人，我們希望各地的政府和社會能夠接納他們，如果他們想返回妙法界的話，我們也隨時歡迎。

『聽到了沒有？蒼天鷹！』呂維義的手搭在蒼天鷹的肩膀上，對他提醒著。

『聽到了！』蒼天鷹正在月球博物館觀賞著有關月球建設的歷史資料，在剛才突然由妙法界傳來的電訊廣播，是由他所熟悉的至尊者電腦發出的聲音，使他倍感親切。他把手裏拿著的一只模型衛星在空中拋了一下。

突然，在那只閃亮的模型衛星落到他手上時，竟發生了爆炸，把他倆震得東倒西歪。蒼天鷹睜開眼睛時，覺得天旋地轉，眼前金星亂冒，一時還沒法看清楚周圍的情況，鼻子裏聞到一股強烈的焦味，他試著以他的超靈能力去探測，竟然英雄無用武之地，腦際嗡嗡作響，有如幾千隻蜜蜂同時在裏面鳴叫。那種傳播花粉採蜜的昆蟲，他在妙法界的花園裏是見過的。他努力搖盪著頭顱，要把那些惹人厭的嗡嗡之聲甩出去，却絲毫不發生作用。他抱著頭在地板上打滾著。

『妙法，妙法！』他喃喃地喊著。在妙法界他所見過的妙法是最佳的精神護衛者，妙法常常以感人的話語傳播眞理的訊息，甚至連至尊者也只是妙法的智慧結晶而已。

『你怎麼啦？蒼天鷹。』呂維義兩手按著他的雙肩，搖動著他的身體。

蒼天鷹從迷離恍惚中逐漸恢復清醒，眼前的人臉也逐漸由模糊轉爲清晰。

『妙法！你不是妙法嗎？』他努力凝聚心靈的影像，尋求超感應能力的正常運作，腦際的嗡嗡之聲已漸微弱，他看到的人不是妙法，而是呂維義，星際礦業公司的月球分公司高級職員，他

不禁大失所望。

『蒼天鷹，振作點，振作點！』

蒼天鷹的手緊抓著呂維義的背部，逼視著對方，即使他要進入呂維義的心靈，也屬不可能，他發現自己竟是這樣軟弱無力，從前的超感應力再也不起作用，不由得驚恐怪叫起來，聲音是那樣的無助。

同一時間，蒼天鷹的伴侶機器人哈比正在軌道太空上的太陽能發電廠附近工作，它的身體飄出去，在太空漫遊，攫捕那些飄浮在太空中的零件，那是一次電腦故障所造成的意外，許多珍貴的工業用品從倉庫裏飄失出去，哈比就在腰部掛著噴射筒，一手攀著飛行小艇，漸漸前進，並沿途把那些飄浮的物品收回放入身邊的小艇裏面。說時遲那時快，不遠處飛來一個圓盤形的物體，強光逼人，有如太陽突然移近了，在它還來不及看清楚是什麼東西之前，哈比受了一陣無形的震擊，身體起了痙攣，在他的意識恢復正常之後，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在旋轉，羣星與地球、月球、太陽、太空城的輪廓，忽前忽後，忽左忽右，忽在頭上，忽在脚下，快速地飛轉不定……

『哈比！哈比！你脫離航線了！』無線電中傳來另一個機器人的呼叫，夾雜著靜電干擾。

哈比在困難中設法固定自己，不再盲目的旋轉飄移，他試著以超感應力去感知目前所發生的

一切，却茫茫然不知所以，所有安裝在它腦部的複雜神經電子線路，發生了什麼大毛病般，無法正常運作，哈比莫可奈何地以無線電回答另一個機器人：

『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我是不是出事了？』

『有一個發光體經過這裏——』機器人金剛二〇三說：『它朝著地球飛去，飛得很快。』

『剛才是怎麼回事？』哈比小心翼翼的控制著噴射器，穩定自己的身體，漸漸地飄向小艇。太陽、羣星、月球、太空城的位置已固定著，不像剛才那般游走旋轉，哈比記得自己只是一時好奇，玩興大起，在星際礦業公司的有關人員邀約之下，去做一次短程的太空漫遊，反正它隨時可以以心靈感應與它的主人進行通訊連絡，現在它發現自己的心靈感應系統完全不靈了，而焦急萬分。

『你好像受了驚嚇！』金剛二〇三說，『就在那個發光體經過的時候。』

『我是受了驚嚇，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金剛二〇三檢查了小艇上的所有檢測儀器，對哈比說：

『人造衛星、太空艇、軌道觀測站……都陸續傳來報告，剛才有不明飛行物體掠過，衝進地球大氣層。』

『是飛碟！』哈比嚷著。

『什麼飛碟？』

『紫喜烏的飛碟。』

『子虛烏有？』金剛二〇三摸摸自己的腦殼。

『你胡扯什麼？』哈比的身子已逐漸接近小艇，它透過無線電嚷著。『我說的是眞正的飛碟，可能是飛人駕駛的飛碟，他們來自紫喜烏星團，是一種超智慧生物。』

『你是說飛碟來自紫喜烏？你怎麼知道？』

『我到過那個星團，遠在十萬五千光年遠的地方。』

『十萬五千光年，那不是嚇壞人？』金剛二〇三把小艇操作得靠近哈比的身體，使哈比能够攀住小艇的邊緣。它嘀咕著：『你是經過黑洞跑過去的嗎？』

『沒有黑洞，我不經過黑洞，我只是用我的超感應力飄過去。』

『哈，你眞行，你跟我這個老金剛開玩笑，你是在說夢話！機器人不該說夢話的！機器人不該做夢的！』

哈比有點發火了，機器人與機器人之間有時也有難以溝通的時候，它指著那些已經被捕捉回來的工業用品，說：

『我剛才有一部分是用了超感應力才找得回來的，你沒有發現到嗎？』

『那麼你可知道，我現在在想什麼？月球基地現在發生什麼？』

『我不知道！』哈比洩氣地說。『我剛剛失去了我的能力。』

『你眞會蓋！』

哈比不再說什麼，它繼續以金屬探測反應器在太空中搜索。它努力著想要恢復原先的超感覺能力，以求證實自己所言不虛。這個金剛二〇三號機器人並不是智慧很高的機器人，當然沒有必要和它爭辯，只是哈比心有不甘，也因爲自己頓時失去了超感應能力而深深納悶。

幾秒鐘後，哈比腦袋裏的無線電通訊器傳來了訊息：

『哈比，請你火速回來，你的主人出了問題。』是月球航空總部的管制員的聲音。

『怎麼會？蒼天鷹怎麼了？』

『發生了一些奇怪的變化，他的超感應力消失了，他覺得很喪氣，請你趕快回來看看他。』

小飛艇上的無線電也同時在接收訊息，金剛二〇三聽到了，回瞪了哈比一眼說：『是你的主人失靈了，並不是你失靈了，原來是這樣的，這樣的。』它頻頻點著頭，好像悟出了什麼道理。又說：『好吧！既然這樣，我們就提前結束任務回去吧！』

當他們經過太陽能發電廠時，從無線電中傳來裏面的詢問：『你們剛才可曾遭遇了什麼？』

『看到了發光體，不明的發光體飛向地球。』金剛二〇三號說。

『我們受到了一些干擾，能源損耗了一大半。那個發光體曾經在電廠周圍盤旋了一會兒又離去，我們現在內部一團糟，有一部分儀器故障，我們目前正在搶修。如果你們還……』

『怎麼樣？』哈比打開了電視頻道，螢幕上出現了工程管理員的一張驚恐的臉。『你們是不是在說飛碟？』

『不是，我沒有這麼說。』管理員繼續說：『怪事，怪事，當我們把所有的開關都扳上，關得好好的，所有的開關都自動打開，我們又扳上，它又自動打開，直到那團發光體離去，才又恢復正常，不過，我們的發電廠已經一團糟。實在出乎意料，有可能，他們就是飛碟。』

在抵達月球上空時，哈比已經從塔臺的報告中獲知了情況，月球基地的飛行機也在幾分鐘以前發現過不明飛行體。哈比眞正關心的是他的主人蒼天鷹，小艇降落基地時，它迫不及待的走出去，搭乘管道列車前往月球綜合大醫院。

蒼天鷹的周圍站滿了嚴肅的科學家、醫生和機器人，所有的人物對他說來都是好奇而陌生的，因爲以他一個來自妙法界的中性人，自認爲高出一般人類一等。對於凡人他所能了解的完全來自至尊著的電腦教育，凡人必須靠兩性的結合交換遺傳訊息，傳遞生命，妙法界的科技造化使每一個人不致因爲人類原始的肉體慾望而墮落，因此也就自成一格。而今蒼天鷹來到月球聯邦却

遭遇到超感應能力失常的事，使他心裏大大的不悅。他躺在醫療枱上接受各種儀器的檢測，尤其是此地的精神電子學家對他更有興趣。他們使用細緻的電線以橡皮頭黏貼在他的頭上各處，以及身體周圍，除了觀察他的生理狀況，也試圖放大他的思維。

『沒有一點反應！』精神電子學家顧若金以他的尖嗓門喊道。『沒有一點超感應的跡象。』

『怎麼會這樣？』呂維義的面孔扭曲著，以困惑的神色對著大家。『我們在參觀博物館時，有一只小型的衛星模型爆炸了，就使他這樣子嗎？』

『他的腦部的超感應裝置也許被震壞了！』顧若金說著，指指牆上的顯像幕，複雜的腦波圖、立體斷層攝影圖、意識指數報告、心靈顯影圖……等等，都顯示出蒼天鷹的超感應力的貧乏。

『你何不想想隔壁房間的情況？你能够知道誰在隔壁房間嗎？』呂維義問蒼天鷹。

『我想一想……』蒼天鷹停頓了片刻，牆上的心靈顯像快速地變化，從妙法界的許多人臉到地球的萬得福的街道，以至於他曾經精神旅遊過的紫喜鳥星團的情景，在不到一秒鐘的時間閃掠而過，畫面最後停住了，清楚地顯示一張美麗的女人的面孔。『葛愛蓮！』他說，聲調中沒有多少自信。

『他說對了！』呂維義說。

『也許他只是猜對了！』顧若金的嗓音響亮又堅硬。『也許是葛愛蓮正在傳送訊息給他。』

他檢查了另一個儀器指數，並打開了一個電視頻道，果然出現在牆上螢幕的是蒼天鷹的影像。『那是葛愛蓮的心中的念頭的映像化。蒼天鷹的感應是被動的。』

在他們還忙著在討論蒼天鷹的超感應力所以失常的原因時，蒼天鷹的機器人伴侶走進來。

『哈比！』蒼天鷹起身，熱情地向它招手。

『不好了！』哈比說，『我……糟了，我已經失去了我的超感應力。』

『什麼？』幾乎所有在場的人都不約而同的發出疑問。

『剛才……剛才有不明飛行物體飛過，』哈比拉拉自己的銀色衣服，怯怯地望了顧若金一眼。『也許我是受了影響，也許是一種消磁作用吧！』

顧若金環視了衆人一眼，以平和的口氣說：『各位，我們一直盼望有特別的超能力的人出現，那樣我們的精神電子學也有更上一層樓的機會，現在情況大變，我們掌握的僅有的兩個人——包括一個機器人，是來自妙法界的，都同時發生了問題，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件事與UFO有關，因爲月球太空總部已經證實，在一小時之前，確實有UFO出現過。』

星際礦業公司原來是要利用超感應能力協助進行太空開發的工作，蒼天鷹抵達月球時，原來也是要在此地見識一番，他逗留在世俗的地方，觀察體會所謂凡人的生活，頗能自得其樂，妙法

界自稱孤立於塵俗之外，要創造一個永久的國度，不屬於舊世界的國度，它所高懸的理想在星際間固然受到尊崇，却也因爲它的莫測高深，與人性的基本慾望、需要、型態完全背離，而不爲多數人類所接受。此刻，顧若金的這項宣告，加深了人們對UFO的恐懼，從有人類歷史記載以來，所謂與外星人的『第三類接觸』便不曾有中斷過，外星人以各種不同的面貌出現，他們駕著超高速飛行的航器，或稱飛碟，或稱UFO，不斷的來到地球或地球人的殖民世界，他們的目的爲何，却始終在人類的臆測中，沒有人可以完全了解……。

除了少數具有超強的精神旅遊能力者之外。

這些人，他們可以藉著精神活動與外星人做接觸。

當不明飛行物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衝入地球的大氣層以前，它確曾在月球的太空附近做了一次短暫的停留，這情況完全被葛愛蓮的心靈感應捕捉住了。那種震撼可說是她從來不曾經歷過的，彷彿來自極爲遙遠的心靈深處，有一股隱然爆發的流光噴湧出來，在她的心靈充滿了，她渾身上下的血管加速膨脹，血液循環快速得似急流湍溪，千百億個屬於自己肉體的細胞，一下子都被充電了。她正在玩著星際大戰的電動玩具遊戲，逼眞的立體影像就高掛在空中，一架飛碟正朝著地球衝去，她按了觸板要打下它，突然，它以可怕的強大的光芒散射擴張開來，讓她的目光

無法逼視，這時候，她發生了感應，她知道，有一種來自天外的生物駕駛著飛碟來到此地，再隔不久，她聽說蒼天鷹的感應能力消失，她還沒有作聲，只是冷眼旁觀，她被叫到綜合醫院裏，在蒼天鷹的隔壁進行測試，當測試完畢之後，她走到蒼天鷹的房間，看著一大堆的人圍在枱子邊，正在討論問題。

現在她以自己的超感能力可以看穿人心，知道這些人個個心裏所想的，她已經不再對呂維義有興趣，她從根本上了解，呂維義只是一個口是心非的傢伙——至少在愛情上如此，不僅是他，就連那個一本正經的精神電子學家顧若金，在腦海深處也徘徊著許多性幻想，只有來自妙法界的那個中性人蒼天鷹和機器人哈比，是確確實實的純潔之物。

『怎麼樣？葛愛蓮！』呂維義瞇著眼問她：『妳追查到什麼了嗎？現在只有看妳的了。妳的本領可以用上了。』

『你們要我怎麼樣？』她望著躺在枱上的蒼天鷹，腦中立刻閃出一幅妙法界的畫面：他童年時候在鏡房中嬉戲的情景，許許多多相同的蒼天鷹在扮鬼臉。

『妳來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顧若金說。

『UFO飛過。』她說，『他們是受了影響，他們不再具有超感應力。』非常的直截了當。

『爲什麼單單選擇了他，還有哈比？』呂維義以敬畏的眼光望著她，自從她從萬得福回來之

後，他已經對她的態度有所改變，他幾乎不敢想要再與她做愛，因爲她已經變得超乎常人，惟恐自己的內心被她所看穿。

葛愛蓮靜默著，陷入短暫的出神狀態。

蒼天鷹呆若木鷄，與哈比面面相覷。

『葛愛蓮，』蒼天鷹問她，『妳還保有妳的能力嗎？妳知道我在想什麼嗎？』

『鏡房！』她冷靜地回答：『在鏡房裏，你躲避自己的影子，你害怕自己的影子，你以爲他們會傷害你，你是頑皮的孩子，你不應該哭鬧。』

『妳……』蒼天鷹從枱子上坐起來，他腦部的幻象完全被猜中，他一時講不出話來。空氣凝止，氣氛顯得緊張。

葛愛蓮藍亮的眸子轉了轉，在電光火石般的轉瞬意念中，她的精神回到萬得福的國會大廈廣場，羣衆正在喧騰呼喊，米士丁的畫像被舉起，高高地搖晃。

『葛小姐，』哈比以它的合成嗓音溫柔地說：『妳能够告訴我，我心裏所想的嗎？』

葛愛蓮屏息注視了眼前的機器人，在短暫的精神掃描過後，她說：

『你是個忠心耿耿的機器人，你在擔心你的主人的問題，希望他能够恢復過來。』

『妳看他有希望恢復過來嗎？是什麼原因造成他這樣的？也造成我現在這樣呆笨？』

『原因是很奇怪的，』葛愛蓮望望精神電子學家，『就像剛才顧若金所說的，也許和UFO有關，我不能完全確定，我的能力也是有個極限。』

哈比察覺了自己的主人蒼天鷹的沮喪，他緊皺的眉頭一直沒有解開過，面容顯得很焦慮。做一個機器人是必須隨時爲主人著想的，在蒼天鷹的有生之年，哈比曾無微不至地照料過他，使他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是舒適無比的，當情況發生變化，哈比只能在言語上對蒼天鷹作點安慰。

『沒有關係，蒼天鷹，』哈比說，『我們已經到了月球，如果不成的話，還可以回去妙法界，他們說過了，他們隨時歡迎我們回去。』

『沒有關係，』顧若金對著他倆說：『你們還是可以留在這裏，也許會發現外面的世界與你們不同。』顧若金的目光轉向葛愛蓮，『來吧，也許，妳可以幫忙我們做一點事。』

『要我怎麼幫忙法？』

『做一種探測活動，這是開發太空事業所需要的。』

在以後的日子裏，蒼天鷹和哈比只是無所事事的在月球各處逛逛，他們發現在妙法界以外的地區，人類所能從事的要比妙法界來得多。工作或吃喝玩樂之外，還有精神方面的活動。據葛愛蓮說：『擴張人類現有的居住領域，一直是星際礦業公司及星際聯盟的一貫政策，因此，凡是有

人類居住的所在，都盼望能够更上一層樓，包括增加自己的能力，豐富自己的生活，甚至在冥冥中，渴望有超自然力量的引導，將人類提升到完人的境界。』

在哈比的腦海中貯存了有關的科學工藝及人類心理、生理的各項知識，都是在它出廠前就被灌輸進去的，此刻，它與自己的主人漫步在月球都市的每一個角落。有的是可以透過透明屋頂看到太空中的星星，人們在圓罩子的保護下做運動，或乘車旅行，大部份的大樓則建築在地底下，包括農業、工業、醫學、藝術、娛樂……等五花八門的區域分佈在各處。他們逐一去參觀，每到一個地方，就爲那些活活潑潑的人所吸引。哈比腦中的知識便活躍起來，它開始與主人交換觀察心得。讓它最無法了解的便是：這些人表面上是富足而和諧安樂的，其實背地裏却彼此有競爭，有所不滿。他們曾經目睹一對夫婦在看完色情的實感立體電影之後，在一座巨大的廊柱下，彼此摑掌，女的尖聲哭叫起來，咒罵著，男的咆哮著，握著拳頭在揮舞，當女的跨上月球座車離去時，他跟著追過去，大喊：『太太，等我一下！』

『像這種相互打擊仇恨的事，只能在妙法界的如意部出現。』哈比說。『應該只是夢幻才對；却不料，他們這樣眞實的演出。蒼天鷹，你說，仇恨有意義嗎？人類是一種會愛會恨的動物吧？』

蒼天鷹冷漠地望著天空的星星，那些發亮的點點，就像黑幕中被剪去小洞洞，透出了光，在模糊的、混濁的、茫然的無涯黑暗裏，儼然潛藏了超智者的存在體。

『哈比，』蒼天鷹摸摸自己的額頭，神色黯然。『你記得從前我們使用過心靈力抵達一個叫紫喜烏的星團吧？』

『記得，當然記得。』

『他們被分成兩個世界。』

『不錯，是兩種世界，一個是屬於衆光的碟人的世界，一個是屬於飛人的世界。』哈比的腦筋很清楚。

『你記不記得碟人他們有一羣墮落者，回到了飛人那兒，與飛人相混在一起，變成了另一種飛碟？』

『不錯，飛人在碟子裏控制著，飛行著，就叫做不折不扣的飛碟。』

『那麼，跟他們比起來，我們不就是逃出去的碟人？』

『嗯——』哈比的眼睛靈活地轉了轉，似有所悟地咧開嘴笑了。『你聯想的眞好，很有意思。』

『這不是說，我們精神旅遊到紫喜烏星團成爲一種預言，現在兌現了預言了嗎？』蒼天鷹歸納出了結論。

在他們如獲至寶的領悟之後，相互牽著手跳了起來。

『我們都失去了超感應力，』蒼天鷹繼續說：『就像投奔飛人的碟人一般，碟人本身的光的形體也幻滅，成爲飛人的形體，他們墮落了，成爲飛人的一羣，於是……』

『於是飛人駕著飛碟到處飛行？你的意思是不是說——飛碟來到太陽系是有用意的？和我們是相關的？』

『是的，也許有某種程度的關連。』蒼天鷹的憂慮仍然掛在臉上，有抹不去的一層灰暗。

第十二章　暴行

『星際採礦工業公司的成員，包括所有太陽系工業集團在內，請注意！』莫太白，這位月球聯邦的主席，對著桌前的麥克風廣播，『在我們發現有來歷不明的飛行物體入侵之後，我們採取一項嚴密的防禦行動，希望能够阻止它們的繼續侵入，就在兩個小時以前，位於小行星地帶的精緻九號都市太空船發現了不明飛行物體的踪跡，相隔不久，火星上空也發現了，現在，就在五分鐘以前，月球的太空站又發現了，而且屬於星際礦業公司的作業太空站，同樣的受到干擾，能源莫名其妙的損耗，最後發現不明飛行物體衝入地球的大氣層。我們對於它們的來意不明，希望各地的觀測站注意追踪。』

葛愛蓮聽到廣播時，她正在化妝間打扮著自己，望著鏡中的影像，她微微一笑，她把假睫毛

戴上，眨眨眼，電話的音樂鈴叮叮噹噹的響了。

『是誰打來的電話呀？』她問。

『蒼天鷹，那個來自妙法界的人。』電腦回答。

經過短暫的閉目凝神，蒼天鷹的影像已顯映在她腦際，他淺棕色的眼睛流露著憂急之色，一身素白的裝束，顯得飄逸而高雅，她再設法鑽入他的心靈深處，了解他的用意，在她命令電腦打開牆上的映像裝置時，她劈頭便說：

『你想回去妙法界嗎？』

蒼天鷹楞了一下，圓瞪著雙眼，他無奈地聳聳肩：『妳都知道了？』

『剛才在接電話之前，我用我的心靈探測了一下。』

『妳說呢？妳贊成我回去嗎？我想問問妳是否曾經進入妙法界，了解他們的情況，因爲現在我已成了凡人，我需要妳的幫助指引。』

『你害怕什麼嗎？害怕不能在那兒長住嗎？』

『嗯——我想回去。』蒼天鷹的心事被說中了，覺得很難堪，臉上泛起了紅暈。『我覺得生活在這裏有很大的不同，我不習慣。』

『你只是一時失去了自信罷了，你聽我說，』葛愛蓮右手拿梳子在自己左手肯上刮了一下，

那兒因爲皮膚乾燥發著癢。『妙法界正在實行一次內部的自清活動，這是我所知道的。』

『我不明白！』

『他們也正在陷入苦惱中。』

『胡說，怎麼可能？』

『這是我的感應告訴我的。』葛愛蓮的思維飄移過去，進入第五號太空城，她看見裏面的人類正處於一種沉思狀態，在巨大的集會場所裏，長老們沉靜莊嚴地喃喃祈福。她把她的探查情形說出來：『他們好像受了衝擊，受了一種天外來的巨大衝擊。他們正在考慮完全封閉自己，完全成爲一種超然獨立的太空城市。』

『他們不是也關心人間的事務嗎？』

『不錯，關心是關心，但是也有灰心的時候。他們感到人間太紛亂、太灰暗，他們所能做的實在太少了。』葛愛蓮閉著眼，遠在三十八萬公里之外的太空城的情景却歷歷在目，那些長老們吟唱著讚美歌，正在反對由作戰指揮官杭大勇所領導的一羣人積極參與世界事務的主張。妙法，那個白髮白鬚，又穿著一身白袍的長者妙法，坐在噴泉旁邊的水晶座上面對著羣衆，頻頻微笑著，顯出無限的慈祥，至尊者電腦偶爾也參與了意見，它透過它無所不在的影像傳送系統，加入討論。

蒼天鷹無助地望著葛愛蓮，希望從她那兒多多了解到妙法界的情況，他一直擔心著自己的處

境，他是在無意間從那兒離開的。當他自己的超感應力消失之後，他就感到莫名的惶恐。那種來自十萬五千光年之遠的UFO，到底是懷著什麼心機要對他和他的機器人加以打擊？在他的心底深處他無法抹除那種不可知的恐懼。在妙法界來說，它一直享有和平、安寧與幸福，沒有任何人世的糾葛爭端，如果有的話，也只不過是出於如意部所製造出來的『夢幻之旅』，叫人們了解到有所謂邪惡的存在，在短暫的月球之旅，他已親眼看到了人類性格暴戾的一面，他覺得厭惡。

葛愛蓮睜開眼說：『我建議你不要同去！』

『你能不能說清楚一點？』

『我只能這樣告訴你！妙法界本身遭遇了困難，』葛愛蓮委婉地說：『那些複雜的思想波，把我都搞昏了頭，他們本身在開意見，對處理世界事務的態度是曖昧難解的，他們好像有了爭執。』

『爭執？那是不可能的！』蒼天鷹申辯著。『妙法界永遠不會有眞正的爭執，所有的爭執都在「夢幻之旅」中進行，都是一種情緒的發洩，所有的爭執，都只是人類過去的遺傳的假象。葛愛蓮，妳看錯了沒有？』

葛愛蓮搖搖頭，微抿著嘴唇，顯出了她的堅定。

星際礦業公司的高級職員，在月球基地的辦公大樓中正注意收取各方訊息。呂維義在他與葛愛蓮的情感發生變化之後，他已經不再對她存有那種異性的慾望，站在他的工作崗位，他寧可從

葛愛蓮身上獲取更多的資料來爲公司做更多的事。

當UFO在星際間掀起了一場不算小的風潮之時，星際礦業公司的所有部門，也正嚴陣以待，密切注意UFO的動向，很自然的，葛愛蓮成爲他們唯一的法寶，他們希望配合精神電子學的進展，去追踪了解未知的事物，也希望葛愛蓮能够協助他們進行工業或科學探險事業。他們定期把葛愛蓮找來，就在精神電子實驗室中透過電腦分析思想顯像技術，將葛愛蓮的精神旅遊所及之處，以映像方式呈現出來。

葛愛蓮心中時時牽掛著自己的姐姐，雖然在母親死後的五十年，葛愛蓮才經由人工技術使受精卵發育成長出生，她對長她八十歲的姐姐葛白紅，可以說是只有遺傳上的關係，而缺乏建立家庭倫理的姐妹關係，甚至對於自己的母親、父親，也只是經由過去保存下來的立體錄影晶片去認識他們，他們早在七十年前作古了，如果她還想了解更多的父母親生前的事蹟，可以在各種電腦紀錄檔案中去查閱。二十年，在她只是個短暫的人生，青春年華在她渾身的每一個細胞煥發光輝，所有的傳播媒體經常可以聽見或看見的是，人類未來的美麗太陽系的藍圖，每個人無憂無慮，每一處社會都不再有犯罪的事情發生。現在讓她無法釋懷的就是萬得福情況的惡化，她自從具備了超感應能力之後，時時與姐姐取得心靈的聯繫，一旦她能够深入姐姐的心靈隱密之處，傾聽她百年來的憂患經歷，了解一個做母親的感受，知道她面對萬得福的巨變的心情，葛愛蓮只有

更加佩服自己的姐姐。

（堅強吧！姐姐！讓我設法幫助妳！）她總是這樣傳達過去訊息給姐姐。

（沒有關係，他們囚禁了我的身體而已，我的心靈仍是自由的。我盼望的日子就會來到！）

葛白紅同答說。

讓葛愛蓮最是感動的便是，在她的精神旅遊探索中，常常會發現葛白紅虔誠地跪在床前，雙手合十，在祈求造物主的憐憫，那是發自葛白紅內心的眞實呼喚之聲。『人，你算什麼呢？』葛白紅這樣說：『人，只是時光過客，終有一天，肉體都要腐朽的，我們在世的人，都期望一個永遠的國度的來臨。』

沒有比面對著宇宙不可知的神秘力量那種感受更能顯示莊嚴的意味，葛愛蓮所能體會的就是：自己的渺小相比於宇宙無涯無邊的浩瀚，實在令人感嘆得可以，就好比電子與銀河吧。

一次次的實驗加在葛愛蓮身上，在葛愛蓮周圍的人，他們可以藉著電腦使她腦部的思維影像化，觀察到未知的世界，包括宇宙邊緣的爆炸發光體、黑洞的形成、星球的死亡與誕生、外星世界的奇異，最後，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心的探測以及太陽系現有世界的政治社會結構的解析，

至於派出機器人太空船進行太陽系外的殖民活動，則已經在開始進行。

一次實驗中，她的思維奔向太陽系外二十七光年遠的地方，在一顆有著藍色海洋和朦朧大氣層的星球，充滿了生物活動的跡象，覃狀植物在岸邊搖曳，飛過天空的氣泡式的飛獸，以發射著紅光的巨眼，俯視大地，偶爾牠們會降落下來，在岩石間棲息，牠們的氣泡成爲與岩石相似的形態，幾乎毫無二致，然後，另一種陸上的巨大的六脚動物，有蛇樣的頭和頸部，老虎般的軀體，舌焰長長地探伸閃動，舔著岩石，在牠察知了岩石間的異樣生物時，以閃電般的技法將牠的長長的鞭狀的尾部擊打纏繞在那隻岩石般的飛獸身上，一場龍爭虎鬪於焉展開，最後的勝利者，那條六脚獸吞吃了飛獸，在飽餐一頓之後，細瞇著倦慵的眼，在晒太陽，長長的蛇狀的尾部盤捲成輪狀形在岩石間隨時戒備著，不知不覺間，在牠的周圍已聚集了一些會緩慢移動的鵝卵石般的殼狀物，牠們的尖刺如針的利管，在同一時間從石頭狀的身體伸出，刺入六脚獸的身體各部，於是，那隻巨大的六脚獸觸電般的掙扎一陣，眼睛開闔了幾下，全身就動也不動了，只聽見沙沙沙、沙沙沙……有節奏的響聲傳出來，四面八方如潮水般移動的鵝卵石動物，如波浪般的爬行過來，在分享著那隻蛇頭蛇尾虎身巨獸的軀體美味，只有幾分鐘的工夫，衆多的鵝卵石動物便完全消化了那隻巨獸，漸漸地，鵝卵石動物又分散開來，藏躲進岩縫裏，與岩石無分二致。

葛愛蓮從恍惚的靈異探險中醒來，已是渾身大汗，牆上的巨大感應幕上，正在重播著她的思

維探測景象，讓她看得心驚肉跳。

『二十七光年之外！』顧若金提高嗓門喊著。『我們的太空船正在二十五光年的遠處，怎麼樣？這是個好星球吧？』

殖民官柯立人坐在室內噴泉邊，他的手伸進噴池，攪動著水。

『很好，很好。』柯立人說。『就選中這顆行星。』

『我不認爲怎樣！』呂維義搖搖頭。

『那你還想怎樣？』柯立人問。

『我想追查一下UFO的來源。』

『你爲什麼有這種想法？』顧若金以精神電子學家的身分展示了一大堆的數據，將它呈現在另外幾個螢幕上。『在過去的五十小時，我們已經探索了半徑十萬光年的區域，雖然只是飛快地掃描過去，都沒有發現UFO的踪跡。』

『但是，我們在太陽系裏發現過。』呂維義站了起來，走到葛愛蓮身邊，拍著她的肩膀。『就在沒有多久之前，就有一架UFO降落在萬得福，不明不白的爆炸了，我們派去的葛小姐原來是要尋找她姐姐回來了，結果她自己帶來了超感應力，使我們平白多了一項法寶，採礦和殖民事業固然重要，我們對當前處境的了解更爲重要。』

『可以並行不悖！』顧若金說。

始終在一邊默不作聲的蒼天鷹，忍不住開口了：『據我所知道，UFO來自紫喜烏星團，在十萬五千光年之外……』他繼續把自己過去在妙法界所做的實驗講出來。最後他說：『你們也可以叫葛愛蓮去做一次精神旅遊，那樣也許會有答案，不過這是具有相當的危險性，在紫喜烏星團那邊，正引起了紛亂的鬪爭。』

『你到現在才把它說出來？』顧若金有點不諒解。

『我同一個機器人談起過。』哈比插嘴說：『那個機器人金剛二〇三還說我在說笑話。』

『笑話？』

『不錯，誰會相信這樣的事呢？』

他們正在爭論的時候，葛愛蓮雙手按著頭額，痛苦地閉著眼，渾身發抖，終而大聲吼起來：

『快別吵了！萬得福發生事情了。』

『什麼事？』顧若金問。

『米士丁引爆了一顆核子彈！』她哭了起來。

顧若金要她躺下，在精神電子顯像儀器的控制板上按了按，牆上的影像立刻出現萬得福的機器人部隊，正駕駛著各種航器，盤旋在業已遭受核子攻擊的地區邊緣，進行殲滅戰。顧若金的臉

色頓時轉爲灰白，他命令電腦求證事實，只不過一轉瞬間，電腦的回答便來到：

『我們正要報告這件事，人造衛星偵測系統，在剛才送來了報告，確實有這件事，萬得福的米士丁掀起了另一次核子戰爭，受害的聖哲西地方，幾乎完全被摧毀，重複——幾乎完全被摧毀，聖哲西的政府主要人員在地底城向星際聯盟提出緊急的呼籲，請求星際聯盟干預這項殘酷可怕的侵略行動，這實在是太可怕了！我們月球聯邦也是星際聯盟的一員，不能坐視不顧，這是一項非人道的暴行，建議趕快採取行動進行制止。』

『這項突然發生的戰爭，事前地球的各個國家的情報，完全沒有掌握到任何跡象，人造衛星偵查系統也完全疏忽了，地球的情況現在是萬分緊急的！』在火星的鑽石城——星際聯盟的總部，秘書長包衛民，很快的就這件事發表評論。『對於萬得福的突發行動，可以在遠古的地球歷史上找到相同的例子，最有名的是希特勒……』

米士丁關掉了星際廣播收視系統，昂揚地抬起頭來，面對著另一個電視影像講話：

『各位都了解我們的立場是在爲萬得福的生存而戰，萬得福只有突破現狀的困局才能自救，才能自求多福！』

米士丁舉起了雙手，興奮地繼續喊著：『我應許你們的，萬得福就會走上富強康莊大道，就

會走上富強康莊的大道，沒有人可以歧視我們，萬得福要復興在地球的土地上，成爲超級的強者，成爲超級的強者……』他越說越得意，口沫橫飛，以至於他的機器人侍衛走進來，在它的額頭前面連續發出三次閃光，他都沒有查覺到，然後，在他檢視另一個螢幕中傳來的有關戰況的訊息時，他勃然大怒，暴躁地狂跳起來，對著通話器大罵一頓，直到他發洩完了他的怒氣，他才注意到機器人侍者正在面前凝視著他。

『不中用的東西！』米士丁又開罵起來，對著他的機器人侍衛揮拳指向它的鼻子，在他還沒碰觸到之前又縮回手。『你在這裏幹什麼？』

『我來報告你重要的消息。』伴侶一號說話時故意壓低聲。

『什麼消息？鬼鬼祟祟的？』

伴侶一號向米士丁招招手，要米士丁同他出去，在門剛關上時，伴侶一號向米士丁展示了小型立體投影器，將它在空中放映出影像來，只見眼前出現了發光的飛碟在盤旋，繼之，呈現飛碟內部的動態，是一種有翅膀的人形的生物，看得米士丁目瞪口呆。

『你怎麼弄來的？』

『他們給我的。』伴侶一號用手指著天上。

『他們是誰？』

『天上來的飛人，他們說，他們叫飛人，他們就是來自紫喜烏星團的飛人，他們駕駛著碟子狀的飛行體，我們叫它做飛碟是最恰當不過的，因爲那種碟子也是一種生物。』

『你到底在說什麼？』米士丁摸摸自己的額頭。

『我是說，他們已經來了。』伴侶一號指著停留在空中的立體映像說：『這不是立體電影，這是眞實的飛人，他們就在沙漠裏等著你和我去。』

『你怎麼拿到這個立體投影資料的？』

『他們用心靈感應通知我，就在大樓的屋頂上存放了這件東西。』

『你？機器人也有心靈感應？』

『我是接收了感應。』

米士丁將信將疑地拿起機器人手裏的那件投影器，再度放映了一遍，機器人伸手按了一下發聲器，這回有一個飛人跳出來，拍打著翅膀，發出呼呼之聲，同一時間，米士丁的心靈接收到了一股巨大宏亮的聲音：

（不要猶豫，你是我們所揀選的人，我們等著你，我們一直在給你力量，在支持你的行動，我們在背地裏照顧你，現在是你回報我們的時候了，請你快來吧！）

二十分鐘後，一架銀白色的航艇飛向金黃色的沙漠地區。有目擊者說，在米士丁的那架座機進入沙漠後不久，便出現了UFO，它的閃亮的圓盤形銀色外殼，曾讓許多民衆的眼睛眞確的認爲，那確實是所謂傳說中的UFO的現身。它在市區盤旋了幾圈，曾引起短暫的電力中斷和無線電干擾，並且被人拍攝了照片，甚至電視攝影機也追踪上了，最後，它又消失得無影無踪。

米士丁的座機再回到大都督的辦公大樓。當他再度在電視上現身時，臉上的表情興奮昂揚，講起話來嗓門更粗起來：『我們不怕星際聯盟來對付我們，這干他們屁事！萬得福，要自求多福，只有靠米士丁來帶領你們，萬得福不怕任何的壓力與威脅，要大大的揚眉吐氣！』

有許多次，蒼天鷹從睡夢中驚醒，發現身旁仍好好的站著他的伴侶哈比，就像過去多少年來在妙法界侍候他的情況一般，而現在情況不同了，彼此都已喪失了超感覺能力，要溝通還得靠言語表達。哈比摸摸蒼天鷹的額頭，以溫柔的話安慰他，並且問他夢見了什麼，蒼天鷹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

『光，有光……』蒼天鷹喃喃地說。

『光怎麼樣啦？』

『我夢見自己被光罩住，就像……就像太陽在我頭頂上爆裂開來一樣。我的眼睛睜不開，差一點瞎了！』

就在這一次，蒼天鷹在同樣的夢境中驚醒，他忽然更能清楚地描述夢中的細節，那是所謂紫喜鳥星團的黃星所在地的機器人福至心，它以清楚的形象和聲音出現，告訴他：『你要到萬得福去！』

蒼天鷹看見身邊的哈比在注視他，他正想說話，哈比却先開口了：『是不是你夢見到了紫喜鳥？』

『不錯，你怎麼知道？』

『我也做了一個夢。』哈比指指它的發亮的腦袋。『夢見福至心在對我們說話。我也看見了亮光，那大約是所謂衆光吧！』

『衆光？』蒼天鷹似有所悟，『也許衆光在指引我們，要我們到萬得福去！』

『可不可以去問問葛愛蓮看，』哈比提議說，『也許她知道的更多。』

在他們找到葛愛蓮時，她剛剛梳洗完畢，以美麗的微笑對著他，雖然是透過螢幕傳映出來的，神采顯得清麗脫俗。

『進來吧！』葛愛蓮說。電腦很快的將自動控制門打開。『你們想到萬得福去嗎？』

『妳都知道了？』蒼天鷹驚愕地問。

葛愛蓮從牆壁間的水龍頭接了一杯營養汁遞給蒼天鷹。

『喝點東西，再說話吧！』

蒼天鷹坐下來，啜了幾口，他的眼睛凝視著她胸前突起的雙峯。據說她是個女人，女人是有別男人的，女人可以提供卵子與精子結合，形成胚胎細胞，是製造人類下一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面對著她，他想起自己小時候在妙法界的機器保姆，它也有突起的雙峯，就長在它的胸口，豐滿而富於彈性，他記得每次吮吸它時，機器保姆還會呢喃地唱起了歌，並拍拍他的背，撫摸他的頭，甚至親吻他的臉頰，使他感到溫暖可親，那是屬於妙法界的生活方式和傳統。爲了保持良好的遺傳品質，維護人性的高潔和慈善，妙法界和一般的世界是有所不同的，儘管他對於自身以外的人類種種事情有著萬般的好奇，也只能以欣賞的眼光注視著眼前的人類女性。

『情況很混亂。』她說，她側坐在大鏡前，雙腿交疊，剛剛畫過眼線的眼睛顯得更有魅力。『你想到萬得福去，你不害怕嗎？』

『害怕？』他指著身旁的機器人哈比。『有它陪我去！我怕什麼？在我們妙法界，我經歷過許多……』

『那只是「夢幻之旅」所做的惡夢。』

『妳完全了解了？』他感到驚奇與沮喪。

『當然，在我冥想的時候，我也到過妙法界，甚至到過紫喜鳥星團，到過許多不知名的星

球，我的負擔是很重的，他們抓住了我不放。』

『妳會很煩吧？』

『當然，我原來只是個凡人，突然變成了能够魂遊宇宙、了解別人心事的人，當然很煩。』她搖動一下身子，開叉旗袍露出光滑白皙的大腿。『尤其當我知道一些男人們常是愛情不專，只圖性慾的發洩之後，我更覺得做個女人實在沒意思，就像呂維義，或是顧若金、柯立人，或甚至莫太白……，他們都是有頭有臉的人，却不知道爲什麼……』

『妳的意思我了解！』蒼天鷹阻止她繼續說下去。『如果妳同我一樣是中性人，也許會好一點，我雖然有性別，却沒有性慾，妳可不同，葛愛蓮，現在請你告訴我，妙法界的情況怎樣？妳認爲我到萬得福去妥當嗎？』

『有聲音在招引你去！』葛愛蓮說，『那聲音來自十萬五千光年之外，來自……來自所謂紫喜烏星團的黃星。』

『是善意的嗎？』

『善惡是怎樣區別呢？』葛愛蓮不安地站起來。她指著牆壁上正在播出的立體電視新聞，在地球上的聖哲西地方所受到的核子攻擊已成了人間地獄，而星際聯盟的機器人部隊正在太空中集結，以各式各樣的太空船巡行在軌道上，準備做另一次攻擊。

蒼天鷹盯著影像，他的手無意識地在自己的腦袋上摸弄了一陣，他還希望自己腦中的超感應裝置能够發生作用，那樣也許有助於透徹地了解人性、觀察世局。機器人哈比的兩腿突然抖動了起來，抖得吱咯吱咯響，連哈比自己也不知所以然。

『感應！』葛愛蓮叫了起來。『來自紫喜烏的訊息感應！』

『什麼？』哈比問，走近前去，注視著葛愛蓮。

她的身子微微向上仰，目光凝定在空間中的某一點，是一種暫時的出神狀態，然後開始眨眼：

『剛才我說到善惡，不錯，你們說說看，應該有所謂善惡的分野吧？』

『當然。』蒼天鷹不解地望著她怪異的臉。

『我知道他們剛才又有感應傳到了。』

『是飛人還是碟人？』

『碟人，是紫喜烏的黃星上的衆光，那光很強……一直照到我的心底深處，好像把我整個心整個人都照透了，照透了。』

『那麼，我們所得到的感應是眞實的？』蒼天鷹拉著哈比的手說：『衆光要我們到萬得福去一趟。』

『哦，哦！』葛愛蓮視線停在蒼天鷹臉上。『我想是的，沒有錯，他們有了指示。』

『妳能確定嗎？』

葛愛蓮點點頭。在她另一次閉目的探索中，又感應到來自妙法界的訊息，他們內部因爲發生了爭執，對於外界事務的處理看法，也不一致，所有從那兒發出來的靈語言是零亂、瑣碎、繁雜而不和諧的。她再掃描了萬得福的情況，那些垂死的、悲慘的、遭遺棄的畸形人，瑟縮在陰暗的地底樓房裏蠕蠕喘息，嬰兒的哭聲被母親的胸脯所止住，却從每一個角落裏迸發出輕微的嘆息，那是一羣面對苦難折磨的人，所能擁有的唯一權利。然後，就在她與自己的姐姐葛白紅心靈交會的一剎那，她感受到了一陣可怕的震擊，就像頭頂上爆開了一枚炸彈，在石破天驚中，她猛然覺醒，她張開眼睛後已看不見蒼天鷹和他的機器人伴侶哈比。

一小時後，她在電視新聞中看見蒼天鷹和哈比登上太空船，蒼天鷹對著鏡頭招手，他身邊的機器人還是以那副乖巧的身姿倚在蒼天鷹身邊。

後來，據葛愛蓮所知道的是，星際聯盟與月球聯邦曾經在背後促成這件事。他們認爲蒼天鷹前往萬得福也許能有助於萬得福局勢的改觀，當世界諸國已許久以來不曾有戰火掀起，却在此刻發生了莫名其妙的核子爆炸事件，毋寧說是一種超乎情況的意外，由妙法界的人出面前往萬得福調停，也許更有好處，而不至於使局面僵化。

呂維義走進來時，她已看穿了他的心事，他很想親近她，從她身上得到一點肉慾的樂趣。而她却是莊重平和而嚴肅的，自從她在蘇麗芬的安排下得到這種超乎常人的能力，她已感覺到前所未有的滿足與喜悅，只有在她觀察人性的卑劣、墮落所帶來的苦難，才不禁引發她的唏噓與感喟，她已完全成了另一種人，與過去的自我毫不相同。

『妳不再愛我了嗎？』呂維義冷眼望著她。

她沉默不語。他感覺到要回答這個問題實在太難了，愛，除了性愛以外，應該還有別的比較重要的成分，尤其，在她以靈視之眼縱覽廣大的宇宙時空歷史之後，深深的體會到個體的渺小與軟弱，在她的思維能貫穿億萬光年的距離，傾聽所有生靈的脈動與掙扎之後，她突然萌發了一股雄心，希望自己能與整個宇宙不朽，就像妙法界他們所追求的永久不朽，他們是屬於不朽的族類，他們已掌握了生命的奧秘，她在冥想旅遊裏已偵知了一切。

呂維義的手臂環著她的腰，嘴唇湊前去，就像過去他要做愛前一般與她親近，而她却別開了臉，睥睨著他，碧色的眼眸深沉亮潔，灼灼逼人，呂維義鬆了手。

『妳知道嗎？妳是屬於星際礦業公司的財產！』

『爲什麼我是？』她吼著，迷人的面孔變了形，像一頭發怒的貓。

『我們公司造就了妳，妳就要爲我們服務。』

『包括跟你做愛？』

呂維義堆起了笑臉。『那當然要妳自己願意。我只是奇怪，妳爲什麼倒了胃口？』

葛愛蓮神色凜然地望著他。突然，發自遙遠的一股聲音在她的心靈深處激起了震盪，她感到一陣迷離與昏眩，呂維義乘機會抱緊她，對著這張清奇秀麗的臉，他滿懷著敬慕與愛憐，如今只能把她當作一種超乎常人的實體了。

『妳怎麼啦？』他搖撼著她。

『二十七光年之外……』她喃喃地說：『在二十七光年之外，我們的太空船與外星人遭遇了。』

很快的，葛愛蓮被帶入精神電子研究室裏，將她腦部的感應呈現出來。她躺在枱子上，周圍站滿了星際礦業公司及星際聯盟的高級職員，正在觀看著螢幕上的變化。

星際礦業公司的機器人移民部隊，在藍色的行星登陸，首先執行的任務便是與當地的鵝卵石生物奮戰，那種沙沙沙發出可怕聲音的嚙食性的生物，總是陰險的與眞正的鵝卵石混雜在一起，教人無法分辨清楚，有幾個機器人脚部受了攻擊倒下去之後，散佈在地面的鵝卵石生物便羣體聚集起來，對著機器人展開攻擊，機器人雖然力圖振作反擊，却沒有辦法使自己很快站立起來，因而在更多的鵝卵石生物從四面八方聚集過來時，那些倒在地上的機器人，就難逃被分解的命運。

太空艦隊的炮火猛烈的攻擊，却也造成了機器人的同歸於盡，少數的機器人在驚慌中匆匆的搭上飛艇返回停在空中的母艦。

『眞不像話！』顧若金喊了起來。『簡直太冒失了。』

『這是個邪惡的星球！』移民官柯立人咒詛著。『我們上了石頭的當！傳令過去！』他繼續喊著：『請指揮官繼續找別的地方登陸，想辦法查清楚怎麼回事。』

『好的！』主電腦回答說：『我們必須透過精神電子傳訊系統傳達過去，讓他知道。』

顧若金白皙的臉泛起了紅光，在他調整了葛愛蓮的實驗枱邊的一連串旋鈕過後，螢幕上的指揮官的臉部，不十分穩定地映現出來。

葛愛蓮的額頭汗出如豆，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腦波及各種感應圖顯示劇烈起伏的曲線，有些氣泡卡在她的喉管咕咕作響，她掙扎著，手脚發顫，想要起身，却被呂維義所按住。

『等一下，我們要跟指揮官連繫！』

『知道了！』指揮官的聲音悶悶地從二十七光年之遠傳來，竟是透過了葛愛蓮的精神感應和電腦的組合系統。『我們會想辦法另外找地方降落！另外找一處安全的地方，我們最後會……會完……成……』後面的聲音越來越難聽清楚，也變得奇怪，就像一個人在水裏說話一樣。

螢幕上指揮官清俊的臉退隱而去，却換成了另一張多肉而帶著詭譎微笑的臉，他的眼睛怒

張，火紅而巨大，正在朝著鏡頭這邊張望探索——所謂鏡頭，應該就是葛愛蓮的精神電子視覺眼。

『米士丁！』幾乎同時，在場的幾個人衝口而出。

螢幕上的米士丁竟然開始表演脫衣服的動作，最後全身光溜溜的，不著寸縷，肥肥的胸部、腹部，肉顫顫的，身體好像壓著什麼急速地運動。這一切映像的轉變快得不可思議，到底怎樣發生的，一時還讓人摸不清頭腦。

葛愛蓮痛苦地掙扎大叫：『我的天！他……他強暴我！』

她的身體被固定在枱子上，手脚從綁緊的皮帶外面劇烈地抖動，胸部和腹部收縮著、起伏著，猶如翻騰的海浪，頭、臉急速地左右搖動，整個人似乎正在努力抗拒著一個加之於她的無形的狂暴力量。

『停止！停止！』呂維義喊著。『停止接收訊息！』

『我早停了！』顧若金應答著，他用力把手裏的遙控器搖晃著。他衝向前去，很快地按住葛愛蓮的肩膀。『妳到底怎麼啦？』

葛愛蓮的面孔扭曲著，微瞇著眼，從長睫毛間滲出了晶瑩的淚珠。她頻頻低呼著：

『米士丁！米……米士丁……他……他也有了能力！我……我看見他……他在強暴我！』

螢幕上米士丁的惡形惡狀的畫面，早已因爲顧若金把精神電子訊息接收器關掉而消失不見，可是葛愛蓮腦海裏所接收到的訊息感應依然強烈異常，這可以從她劇烈的反應動作看得出來，她是那樣的驚惶而軟弱，面對著強暴她的無形力量，她在努力抗拒、掙扎，雖然綁在她身上的測試用的線路和皮帶已及時鬆解開來，她的手脚和身體依然被固定得牢牢的，直到她長吁了一口氣，好像那種無形的強暴已告一段落。

『米士丁怎麼樣了？』呂維義喊著。

『他罷手了！』她喘著，伸手揩著臉上的汗，却在感受到極大的委屈之餘，雙手掩臉痛哭起來。

『到底怎麼回事呀？』呂維義撫著她的頭髮，安慰她。

『沒事了！沒事了！』她坐起來，走下實驗枱，低著頭，甩甩頭髮，細白粉嫩的臉強擠起辛酸的微笑，她爲了表示她的堅強，在衆多的觀察者面前，不能太過於失態。

『妳眞的被強暴了嗎？』呂維義湊前去低聲問：『還是只是妳在做夢？』

她攤攤雙手，聳聳肩，嬌艷的嘴唇噘了噘，極力鎮定自己。

『光！有光！』她喃喃地說：『在我……遭遇最窘迫的時候，突然使我得到解救，我看見了光，非常強烈的光在我眼前爆開了，這就是我所能說的。』

『妳是說妳遇到了衆光？』顧若金緊跟著問：『他們是來自紫喜烏的衆光？』

『大概是吧！是衆光解救了我！』她回憶著剛才驚心動魄的情景，在她遭遇了那團魔影的襲擊之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反抗與逃避。奈何，她的努力幾乎白費，儘管她曾聽說過有精神肉搏這回事，就是利用超感覺能力做長距離的對抗，她也出了狠勁，利用自己的精神力使出了女人的絕招——銳利的牙齒和指甲，她却一直趨於劣勢，直到一團令她目盲的亮光在頭頂上出現，那個糾纏她、強暴她的魔影才消失不見，此刻她仍覺得下體和身上被襲擊的部位有疼痛之感，而且心有餘悸。誰說它是夢境？它確是比現實更眞實的夢境！

葛愛蓮的答話使衆人呆楞了短暫的片刻，他們無法了解超感應力的玄妙。

第十三章　異象

星際礦業公司的殖民探險艦隊，遠在距離太陽系二十七光年之外，他們的指揮官在試圖發送精神電子訊號回去與月球基地聯繫毫無結果之後，開始了自己的行動。儘管那些岩石狀的生物多麼刁鑽可怕，牠們曾經攻擊過首批登陸的機器人部隊，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探險隊吃了悶虧，他們繼續盤旋在空中，做更精確縝密的偵測。指揮官的心靈活動中，曾經接收了來自月球基地的最後指令，那是經由一位叫葛愛蓮的超感應少女，以她的奇異精神能力對他的心靈探索所傳達的，指揮官本身不具有超感應力，只有利用當初離開太陽系時所携帶的一具尚在發展中的精神電子偵測儀勉強發生作用，然而用在長距離的太空通訊却不見大效，唯一還可以使用的是無線電，可惜無線電要受到時間空間的限制，無法立時傳達做雙向溝通。

當探測船繼續在星球上的綠色地區做好檢查手續，準備再派遣登陸船降落時，紫色的天空中突然出現了兩架不明來歷的飛碟，由天幕裏巨型的雲朵中跳閃出來，眼看著就要撞上探測船的一剎那，說時遲那時快，從天空中不知何處的角落，各飛來兩團亮白熠耀的光，正好擊中兩架來犯的飛碟，於是頃刻間只聞兩聲爆響，飛碟化成了兩陣煙雲，很快的消失無踪了。

指揮官在螢幕上看得目瞪口呆。這一切實在太奇妙神秘了！他喃喃地自語著，然後把自己所見到的情況，利用無線電傳回太陽系，儘管這項訊息要在太空中奔跑二十七年的時間才能抵達月球基地，他還是做了他應該做的事。

『登陸吧！』指揮官說。『這一次一定不會再出問題了，上帝保佑——我們會在這裏紮營！』

兩艘登陸用的機器人駕駛的太空船，先後從星際礦業的航艦腹部飛出去，指揮官開始唸著舊約聖經的詩篇第廿三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莊嚴低沉的聲音，透過所有的廣播系統傳達到宇宙浩瀚空間，每一顆閃亮的星星都是他的聽者與注視者，見證著人類外星殖民事業的悲壯肅穆。

在整個無止盡的空間裏，光，遍佈在每一個黑暗的角落，成爲不可測度的曖昧混沌世界中的尊貴象徵。光的照臨毋寧是傳達一種永恒不變的訊息，人類遠古時期曾對火有諸般的恐懼、迷

信，以至於崇拜，確實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紫喜烏星團的億萬年的進化歷史中，那種碟狀發光的飛行體已成爲獨特的、進步的文明形式。而當它們以超光速移動，前來太陽系，却造成了人類莫大的驚惶。單單在地球、月球、火星、金星、木星以及所有有人類駐足的太空站，發現它們的蹤跡時，都造成了很大的騷動。而所謂的第三類接觸——與外星人面對面的接觸，早已時有所聞，却始終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很難取信於人；唯有第四類的接觸——超感應的接觸，利用精神電子學的科技進行探索聯繫，還能够加以捕風捉影。

於是，就在地球上的萬得福國家發動了一場侵略行動之際，不旋踵間，來自各地方的觀察報告，不管是目擊或儀器偵測，或心靈感應，都不斷的指出，在萬得福的天空或山區，隱藏著神出鬼沒的光體。

那確實是異象！

萬得福的首都正在盛傳：有來自天上的神祇附身在米士丁的身體裏面，他可以抵擋得住任何打擊，他的勇猛神威勢必所向無敵，那些像浪潮般洶湧，穿著軍裝的兵士或機器人部隊，不斷地在邊境集結，準備進行第二波的攻擊，只等待著米士丁一聲令下，便又可以吶喊嘶殺，滿足血淋淋的慾望。

米士丁在他的官邸裏，斥責侍候他不周的僕人。他從一場精神肉搏中醒來已是大汗淋漓，那個幫他刷洗身體的僕人雖然賣力地在工作著，却難討得米士丁的歡心，他全身的肥肉，在鏡子裏看起來格外蒼白而富於彈性，他跳著、蹦著，做做運動，拍拍手掌，清脆的聲音配合著他的口哨，他極力想忘却那次精神的強暴事件失敗的尷尬，怪不得他要拿他的僕人當出氣筒。

原來，他曾經利用那個UFO的研究專家蘇麗芬，爲他進行開發，使他具備了像葛白紅同樣的能力。就在他感到自己已得到了那種超感應力時，恍惚間，他聽聞了來自遙遠太空的一個聲音在對他說話：

（紫喜烏的飛人來了，我們來幫助萬得福成就大事業，萬得福是紫喜烏的榮光！）

最初他沒法了解它的意義，直到他以自己的超感應力旅遊十萬五千光年之外的紫喜烏星團，終於明白了它的奧秘。

（飛人，）他喊著。（你們爲什麼要來幫助我們？）

（很簡單，）大威山，這位飛人的首領在他的寶座上答道：（我們是得到一部分碟人的幫助，那是從黃星投奔來到我們這兒來的，經過億萬年來的平靜生活，他們再也忍耐不住平靜，他們需要冒險，於是，他們加入了我們，現在我們的力量正在增強，我們的先頭部隊已經抵達了地球，希望幫助你們完成工作……）

（非常有趣？）米士丁疑惑地問：（你們來幫我們打仗感到有趣？）

（冒險！這是一種冒險！）大威山以靈語回答說：（那些從黃星來到飛人地區的衆光，他們喜歡冒險，他們是爲了冒險才投奔到我們這兒來的，經過億萬年來的平靜生活，他們再也忍耐不住平靜，他們需要冒險，於是，他們加入了我們，現在我們的力量正在增強，我們的先頭部隊已經抵達了地球，希望幫助你們完成工作……）

（那太好了！太好了！）米士丁喜不自勝。

所有這一切心靈交談的訊息，都讓葛愛蓮捕捉到了。自從她受到莫名來由的無形強暴之後，她的感覺越發敏銳，她要探查清楚米士丁到底是怎樣以精神力量施暴於她的。她惟一能够清除自己恐怖驚悸經驗的方法便是面對它，不畏於它的存在，而她也不明白到底米士丁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罷手的，直到她與葛白紅取得聯繫之後，終於恍然大悟。葛白紅，這個大她有八十歲的姐姐，仍然被禁錮在特別的房間裏，身體得不到自由，而她的精神却是自由的。葛愛蓮以心靈之眼看見她被囚禁著，却充滿了喜樂，她在靜默中以一種平靜悠閒的態度面對著災難，那加諸於她的身體刑罰，只要她閉起眼睛，使自己的靈體飛升而去，便算不了什麼，儘管米士丁一直在虎視眈眈，她却無懼於那種有形的暴力，在透過長距離的超感通訊中，她與葛愛蓮搭上線時，已遲了一步……

（什麼？妳被米士丁強暴了？）

（不錯，是精神強暴。）葛愛蓮委屈地說：（肉體却受到傷害！）

（他要展示他的能力，他是個誇大狂，他要了解自己能不能在遠距離之外強暴某人，正好看上妳！）

（我的天，我怎麼會這樣倒楣？）

（這對妳是個新鮮的經驗！）

（別說風凉話了。）葛愛蓮稍帶責備地回答。

（我沒有幫上忙，眞對不起！）葛白紅說：（我沒有注意盯住米士丁，我只注意到來自紫喜烏星團的飛碟，還有那種發出亮光的東西。）

（我了解——在紫喜烏所發生的事。）葛愛蓮說：（黃星上面的碟人，有一部分投奔到飛人那兒去了，碟人本來生就一副飛行碟子的模樣，他們是生物也是機器，他們的光圍是靈魂，附身在飛行碟子裏面，最後因爲飛人的勢力擴充，那些飛行碟子有些就成了飛人的航具，非常不幸的是，現在地球上的不安竟然與紫喜烏的飛碟有關……）

（米士丁的能力來自於可怕的飛人，他們自稱是上帝的使者！）葛白紅同憶著那次離體偵測的經歷，她腦中清楚地映現碟狀的飛行體在首都上空盤旋，造成電力干擾，人心惶惶，而米士丁

就在蘇麗芬的指導下開啓了超感應能力，那種碟狀的飛行體有意無意間對米士丁所作的影響，是極少有人知道的，只有具備超感覺能力的人，或是有著靈敏度極高的精神電子設備儀器，才能捕捉得到這些奇異的現象，葛白紅只是個無所事事的囚犯，她只有多利用自己的時間做精神旅遊，以便打發時間。就在她與自己妹妹的心靈交談中，彼此都獲得了心緒的平衡和穩定。

（我該怎麼辦？）葛愛蓮問她：（我應該繼續爲星際礦業公司服務嗎？）

（那麼妳想怎麼樣？妳已經具備遠距離的透視力和超凡的精神旅遊能力，妳是絕對自由的，就像我是絕對自由的一般，繼續保持妳的心靈潔淨吧！也許有一天會與眞正的神接觸！）

（神？）葛愛蓮反問：（我以爲我已經快變成了神。）

（不是的，我們只是比凡人略勝一籌罷了，我們永遠不能成爲神，我們只能盼望與神接觸溝通，那是我們最大的幸福！）

當一顆心靈與另一顆心靈做遠距離的交談，互送訊息時，就碟人來說，不難察覺出它的動態。此刻，來自紫喜烏星團的碟人，是由福至心率領著，正在地球各處巡行盤旋。

碟人，就外觀來說，是一種能源體生物，它所以稱爲碟人，因爲它是碟狀體，會飛行，地球人稱它爲飛碟，或是不明飛行物體，因爲它始終以神秘難解的姿態出現在人類眼前。人類自古以

來對它的探索都不曾間斷，它在人類心目中有時也與神的形象混淆不清。在多少世紀之前，曾經流行過一種假說：上帝就是外太空人；上帝駕駛飛碟來到地球，行使神蹟異事；由於地球人的科技落後，自然而然的將那種超乎地球人的能力者目爲神，並因之解釋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超自然現象，或是追踪而爲宗教崇拜的源流。就在人類已進行星際殖民的此際，對於飛碟的好奇仍然方興未艾，許多科學家熱中於『第四類接觸』的探究，自然這種精神電子科技，在碟人來說不過是小事一樁，所有地球上以至於星際間所發生的種種事件，莫不在碟人的注視中。

衆光從飛碟的機體發出，每一個光團都是一個心靈，它所散射的光芒遍照人間與大地，無遠弗屆，無處不在，成爲榮耀的象徵。在旋轉變幻、飄游急行中，穿雲破霧，掠空鑽地。

福至心在駕駛室裏觀察著衆光的行徑，他只是衆光所製造的有形體的機器人，完全奉命行事，他在碟形體裏面安穩的坐著，觀賞著衆光從各自不同的角落所傳送回來的精神影像，那是地球上萬得福地區的情景，有兩名熟悉的人影漫步在萬得福的廢墟古城，那是來自妙法界的蒼天鷹和他的機器人哈比，他們曾在精神旅遊時到過紫喜烏的黃星，還一度被留置下來，現在他們是奉了衆光的招引前往萬得福。

在暮色漸臨的時候，金光燦爛地照著斷壁頹垣，氣氛顯得孤寂蒼凉。那邊有一對情侶互相依偎著在窸窣低語，風兒吹過飄掩著長髮的臉蛋，那微帶憂鬱的雙瞳從髮隙間窺視著蒼天鷹和他的

機器人伴侶哈比，直到他們走到前面時，她急急地又把臉埋起來，躲進她的伴侶的胸懷裏。

『別怕！』男的拍拍女的背。『喂，妳睡著了嗎？』

她抬起頭來，一陣風把她的劉海吹散，浮出整個臉龐，那帶著幾分畏怯之色的眼光和蒼天鷹一接觸，便又縮了回去，男的在她鼓起如弓的背部撫摸著，她的頭縮得更緊，似乎因爲恐懼而有的反應。

『天保佑！』機器人哈比用手肘碰碰蒼天鷹，低聲說：『你說要到這兒來有看頭。』

『你嚕囌什麼？』

『我只知道你有一根筋不對，才會到這裏來。』哈比打趣著。

『我只是照著感應行事。』蒼天鷹說。他四下查看著，除了碎石參差、亂草雜陳之外，這裏唯一引人注意的便是那對孤男寡女。他附在哈比的耳邊說：『按照指示，我們要到這個叫擺不平的廢墟來的。』

『這個地方叫擺不平嗎？』機器人走近前去，向那對男女搭訕著。

『不錯，就叫擺不平。』男的用他的粗硬的嗓音回答。他指著牆壁上的一塊光亮的石板說：『你們想知道這個地方的故事嗎？瞧瞧上面的文字吧！』

哈比走上前去，細細端詳著石板，蒼天鷹跟著過去，辨讀著上面的字跡：

萬得福立國以前五十三年，衆國相爭於此綠草如茵之地。萬得福賢人包天遵，黑臉、黑手、黑脚，白色的胴體，著短褲橫躺於巨岩，目光如炬，在夜晚傾聽風聲，如流咽，星光閃爍，如諸神之目，飛螢亂舞，蚊蠅伴奏。時有白衣老者自雲間隨光團而出，手握籐杖，瞬間飄浮而至，以杖擊打包天遵軀體，霎時間，包天遵通體顫抖猶遭電擊，渾身火熱，進入昏死狀。待驚魂甫定，張目四顧，白衣老者已不知去向，返家後，包天遵家人均不識，令他爲之氣結，原來他臉上及手脚黑斑已告褪去，衆人聞之，相偕擁到此地，欲治頑疾，惜皆不驗，再不見老者隨光團而出。後包天遵協助萬得福建國，此綠地毀於傳統戰爭，包天遵遂以建堂紀念，是爲『擺不平之殿』，意在祈求幸福廣被衆生……。

『這個地方現在怎會變成這樣？』蒼天鷹轉過身來，以疑問的眼光投向那對男女。

『難道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

蒼天鷹搖搖頭。

『有一架UFO在這兒爆炸了。』

『多久以前的事？』

『最近……』男人的目光突然移動到蒼天鷹身邊，露出驚惶之色。

蒼天鷹回過身去，却見一羣手執著短槍的兵士從石板後面出現，以冷冷的眼光直瞪著他和機

器人。

『站住！』爲首的一個吆喝著。

蒼天鷹與哈比交換了一個眼色，楞楞地站著。

『舉起手來！』大鬍子用手在他的髒臉上抹了一把，灼然的目光射向他倆。

哈比慢慢走過來，把身子擋在蒼天鷹前面，以免主人受到傷害，做一個機器人是要盡到保護主人的責任的。

大鬍子踩了一下脚，一顆細石從脚底迸彈出去，他橫暴的臉上佈滿怒氣，也許是機器人的行動觸怒了他，也許是無意間的踩脚使身體重心不穩，他竟扣動了手上的武器扳機，砰的一聲，子彈發射出去，在機器人的腹部爆開，冒出一團烟火，機器人『呀』的一聲喊叫，踉蹌幾下，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蒼天鷹趕過去拍撫著哈比的臉，問他：『你還好吧？哈比！』

哈比微瞇著眼。『噓噓——』表情很神秘。

『你說什麼？』

哈比的眼睛張大起來。『我可能走不動了，不行了！』

蒼天鷹抬頭看看大鬍子，那根槍管仍然無情地對著他，讓他不禁火冒三丈。在妙法界，死亡

意味著一個人靈魂的超脫，死亡是在好幾世代以前才有的事，如今蒼天鷹就將面臨外力威脅而來的死亡，他不免心生畏懼，他唯一能體會到的死亡的意義也許就像是機器人哈比一般在腹部開了一個洞，然後哎唷一聲倒下去。而此刻，在他的腦際深處却浮現出朦朧隱約的光，那似乎是長久以來跟隨著他的明燈，他有點難以自持。荒唐，這一切的確太荒唐了！

『走吧！跟我們回去吧！』大鬍子惡聲說。

『回去哪裏？』

『回去看大都督！』大鬍子說：『你不知道這是擺不平的地方嗎？你們到這兒來幹什麼？』

『我們來自妙法界。』躺在地上的哈比答腔了，顯然他的發聲系統和智力並沒有受損。

『管你們來自哪裏，我奉命到這裏來抓人！』

蒼天鷹苦笑著，面對著大鬍子那張粗蠻的臉，他已不想再多爭辯。他瞥見先前在此地互相依偎著的情侶也被抓起來。男的在大聲嚷：

『我們到這兒來又不犯法。』

『擺不平是一處聖地！』女的說，『我們來尋求奇蹟！』

天上的閃電劃空而落，一陣巨大的雷鳴，轟隆而起。衆人一時怔住，只有大鬍子以粗大的嗓音對著空中大嚷：

『吼什麼？米士丁大都督難道不是上帝的使者？』

半個小時之後，蒼天鷹和哈比被押到萬得福的大都督的辦公室。現在他總算看到米士丁的眞實面目，雖然和他在精神影像所呈現的是一樣的，眞實的人物站在面前則有實體感。米士丁肥而多肉的臉，臃腫得像個球，目光漾著水波，聽說那是一般人類過分注重性慾的表象，此外，米士丁的嘴唇也厚得像豬，說他像個蠢才，却不能不對他能在短短的時間內改變萬得福型態而加以否定，他應該是個莫測高深的料子，絕不是從外表可以看出內在的。

『我等你們已經好久了。』米士丁說。

『怎麼說？』蒼天鷹直瞪著他。

『你是來自妙法界的中性人，據說你也是超人，你是和葛白紅做精神肉搏的那個傢伙，我認得你……』

『你喜歡我們嗎？』機器人插了嘴。

『喜歡，哈哈……當然喜歡，我喜歡你的腦袋，你的腦袋裏一定藏了很多知識，聽說你也有超感應力？』

『那是從前，現在沒有了。』哈比陪著笑說：『如果你喜歡我的腦袋，我可以送給你，只要你放走了我的主人！』

這個魔王獰笑了一下，將粗圓如棒的手指頭伸入機器人腹部破損的地方摸弄了一陣，好像在尋找寶貝一般。他已經具備了不可思議的超感覺能力，甚至以長距離的遙感技術強暴過遠在月球的一個少女，當然自鳴得意。國土必須擴充，統治權力必須加大，所有的異己必須排除，那麼現在還缺少的就只是來自妙法界的這兩個人——包括一個機器人的智慧。他忖度了一下，左手摸摸自己肥大的雙下巴，退後幾步，以得意的神色審視著他面前的獵物。

做爲一個碟人所製造的機器人，福至心恭謹地守候著來自各地方的超靈訊息影像，那些影像正是衆光以神秘不可思議的速度，來回奔走於宇宙空間所捕捉到的。此刻，正中央的影像正顯示著米士丁正在處置蒼天鷹與哈比的情況；另一幅影像則是月球基地上的葛愛蓮在沉沉的思慮中，以心靈能力探索著諸世界的情景；還有幾幅則是飛人駕駛著飛碟在各地方活動的現況。

無數的細細聲響和變幻如火如霧的光影在跳動。現在福至心聽見也看見葛愛蓮和葛白紅用心靈在交談：

（好像我們的能力在減退！）葛愛蓮說：（我要和妳連絡，感到很困難。）

（我也是。）葛白紅說：（忍著點吧！我感到有異象要發生了。）

（有兩種不同的力量在天空交戰。）葛愛蓮說。

（在許多許多地方，尤其在萬得福！）葛白紅回答著。

一團光暈從壁間穿越而入，在許多影像間徘徊飄浮，以它的靈語傳達了訊息：

（最後的決戰就要來到了，衆光一定要把持住應有的德行規範，這是我們的最終武器，所有來自紫喜烏的飛人都已傾巢而出，爲的就是協助萬得福擴張勢力，這些都是墮落的碟人所想做的，他們所要的就是冒險、冒險、冒險……以便改變千年萬古以來的心靈與形體的活動形式，他們意在尋求一點刺激，這不正是地球上的那部聖經所說的墮落的天使在地上蔓延罪惡一樣嗎？衆光是偉大超凡的，衆光只是一種榮耀的象徵，但是衆光絕不是神，衆光絕不贊同墮落的碟人所作所爲，自以爲是神，自以爲是天使，衆光必須在最後的決戰時刻穩定自己，保持必勝的信心，邪不勝正……）

影像幕上，蒼天鷹的臉放得很大，他正對著米士丁談話。

『你同意了吧？』米士丁問：『你可以和葛白紅一起聯合起來，成爲一套超級感應體，至於你哈比，』米士丁的視線打量著那個損毀了腹部的機器人，以嘲弄的語氣說：『你最好上前線去！』

『不行，我不能離開我的主人！』哈比爭辯著。

巨殿的銀色簾幕之後，突然站出幾個手持光束槍的衛士，米士丁招了招手，衛士們漸漸向前

走來，他再揮了揮手，三個衛士靠過來，兩個執著哈比的左右手，一個在哈比的胸前開關摸弄幾下。

『乖乖，哈比，你就跟著他們去吧！』蒼天鷹說。

哈比還想掙扎。它骨碌的眼睛四下轉，以乞憐的目光投注在蒼天鷹臉上，使得蒼天鷹有所不忍。（加強干涉波吧！）彌漫於整個航具空間的亮麗光暈再度發出了訊息。

福至心以它的念力開啓了一排燈光，嗞嗞嗞的聲響從一座變化著各色燦光的晶體裏發出來，影像幕上的蒼天鷹果然很快地改變態度。

『哈比，』蒼天鷹說：『你就隨他們去吧！隨他們去吧！不用管我了，現在我好像能够感應到什麼了。』

以一種聽天由命、聽受差遣的心情，蒼天鷹與哈比分離了，這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分離，儘管依依不捨，蒼天鷹却在冥冥中感受到了那股指引的力量。

『再見！蒼天鷹。』哈比向他搖搖手，有晶瑩的液體從它的眼眶流溢出來。這是機器人爲了表達悲傷之情的特別舉止。眞的教蒼天鷹好感動，他也忍不住流下淚來。

在內殿裏，經過一個廻廊又一個廻廊，鑲嵌在壁上的顆顆晶珠反映著迷幻波光，使得蒼天鷹

有如陷身妙法界的夢幻室。他被帶進一座透明圓筒形的升降梯裏，幾分鐘後，在一個有著衛兵把守的房門口，他站住了，透過玻璃窗，他看見裏面坐著一個婦人，以平靜的眼光凝視著牆壁，彷彿牆壁並不存在，她可以透視出去，達到極遠之地，在她的身邊有一個小女孩拉著她的衣服，在自言自語，偶爾還喊著：『媽咪，媽咪……』

『葛白紅！』蒼天鷹叫了起來。

『沒有用的！』米士丁說：『隔著玻璃她聽不到的。』

然而葛白紅的超常能力派上了用場，她很快的回過頭來，金色的髮絲覆蓋著她半個額頭，臉容嚴肅，她默默地注視著來訪的蒼天鷹。

『我早知道你會來的。』蒼天鷹被帶進裏面去以後，她平靜地說。

在蒼天鷹的眼中，頓時覺得葛白紅就像想像中的女神一般，儘管她處身在危難之中，却不憂不懼，以慈祥的態度對著他，似乎她對於每一件要發生的事都心裏有數，而能够坦然面對，只可惜蒼天鷹已喪失了超感應力，無法以靈語與她交談，却在他的心靈深處能感受到由她傳達過來的低聲細語：（日子終於到了，決戰的時候到了，天上的神祇在導引著人間的悲歡，我們只有等待。）

蒼天鷹微微點著頭，彷彿從她那兒散發出祥和的光與熱，使他在迷茫中產生出一股定力。

『不要再說了，』米士丁尖細的聲音從他肥厚的雙唇透出來，目光瞪著葛白紅。『想辦法把蘇麗芬找來，再製造一個超能人，把你們這兩個人連同我自己三人連線作業，這樣能力一定加強不少，一定可以役使更多人，擴張萬得福的勢力範圍，這就是妳所說的最後決戰時刻吧？葛白紅，妳剛才對他說了什麼？妳以爲我沒有聽到？』

蘇麗芬透過囚房的窗口望出去，街道上擁擠著人羣，手執著擁護米士丁大都督的牌子在吶喊，天空已經成了金黃色，即將入夜，偶爾有飛行機在空中掠過，穿行於絢爛的雲朶間。在她做過例行的祈禱之後，有人來開門，衞士對她說：

『走吧！米大都督有令，要妳去一趟，就到精神電子實驗室去！』

她只是個UFO的研究者，曾經擔任過萬得福的最高決策規劃委員會的十二個委員之一，在米士丁採取一人獨裁政治，走向軍國主義擴張政策之時，她不但遭了殃被囚禁，連她所具備的知識和能力也被利用了，她曾經以她所知道的精神電子科技引發了米士丁的超能力，那只是她隨便試試而已，沒有想到，竟然帶給米士丁與葛白紅一樣，具備了精神旅遊的能力，還聽說他曾以精神旅遊的方式強暴了遠在月球的葛愛蓮，這眞是使她感到難堪萬分。她覺得自己並沒有做什麼，却因爲自己的媒介而惹出一連串的災禍，是她始料未及的。

她隨著衞士走著，在廻廊的巨柱間，不時有目光尖銳的機器人守衞虎視眈眈，她的一顆心怦怦地跳著，不知道此行目的何在？她回憶著那個恐怖的夜晚：狄仁傑——萬得福進步黨的領袖被捕時，硬挺挺的身軀被四個機器手拉緊了四肢固定著，只剩下他半禿的腦袋在轉來轉去，米士丁要求他簽署承認自己叛國的自白，狄仁傑堅決拒絕，大吼著：『除非你把我的腦袋割下來，否則我死也不承認的！』幾分鐘後，一道強烈的光束從雷射儀發射出來，不偏不倚的切割著他的頸項，在串串悽慘的嚎叫過後，這個進步黨的領袖終於身首異處，他的腦袋很快的被接裝在一具人造的身體上面，陳列進秘密窟裏面，要他永遠反省，而他剩下的軀體，則被用來移植給米士丁罹病的父親来得利。所有這一切亂行，無非是藉著恐怖手段來壓制人心，而她只是一個弱女子，她能够怎樣？米士丁要求她運用她所知道超感應啓發技術來使他具備有超凡的精神旅遊能力，她能不就範？她記得，在那次實驗中，意外感覺到遠在銀河系深處的星團亂舞，有翅膀的人飛著飛著，在碎光如星的朦朧恍惚之境，她感受到了那種能力正加諸於她而傳達到米士丁身上，於是，米士丁也有了超感應力，他成了洋洋得意的魔王，沒有人可以威脅到米士丁的存在，就像他曾高高在上的立於羣衆之上所高呼的：『萬得福造就了米士丁，米士丁造就了萬得福！』

蘇麗芬甩甩落在前額的一綹銀髮。衞士指著閃亮的內殿要她進去，她從透明的落地門中看見葛白紅和那個曾經出現在精神電子幕上的蒼天鷹站在一起，而米士丁就面對著蘇麗芬，揮手要她

進來。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超感應人的併聯！』米士丁說。

『併聯？』蘇麗芬攏攏她的銀色頭髮，低沉的嗓音說不出心中的困惑。

『是的，妳是懂得啓發超感應能力的人，妳應該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要怎樣併聯？』蘇麗芬注意到葛白紅的手握緊著她的小女兒，因爲她女兒在懼怕中不住地發著抖。

『就是把我和葛白紅，還有蒼天鷹三個人的腦部設法併聯，成爲一個巨大的意識體……』

『但是，我已經喪失了超感應力。』蒼天鷹說。

『啓發他！』米士丁命令著。

『我怎麼有把握呢？』蘇麗芬以奇怪的眼光注視著蒼天鷹。『你怎麼會來到這裏？怎麼會喪失了你的超感應能力？』

蒼天鷹無可奈何的聳聳肩。『說不清楚，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我在月球的時候，有UFO經過，我就這樣成了不中用的人，我來到這裏，因爲我感覺到有這種必要，在地球上彌漫了危機氣氛的現在，我有義務來到這裏，我希望米大都督允許我表達我的意見，所有愛好自由的人都盼望……』

『盼望米大都督的領導，完成萬得福的改革擴張計劃。』米士丁大言不慚地接下去說。

蒼天鷹張大了眼望著他。

『你不服氣嗎？』米士丁笑著，肥厚的雙唇掀開來，露出兩排暴凸的牙齒。『你一直以爲我是壞人，我還不知道你想的嗎？傻小子！』米士丁伸手搭在蒼天鷹的肩膀上，放低聲調對他說：『你應該知道，能力的來源消失，與天上的能大有關連，你不覺得嗎？』

『你是說UFO？』

『當然。』米士丁下垂浮鼓的眼皮抬起來，擠出兩個魚似的眼珠望著蘇麗芬。『我所有的能力來自一種叫飛人所給予的，他們居住在紫喜烏星團，來到地球，爲了幫助萬得福，因爲萬得福的處境實在太慘了，它是前幾世代的人類的遺禍，萬得福要復興，就靠現在，現在要……』

『要怎樣呢？』蒼天鷹不安的追問，他原是循著某種潛在力量的指引來到此地，現在却即將成爲階下囚，成爲被利用的物品，不免喪氣。

『神！』米士丁說：『我們可以成爲神，只要我們三位一體，努力以赴！』

『三位一體？』葛白紅反問：『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她緊握著小女兒的手滲出了濕淋淋的汗液。

『我在結合力量，爲萬得福謀幸福！』米士丁隨之一招手，衞士們再度走過來，分別以光束

槍指著蒼天鷹、葛白紅，和蘇麗芬的腰部。

『走吧！』衛士說。

蒼天鷹躺在實驗室的枱子上，他的左邊是葛白紅，右邊是米士丁。做爲一個超越凡俗的人陷身此地，他寧願自己沒有所謂超感應力，也不願被拘束在這兒充當實驗，而米士丁是滿有自信的，他雖然直挺挺的躺著，腦部的思維却不斷的在探索轉動。葛白紅也不例外。

巨大的立體顯像幕呈現在牆壁上，先時是一片灰白混沌，就像腦際意識自由流動時的無秩序狀態一般，沒有人可以知道超感應人併聯了思維結構之後會發生什麼，却只有米士丁充滿自信，興致勃勃的熱中於這項實驗。

『召喚吧！』米士丁說：『召喚來自UFO的能力吧！』他的眼光瞟向站在一邊的蘇麗芬。

蘇麗芬甩甩覆額的銀髮，她神情緊張，眼角邊的魚尾紋拉緊著，她開動了一排精神電子儀器開關，嗞嗞嗞的響聲在一分半鐘之內雜沓地傳送出去，頃刻間，水火幻光在螢幕上映現，宇宙深處的銀河星星如恒河沙數，如碎珠散灑滿了黑幕，許多碟形體從雲霧裏飛騰出來。

『來了！他們來了！』米士丁嚷著，語調充滿了興奮：『飛人駕駛著飛碟來了！該我們迎上前去，吸收他們的力量，成爲他們所利用的目標！他們將協助我們進行攻擊。』

蒼天鷹只是迷迷糊糊的感覺到有兩股力量在眼前拉扯較量，那些突然出現的UFO，以他所從來未見的速度在密集的擴增變多，頃刻間，整個顯示幕幾乎全部被碟形的物體所佔據，甚至突出螢幕之外，飄滿了空間，讓他覺得自己正置身於一場迷離難解的星際大風暴之中。

在另一個顯像幕上，機器人哈比正在空中浮艦的主控制室裏操作著儀器，注視著監視幕上的不同變化。

『準備，』哈比鎮定地說：『萬得福的聯合軍準備與星際聯盟的軍隊展開決定性的攻擊，哈比等候命令！哈比等候命令！』

米士丁回過頭來望著蒼天鷹。『快吧！蒼天鷹，你的能力快使出來吧！』

蘇麗芬顯得很慌張，在衛士的監督下，她已竭盡所能，做到她所能做的，所謂UFO帶給人體的超能力不是沒有根據的，她已設法使三人的腦部思維併聯，就像米士丁所希望的『三位一體』，以便造成一種史無前例的超靈巨視之眼，能在戰爭中百戰百勝。可惜蒼天鷹却始終無動於衷，就似一個完全不相干的人，在兩個已有超靈能力的人之間躺著。

蘇麗芬走過來，用手搖撼著蒼天鷹的肩膀：『怎麼樣？你不行了嗎？』

『我本來就不行了，我只是身不由己的被帶到這裏。』蒼天鷹朝著蘇麗芬眨眨眼，好像有意暗示她什麼。突然，在他的心靈深處，感覺到有兩團火光交併互撞，轟轟隆隆之聲，驚天動

地，他心中湧起澎湃激越的波濤，他覺得自己的意識體能像光線一般迅速衝出去，在浩瀚廣大的宇宙時空中遨遊。

『成了！成了！』米士丁在喊著。

『我看見蒼天鷹了！』葛白紅的聲音悲嘯般的傳過來。

現在蒼天鷹以自由的靈體回到妙法界，只在一瞥之間，他已查看到所有妙法界的形形色色，包括妙法和作戰指揮部的杭大勇、精神電子學家卜里恩……他們都進入一種冬眠的狀態，任由至尊者電腦從事各種管制工作，妙法界正準備一次太空移走，利用空前強大的能源系統，移動整個都市太空船，離開地球、月球所屬的太陽系，妙法界本身就是一座高超的文明體，畢竟它不屑於與凡俗的人類生活在一起，它看不慣文明的分歧敗壞，看不慣由人類無知所導致的諸多苦難，妙法界是獨立於羣星之外的烏托邦，必須保持它的完整體系……那幾乎是疾若電閃的意念從那兒飛傳出來，使得蒼天鷹悚然一驚，再看看他身邊，葛白紅和米士丁的靈體並排飄著。

『終於辦到了！蒼天鷹，現在我們可以三人一體了！』米士丁說。

蒼天鷹已喪失了自我的控制能力，葛白紅也變得難解的溫馴，好像所有的行動都只能聽由米士丁去指揮。

（第四類接觸！）米士丁嚷著，靈語震人心魄。（第四類接觸，造成萬得福的復興，造成米士丁的不朽，來吧！你們兩人把靈體靠近過來，三人交疊在一起，加強我們的力量，讓我們趕快完成一場攻擊吧！）

（哈比正在等著我們發令！）蒼天鷹加了一句。從他的超靈視覺中，他看到哈比神魂若失的守在飛行浮艦的控制中心，等待著進一步的訓令，而此時，螢光幕上早已出現了星際聯盟所集結的艦隊，正在等待著與萬得福進行交戰。

看來一項大規模的星際戰爭正要開始。

第十四章　傳說

雲層如海浪般洶湧不絕，從太空的人造衛星站望去，千層萬道銀芒金光激射如花似幻，由四面八方飛來的圓盤形物體，閃著光焰，如雨般的交馳，紅白藍綠轉換不已。而在地面上的觀察者，從監視幕上所能看到的則是羣集的光點；也有使用肉眼的目擊者，觀察到天象的奇異變化，或用攝影機拍下了景象，大大的驚奇一番。

在星際聯盟的分部——月球的海岸谷基地，那兒正有成千上萬的戰鬪官在注視著局勢的變化，莫太白以月球聯邦主席兼星際聯盟軍事力量執行者的身分開始發號施令。

『萬得福的武力必須解除！』他的聲音透過電波有力地傳達到地球：『否則星聯不會允許萬得福繼續非法使用武力侵佔領土，這造成地球局勢的動亂，造成更多可怕的災禍和汚染……』

葛愛蓮被緊緊的看守著，由她的超靈探測所顯示的影像，却顯得非常模糊而不穩定。將人腦的意識活動藉助電腦加以影像化本來就是艱難的，要將長距離的超感應顯影清楚當然難上加難。

這種心靈與心靈的接觸，畢竟是史無前例的。

電腦打出了紅色的警告字幕，正在一閃一閃：

超感力量微弱，

通訊系統受未知力量干擾！

『我只知道有兩股……兩股力量在在……對抗……』葛愛蓮閉著眼睛，躺在實驗枱上喃喃地說。

瞬間，許多光體密如星星在精神電子影像幕上飛轉急旋。那時候葛愛蓮放鬆了自己，她彷彿看到萬得福上空的絢爛景象，也若隱若現的感知了在萬得福地區三顆凝結在一起的心靈，像一朵混沌的球焰般膨脹、收縮。漸漸的，她看見米士丁臃腫的臉露著得意的笑，蒼天鷹淺棕色的眼眸散射著電炬般的火光，葛白紅胸前的三個乳房在劇烈的起伏，爲什麼他們三個人會纏結在一起呢？瞬間，許多的神奇、恐怖、疑問的思緒都充塞了她的心頭。

神——有一種抽象的觀念，却又被具體化了成爲光柱晶體的東西，在萬丈火星旋轉激盪，那是神嗎？她無法抗拒那個觀念，也無法分辨那個形體的眞假虛實，只覺得它是來得如此的突然，幾乎就超越了所有電光石火的幻象，條忽之間，天地陰沉，迷離難解，那條光柱晶體轉瞬化爲碎珠散光，在雲霧混沌裏飄失。

機器人哈比在它的空中浮艦中，領著所有萬得福的攻擊艦隊，正在等候著米士丁下攻擊令，目標對準原先遭受核子彈攻擊的聖哲西隔鄰的另一個國家——紐柏利。

『做一個機器人的天職，便是服從命令！』哈比嚴正地說：『哈比所屬的機器人太空部隊，是萬得福的太空精銳，一定要完成這項任務。爲萬得福的勝利而戰！』

星際聯盟的戰艦由太空各地急馳而至，漸漸逼近。當所有避免戰爭的警告都曾一而再、再而三的發出去之後，一場不可避免的浩刼又將發生，整個地球好像都瘋狂了起來，因爲就在這個緊要的關頭，全球各地都出現了來歷不明的圓盤飛行體，大幅編隊，晃眼工夫來去無踪，使得戰爭危機中又加深了一層神秘。

然後，一聲爆響，如驚雷般在空中炸開……

機器人哈比率領的空中浮艦，與星聯的艦隊展開了正面的攻擊。狂風挾著令人目盲的光暈，

雲層如萬頃巨浪騰湧飛瀉，天際的戰爭竟是這樣色彩繽紛，驚心動魄。

『萬得福的大都督米士丁，不理會星際聯盟的警告，終將自食惡果……』星際電視台的記者透過人造衛星做廣播：『第一回合的戰爭，所有萬得福的機器人空中部隊，幾乎已損失殆盡……星際聯盟要求萬得福當局趕快停止攻擊……』

哈比在它的控制中心呼叫：『大都督，我們聽您繼續下令……』哈比所率領的星艦，只剩下一艘尾隨著在後面，它自己所屬的航艦正在起火燃燒。

『報告總部，哈比無能爲力，哈比不知道是否繼續執行攻擊令……』窗外的雲朵像火焰般燃燒著，綠色的大地被包圍在一片可怕的紅霧裏，而哈比的身邊、艙房裏，橫七豎八的機器人和儀器，如被秋風掃過的落葉般零亂，有一塊粉碎的儀表板，冒著耀眼的星火，正好擲到哈比臉上，在沒有引起更大的災禍之前，哈比準備迎接前面來攻的敵艦，與它同歸於盡。終於，它的星艦以疾如星火的速度衝向前去。

戰雲密佈，如驚濤巨浪排山倒海般，以可怕洶湧的速度襲捲大地。當米士丁、蒼天鷹與葛白紅的心靈做了一次史無前例的併聯不久，在精神電子實驗室內的影像幕上，突然出現了一團熾烈的光體，只在剎那的微秒間，它竟突出螢幕，成爲三度空間的光芒實體，而後快速俐落地撲向米

士丁的身體……

頃刻間，米士丁的人體已整個化爲灰燼，成爲一堆略具人形的塵灰，那時，蒼天鷹在三人併聯的靈體旅遊中，猛然驚醒，他在顫抖中看見兩股力量以神秘無形又似有形的狀態在天空中爭戰，却在短暫的交碰中，合而爲一，就似其中之一被另一個所吞噬一般。繼之，燦爛的光芒環繞在衆多的圓盤體，宛如其大無垠的碟海盤據於整個天幕，何止千百萬億，最後化成了彩虹霞光，消失不見。

（紫喜烏——回去紫喜烏——）他聽到碟人用靈語在交談。

（地球之戰結束了。）另一個說。

（飛人必定戰敗的！）

（碟人不可墮落，不可墮落……）

（是墮落的天使嗎？）

（不，誰是天使？我們絕對不是，我們只是一種能源體的生物。）

沒有人能夠完全了解：地球上的萬得福的戰爭，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結束的。正如沒有人能明

白：當初萬得福的米士丁是怎樣崛起，獲得政權，成爲一個超級的獨裁者。在清點戰爭中所帶來的災禍和損失後，人們發現機器人部隊損失最爲嚴重，尤其是萬得福所擁有的，幾乎全數被殲滅，至於人員的傷亡，除了米士丁的神秘死亡引起星際間的議論之外，米士丁所有的親信，都在內部的革命份子圍攻下被捕或殺死。

『萬得福雖然再度經歷一次浩刼，由它所帶來星際間的關注却是史無前例的，星際聯盟決定促使這個曾被衆國所歧視的國家眞正走向富強康莊的大道，使萬得福眞正的名副其實，人民都眞正的享有幸福。』星際聯盟的執行長莫太白說。

蒼天鷹聽到廣播時，正拉著葛白紅的手，往囚室內走，爆炸聲在外面此起彼落，在他協助葛白紅找到她的女兒之後，看見葛白紅抱著孩子哽咽了許久，蒼天鷹覺得人類天性中的愛，的確是深刻而偉大的，與妙法界所宣揚的愛畢竟有不同之處。

『媽媽疼你！琳琳，妳受驚了吧？』葛白紅拍打著孩子的背部，穩定她的情緒。

『媽媽，我好害怕！』

『現在一切都過去了！過去了！』葛白紅的眼眶盈滿了淚珠。『眞是可怕的實驗！』她狠狠的看了蒼天鷹一眼，好像故意把怒氣表現給他看。

蘇麗芬散亂著銀髮，從邊門鑽進來，喊著說：『我找不到狄仁傑，他的腦袋被搬家了，搬到哪兒去了？』

狄仁傑是萬得福進步黨的領袖，他們必須把他還活著的腦袋找到，在這混亂的情況下，蒼天鷹與葛白紅合力做了一次精神探測，終於發現狄仁傑就藏身在地底第七層的一座實驗室裏。許多進步黨人爭先恐後的闖進來，希望能找到他們的領袖。最後，他們在一只巨大的透明的櫥子裏找到他，他的頭部接在一座複雜的儀器上面。

『狄仁傑！』隔著玻璃窗，蘇麗芬拿起麥克風喊著。

儀器上的人頭睜開了眼睛，辨識著呼喚他的人。

『哦，蘇麗芬，妳來了！』人頭說。

『我們大家都來了！』蘇麗芬興奮地跳起來。『告訴你！米士丁死了，你知道嗎？米士丁化成了灰！』

『化成了灰？』人頭不解地眨著眼。『怎麼會？』

『一種不可知的力量，穿過實驗室……』蘇麗芬望望蒼天鷹和葛白紅。

傳說，永遠會給事實罩上一層神秘的色彩。

萬得福在與星際聯盟的對抗中敗下陣來，境內所有的人民却歡呼不已。他們相信，當戰爭發

動時，也就是UFO大舉密集降臨之時，這是一種來自天上的懲罰力量所導致的，或許只能說是關注人間事務的神祇吧。米士丁曾自詡爲神的使者，他的狂妄驕縱，曾使列國列民爲之切齒痛恨，也無法解釋萬得福整個政權急劇變化的原因，更無法了解，星際聯盟的機器人部隊僅僅在與萬得福首次遭遇之中，便決定了勝負。

一些傳說，繪聲繪影的傳開：這次太空戰爭就像一次天使天兵之戰。

於是，古老的聖經的預言，再度以令人敬畏、眞確無訛的訊息，傳播到每一個角落，每一顆人心。

確實的，在這次如風捲殘雲般的光體大降臨之時，發生了不少奇行異事：有人光禿禿的頭，開始長出了新髮；有人掉光了的牙齒，却重長新牙；還有許多年久不癒的畸形人或得病者，却豁然而癒。他們歸因於光體的照射所賜。

狄仁傑的軀體一直沒有找到，因爲原先移植給米士丁的父親的軀體，已隨著一片混亂的爆炸和火光消失不見。

做爲一個進步黨的領導人，現在只剩下腦袋而沒有軀體，可以說是令人引爲遺憾的。但在萬得福重建改革會議中，他被推舉爲未來新政體的總理——人們更有一個值得安慰、反省和重視的理由：一個國家的最高決策人，僅僅是用頭腦來進行作業，甚至還可以與電腦相連接，使得他的

判斷更加準確無誤，更符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妙法紀元五〇三年，第五號太空城的全民大會中，白衣白鬚，白髮白鬍的妙法，以笑容可掬的態度面對著所有的羣衆，向大家解說：

『沒有人願意製造動亂，也沒有人願意活著像沒有生命的石頭一般——不能呼吸、說話、飲食、行爲、思想，但是妙法界却以它獨特的風貌而存在，妙法界要脫離所有導致人性墮落的因素，只有禁得起考驗，只有了解人生眞意義的人，才配在這裏生活著。在過去，我們因爲一時的好奇與無聊，進行所謂「第四類接觸」的實驗，也窺探了宇宙心靈的奧秘，我們了解，有一種生物是純粹的「心靈能」的存在，他們的存在，已介乎人與神之間，而妙法界的存在，只介乎一般人類與「心靈能」之間，妙法界要全然脫離星際人類的舊有體系，脫離所有屬於人的舊本性舊窠臼，就必須設法離開太陽系這個老家，整個太空城可能必須做一次大航行，去尋找另一個完全孤立於世的新角落安定下來，使每個人成爲眞正的超人——超乎一般的人類，在思想、性格和肉體需要各方面，都不是舊有人類可比的，漸漸地，也許有一天，可以眞正的發展爲純粹的「心靈能」，是能源，也是心靈，正如來自紫喜烏星團的碟人一樣……』

『碟人眞的存在著嗎？』一個年輕的聲音在發問。

『你們都從精神電子幕上看到了，碟人來自紫喜烏星團的黃星，他們是一種能源體的純心靈的生物。』

『爲什麼他們要來呢？』

『這要問，爲什麼他們有些人要從碟人降爲飛人呢？』

『爲什麼呢？』有許多聲音同時發出，連那個精神電子學家卜里恩，喉管也咕嚕起來。

『我們只能說，有些碟人過慣了簡單而單調的生活，過慣了極樂的生活，實在想變換一下生活方式，他們在極樂中想到犯罪的樂趣，想得到一種冒險的經歷，來滿足自己，於是來到了太陽系，發動了戰爭，當然，那些墮落者最後還是失敗了，因爲有碟人干涉了他們。』

『那麼他們不是神囉？』

『當然，他們只是進化者，生命的進化者，正如我們是生命的進化者一樣，他們也在尋求更高的進化，我們却還不如他們，因爲我們同樣的也有墮落者存在，有些人他們不願做中性人，他們要有性別之分，享有兩性生活的快樂，他們趁著太空城的撞擊事件發生時離開了此地，而據我們所知道的，那一次的撞擊事件發生與ＵＦＯ有關，那些ＵＦＯ是來自紫喜烏的飛人所掌管的，妙法界利用精神電子學技術，偵測到的結果應該是可信的，現在我必須再一次的對信徒們說明，如果有人不願意留在此地，歡迎他早點離去。』

羣衆中掀起了一陣短暫的議論嘈雜聲，而後歸於靜止。

一艘航向月球的太空船，在它的旅客艙內正在播放星際大戰的立體實況影片，拍攝這項紀錄片的電視公司宣稱，是在萬得福事件發生時，由自動駕駛的快速太空船所攝取，有許多來歷不明的飛碟編隊而飛，瞬間與另一隊飛碟起了衝突，幻化成萬道沖天射地的強光，如火雷般爆發震動，却又不似核子爆炸般可怖。

蒼天鷹的旁邊坐著葛白紅和她的女兒琳琳，在蒼天鷹的凝視中，已然發現這個曾是他的『精神肉搏』的對手，她的靈魂深處是多麼渴望一種超然的寧靜。

（妳想到月球看看，然後去妙法界嗎？）他用他的心靈問她。

（是的，我想加入妙法界，我已經一百歲了，說年輕也是年輕，說老也算老。）

（妳認爲他們會接納妳嗎？）

（妙法和至尊者都知道我的，我也了解他們，我常常在精神旅遊中到達妙法界，那是我所嚮往的世界。）她心裏的話充滿了輕柔與溫順，彷彿她對於一百年來所經歷的世事滄桑都了然於心而甘願領受。

同一時間，蒼天鷹的心中也接收了來自月球的訊息，他看見葛愛蓮掙扎在實驗枱上，身邊圍著呂維義和大堆的人，呂維義在逼問她：

『妳到底想要怎樣？不想合作嗎？』

『我不願再幹了，我要到妙法界去！』

『星際礦業公司需要妳，人類的移民也需要妳，妳不能就撒手不管！』

『管他的！我才不吃這一套！』

葛白紅微瞇著眼，嘴唇邊擠出一絲安慰的笑。

幾乎只是瞬間的心靈流動，在閃爍的靈光交碰中，三顆遙遠的心靈，却同時融滙在一起，猶如三道光束的交相融結一般完美無缺。妙法的身影在星空中顯得巨大、縹緲，隱約朦朧中露著慈祥的微笑。那是一個帶領人通往永恆之路的國度，只有深徹了悟的心靈，才能與之接觸。

兩天以後，葛白紅和女兒、葛愛蓮、蒼天鷹，他們搭乘的太空船抵達了妙法界。

精神電子學家卜里恩在一項歡迎會中說：『所謂「第四類接觸」與外太空人的心靈聯繫，是要非常謹慎來做的實驗，我們所知道的是這樣少，而我們所願望的却是超乎自己能力之外的，本城今後要好好的維持它的安寧，對於凡是有超感覺能力的人更要嚴格做自我的約束。』

尾聲：大移民

從人類使用機器智慧與能力的那些世紀以來，所有太陽系的建設已在加緊進行，人們希望利用有限的資源在幾千幾萬年內，完成一個美好的太空環境。由最近太陽的水星設立觀察實驗站，到最外圍的冥王星、海王星上面，人類的智慧所及，全然毫不放過，而在金星、火星、土星以及地球、月球的有人居住的世界，在所謂戴森球體——爆破木星，重組太陽系居住環境的偉大天文工程付諸實施以後，太空上的居民，又經歷了一次大調整、大遷徙。

無限浩瀚的光年宇宙中，太陽已進入它的中年時代，五十億年，在永恒時光的輪廻，無止境的漫漫空間星球興亡中，只不過剎那的微妙，而人類的智慧發展進一步利用機器產生超級的智慧，並且由機器人設計機器人、製造機器人，聽命於人類工作，太陽在它的生命歷程中，還有五

十億年的時間，在遙遠的未來歲月，足夠人類與機器人在各星球內從事無數的改善調整設計工作，使人類生活得更舒適。

然而，天體的巨大變動，每隔幾千萬年襲擊太陽系的小行星羣，却像時間空間的大潮汐一般，有韻律的來到，人類又得利用智慧去克服，阻止它所造成的破壞，據說地球上從前恐龍的消滅，是與小行星羣的造訪大有關係。

太陽系的所有星羣已可以合組成一個巨大的星球都市。在密集的人類與機器共同管理的世界裏，物質科技的進步是偉大驚人的，幾乎無法想像在多少萬年以前的原人，曾在地球山林的岩洞裏茹毛飲血，衣不蔽體與野生動物奮戰。地球上的衆國，儘管紛爭不息，畢竟人們已經從核子戰爭與星際戰爭中學習到了可怕的教訓，明白唯有和平相處才是唯一的正途。星際聯盟政府，爲了有效的控制管理太陽系的列國列民，自然必須藉助於超級的科技智慧來完成。

唯一讓人類心中尚存恐懼的便是，太陽終有一天要燒成灰燼，所有帶給太陽系諸行星的光與熱，終會有完結的日子，星球都市儘管亮麗絢爛如鑽石燦爛，畢竟它是依附於古老的太陽恒星而生活著，於是，人類往太陽系外移民的舉動便永不終止。

遠在二十七光年之外，地球的先遣探險隊，在他們利用機器人與電腦設備完成殖民工作之後，終於爲人類建造了一個太陽系以外的新家，他們必須在遙遠的地區學得與當地生物和諧共處

之道，維持一種有如地球長久以來所重視的生態平衡狀況。由於精神電子技術的發展，他們已能利用超感應機器與太陽系做立時的通訊。唯一讓他們不明白的便是，他們曾偵測到來自太陽系的妙法界太空城的訊息，整座太空城已離開原有的位置，奔馳於渺茫無涯的星海裏。他們聽到有人在那座城上說：

『紫喜烏，尋找紫喜烏！』

『衆光在招引我們！』

『朝向一個純心靈的能源體生物進化吧！』

逐漸的，訊息微弱到不可偵測，無從了解它的去向。而來自太陽系的消息却是：『地月間的第五號太空城——所謂妙法界早已脫離太陽系不再存在，在第五號太空城附近的所有太空城，又經歷了一次位置的調整，所有太陽系內各地區的人類，仍然免不了區域性的差別存在，站在人類文明的發展立場，爲了使文明的火種繼續傳遞下去，所有離開太陽系的殖民者，都是值得珍惜的。』

在這個有著藍色海洋的星球裏，人們更加懷念起遠在二十七光年外的地球老家，不錯，生命的進化常常是從有著豐富水源的海洋開始，地球在多少億年前從大洋的幽暗混沌中孕育了萬千種繁多的生物，而後，人類的智慧創造了文明，就如同星星在黑暗的太虛之間放射光芒。在每一個

有生命活動的行星，都少不了太陽，此地也不例外。移民者帶著從地球得到的知識和技術，在這裏生根發展，利用太陽能源，繼續朝著未知的進化之途行進。文明是要傳播下去的，幾乎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潛在意識和動力，這個異星世界能夠變成人類所來自的故鄉同一的文明形式嗎？

在他們發現無法與那種鵝卵石的動物作溝通時，偶爾也會大開殺戒一番，就如同當初地球早期使用除草劑一般，漸漸的，移民者建立起自己的防衛系統和完善的生活環境，而能以更多的機器人從事開發建設，由機器人去進行自我繁殖，保衛人類，更新大自然。

當一種發光的圓盤飛行體出現在空中時，人們企圖以精神電子追踪儀去偵測它，而它却在轉瞬間消失無踪，有如早已散逝的煙雲霞光。他們會猜測，也許那是一種令人敬畏的探險者。從有人類歷史以來，就一直沒有弄清楚過。

它，一直是莫測高深的。

（全文完）

附錄

爲成人寫『童話』

——與黃海談科幻小說

劉宇心

黃海在六〇年代就相當活躍於文壇，約與丘秀芷爲同一輩的臺籍作家（父親是江西人入籍本省，母親爲本省人），但他的後期作品却表現明顯的『異化』傾向，幾乎揚棄純文學而專注於科幻小說寫作。目前已出版或完成的科幻小說，包括有十二部中短篇、長篇及兒童科幻小說，如果連文藝作品在內將達二十部，在國內，幾乎只有少數的幾個人能像他一樣，創作力從六〇年代延續到八〇年代，歷久彌堅。尤其近年以來，小說沒落得可怕，作家紛紛棄筆。黃海的難能可貴在於他能在逆境中奮鬥不懈，還有他引人注意的科幻小說中懷抱著同情和理想，不爲商業主義所埋沒。他曾獲五十八年救國團頒發社會優秀青年文藝作家獎金、七十一年中國文藝獎及七十二年洪建全兒童文學獎少年小說首獎。

問：提起黃海的名字，給人的印象很容易聯想到科幻小說，在國內，您是差不多與張系國同時開創科幻小說的先河，但是一般讀者很少知道您早期也寫作了許多文藝小說、評論，而近年也出版過散文，能不能談談您爲什麼後來逐漸轉入以科幻小說爲主的寫作？

答：（笑）大約是物以稀爲『貴』的原因，使得科幻小說逐漸變得突出，一般約稿的編者都看上我的科幻小說，再加上近來文藝小說呈現某種程度的沒落，科幻小說反而受到重視，我所說的重視，不一定是指『地位』的提高，可以說是有『更多的人看』罷了。嚴格的說來，在國內，科幻小說還不能納入文學的主流，雖然『年度小說選』，也曾偶爾選過『科幻小說』，但它在文學界的地位還是沒有受到肯定。至於我當初轉入科幻小說寫作的動機，可以說是基於對傳統文藝小說寫作的疲乏所致，在六〇年代中期，國內短篇文藝小說發展到達高峯，我自己已寫過將近百篇的短篇，我就想趁著一般小說還沒有走下坡之前，走一走新路，開拓小說的新領域。

問：寫科幻小說和一般的傳統小說有什麼不同嗎？哪一種對你說來比較容易？

答：傳統小說大部分是基於對於對人世的觀察和體悟，科幻小說則是從一個假定的世界或理念出發，其實，兩者之間有相同之處，也有相異之處，小說都需要想像力，只有虛構的程度有所差別而已，若要嚴格的劃分界限，可以說，科幻小說大致是導向未來的，而傳統小說則是在現實與過去時空中活躍。對於傳統文學我已荒廢了很多年，當然寫科幻小說比較駕輕就熟，不過我可

能在寫過這部『第四類接觸』之後，接著寫一部文學性的小說。

問：張系國曾經說過，他所以寫科幻小說可能因爲小時候太胖，常常受人捉弄，爲了彌補心理的挫折而喜歡幻想，您是相反——從前太瘦，因爲有一段時間與鍾理和一樣住同一醫院、動過同樣的手術、貧病交迫，不知道您覺得心理因素能否有所影響……？

答：我想不是絕對的，受挫折的人很多很多，像我所受的挫折更不是常例。有人可以選擇不同的藝術形式表達內在的感受，而寫作科幻小說最根本的因素可能源於『好奇』的細胞，今天科學不斷在改變世界的面貌，也爲未來帶來某種隱憂和震撼，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實在令人關切，像我寫『天堂鳥』、『最後的樂園』，都探討了一個或遠或近的危機。

問：『天堂鳥』（時報出版）寫了一個星球的衰亡歷史，並且假設這個星球的人沒有死亡，人的心智性格可以儲存在電腦裏，肉體也可以由機器代替。『最後的樂園』（時報出版）寫的是一個國家的衰亡，針對人口問題、人類浩刼而發，最後只有少數被揀選的人得以進入『機器』，成爲金剛不壞之身，達成永生。據說這是您的『文明三部曲』的後兩部，爲何後面先寫先出版，而前面還沒見蹤影呢？

答：這三部小說情節是不相關的，我是在寫完『天堂鳥』之後，才確定要完成三部，目前第一部早已完成，正要在臺灣日報連載。我覺得一個科幻小說作者，不應該光只是賣弄科幻道具或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1133種

第四類接觸

黃　海 著

發 行 人：平鑫濤
出 版 者：皇冠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7168888
郵撥帳號0010426—9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總 編 輯：陳曉華
編　　輯：楊雪嬌・崔玉珍
美術設計：黃泠泠・李純慧
校　　對：劉秋娥・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話：7071139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時空遊戲，至少在『未來學』的觀點上應該有自己的見解，或提出問題。就像『第四類接觸』，寫的是精神力量的無遠弗屆的接觸，作者跟隨而來的就是要探索文明進化到極高層次時的諸多問題，當然，小說不是論文，它必須用藝術的手法表現出來才有說服力。

問：最後請你對國內的科幻小說發展講幾句話。

答：科幻小說我稱之爲『成人的童話』，它本身就具備了童話的特質——趣味和想像，我一直覺得中國的科幻小說還在嘗試萌芽階段，需要更多的人來耕耘開拓，它也是一個現代化國家的一種藝術象徵，它的存在和普及代表了現代化的成熟程度，值得推廣和努力。

NT$80.00

HK$16.00